

使經界元初不行或行之未久而罷固善今立為成法已經十二  
三科舊稅圖籍悉有皆散落中間買賣分析戶眼改新矧覈見隱  
寄之後虛戶盡去創戶盡多承認供輸已有定分一旦舉而變之  
則陞降紛然僥倖復啟寔戶之創出者悉皆失足虛戶之詭立者  
不可推尋吏肆其姦又將有前日之擾且終亦不得其平而催科  
愈艱爭訴益甚軍須督責何以應期為官吏者不亦難乎臣恐彌  
療之民無復寧歲矣惟陛下少安聖慮靜以鎮之姑去其泰甚  
者則紛紛自息天下幸甚據本路見行經界昌資榮州懷安軍民  
願者多乞且令仍舊普合州富順監遂寧潼川府民願者少乞量  
行減正臣願委監司一員與所屬守令委曲計議各以逐處事  
宜從長措置應經界縣分有新稅溢於舊額者乞令逐縣收舊稅  
額外之數將大段

### 五七分

分詣諸縣逐鄉受狀令佐內選可委官一員通簽所差官若事畢  
日別無違戾民訟希少乞許保明申奏朝廷量行推賞仍候農隙  
月分措置左僕射沈談進呈於是畫旨行下之望所上議不得其  
年七月九日求言詔書故附九月末之望又有二十八年三月申省劄子云蒙取旨依申亦不知以何日降指揮以其言經界利害指揮而之望二十八年申省劄子亦及此事則知為九月間所上無疑也餘具二

十八年三月

建炎要錄卷之十五

紹興二十有六年冬十月

己巳朔

大理少卿楊揆言臣檢準大理寺一司

敕諸刑名疑慮及情法不稱並奏裁事若重審仍許上殿望自今

後遇本寺有重審公事許依前件條制乞上殿陳從之

右朝議

大夫知明州王侯試尚書戶部侍郎

庚午詔去年十月甲子以

前斷罪之人除大不恭不孝及蠹國害民枉法自盜贓抵死因人

告發迹狀明白者各論如法其餘不以年限並許自陳事屬無辜

則與行改正稍涉疑似則除落過名用大理少卿楊揆請也

七年

正月戊寅湯鵬舉奏可考

罷浙東提舉常平司平準務提舉官趙公稱請也

仍以其錢充糴本

左朝散郎喻樗右朝散郎陳掞右朝請郎邢

繹並落致仕樗始坐趙門人久廢至是召還繹恕孫嘗通判襄

陽府以私事決殺掌庫者懼罪而去寓居武陵方俟高謫沅州與  
之親厚乃併薦之尋以榜知大宗正丞撫守軍器監繹知興國軍  
武經郎向世禧知賓州世禧為東南第十二副將代還湯思退  
擬除郡上閱履歷狀見其稱府學內舍生問得非武舉出身否思  
退言世禧本士人後以獲賊補官上曰士人必知民事如此差除  
甚當世禧襄陽人也 詔故敦武郎王正臣特與恩澤一資 臣  
為奉使大金禮物官墜車死故錄之 辛未沈詠等奏近以內教  
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旨退還者半仰見陛下儉德上曰  
賞賚何必許數如此撙節歲中自可省數百萬緡該曰陛下每事  
省約以寬財賦天下幸甚 壬申上大臣曰宗室中有才學者

可選兩三人充行在官京師盛時為從官及建節者甚多今不可  
以比舊但如南班亦少朕甚念之 癸酉左朝奉大夫知隨州田  
孝孫直秘閣以京西諸司言其公廉儉素流移安業也 是日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正同入對言縣令之職最為近民  
今懲戒既嚴而不旌異循良恐亦有所未至望令諸路監司採訪  
拔擢一二不次用之庶幾威惠兼行人知勸沮上曰卿言正合朕  
意早方有一郡守為監司所薦已令除職因任仍俟終更陞擢之  
矣 左奉議郎陳俊卿為秘書省校書郎左廸功郎鄭聞充勅令  
所刪定官俊卿莆田人也 乙未詔以蜀去朝廷遠郡守尤須得  
人今監司帥臣各舉知縣資序以上堪充郡守者二人制置總領

財賦提舉茶馬各舉三人犯販及不職與同罪令尚書省置籍  
是日輔臣奏事因言皇太后儉德上曰太后盛德自古所無雖一  
錢未嘗妄用間或飲酒用伶官三兩人支予不過三數千每歲衣  
服不過數襲平時所進金銀財帛並積在庫往往盈滿 敦文閣  
宣學士新知邛州蘇符卒丙子詔命官田產所在州或寄居及  
七年並不許注擬差遣用右正言凌哲請也 拱衛大夫忠州防  
禦使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邵宏淵為殿前司前軍統制 任午吏  
部郎中兼權祕書少監沈介乞以提舉祕書省印權納禮部所搜  
訪書籍併歸本官吏兼權者並罷從之 甲申詔右朝大夫知  
盱眙軍吳說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丙戌尚書右僕

射方侯高上皇太后回鑾事實左僕射沈該為禮儀使進讀畢以  
授內侍用樂導入內庭安于小殿上行捧觴上壽之禮禮畢宰相  
率百官拜表稱賀杉溪居士內外制皇太后回鑾事實編修成書  
奏告祖宗諸帝神御并后祝文伏以頃屬慈闈  
顯無疆之慶克成傳信之書爰擇令辰式伸虔告周必大稱實用  
言還長樂事無聞於古昔美獨擅於國朝先謂至難是宜紀  
事實傳信之書爰擇令辰式伸虔告周必大稱實用  
表曰冬溫夏清久承長樂之顏文贍事詳今紀蘭臺之筆母儀既  
著聖治愈光中賀臣聞周美太任詩人發詠漢迎薄后史氏特書  
僥汗青不載於一時則副墨孰傳於萬世於皇盛舉克掩前芳恭  
惟皇帝陛下仁眉華夷孝通天地締盟北道永清萬馬之屯至養  
東朝夙返六龍之馭言念皇家之殊慶豈容惇史之闕文既詔諸  
儒東朝夙返六龍之馭言念皇家之殊慶豈容惇史之闕文既詔諸  
以禮纂事而書之策復資上宰帥屬而獻于王昭哉典籍之精詳班  
旋宋艷莫窺三館之藏舜日堯年願祝兩宮之壽 崔敦表曰慈闈香薰  
歡中賀臣聞至孝實近乎王大事則紀于冊晉謝蕭君之質因左  
將多厥洪休放諸四海而皆準必勒為大訓垂之萬世而無窮至  
詳明漢迎呂后之歸于班書而謹籍矧乃策非凡見事有至左

陛下高行敷天深仁冠古始遣匈奴之使君子以為必歸迄修長樂之儀聖德無以加孝城穎之賦融融清溫無斁虞氏之書渾渾顛末不遺臣遠守偏州欣聆鉅典參陪嘉會阻趨稱壽之班宣佈惇風恪謹承流之職時安

奉禮物皇太后悉退出不受他日該見上贊太后儉德上曰宮中無用許多禮物皇太后今七十七歲而康健如五六十歲人自古帝后無有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顯仁皇后恭儉節用出于天性中外之人莫不聞之如有司進金唾壺則曰宜易以塗金宮中宴飲用伶官纔兩三人所予緝錢無幾歲進金帛帑積已充牘而一銖一縷不妄用此自古母后所未有之盛德也而我太上皇帝且能曲意以順承之雖以朝廷大慶奉慈寧萬年觴而有司禮物皆却而弗受噫兩宮之間慈孝相承而加之以恭儉宜乎天下叶相而享甲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秦墳改授右朝散郎吏部奏乞追還墳元及第日所轉三官故有是命 皇叔均州觀察使士洪宣州觀察使士嶠

宣州觀察使士譜並特遷承宣使士洪華容軍士嶠靜江軍士譜清遠軍 皇叔和州防禦使知漢安懿王園令士輶為建州觀察使上以南班宗室近屬所存無幾故有是命餘睦親宅十六人各遷一官士洪等四人皆漢安懿王曾孫也時太祖後宗子於屬益疎故無在南班者 太尉建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韋謙薨命睿思殿祇候王晉行護葬事 乙未右宣奉大夫宋貺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梅州安置右太中大夫徐琛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循州編管人王會移瓊州編管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會姦贓狼籍罪大責輕貺琛黨附權臣民之蠹賊今又長惡不悛每多怨謗故謫之 漳州府路轉運官王之望言四川自軍興以來供億

至重民不堪命公私困竭陛下知之詳矣臣不敢復陳前歲朝廷遣使裁減而畏首畏尾未足以副聖主寬恤之意茲者彗出東井寅畏有加詔臣與許尹同制置總領茶馬再修便民之政輒有愚見冒昧上聞蓋治病之標不若療其本巢水之末不若疏其源四川贍軍之費前後累蒙蠲放而利澤未深上貽聖慮者蓋其本原實在軍中也軍中之費仍舊則歲計所減必妨臣願陛下親灑宸翰以賜軍前二大將若曰朕永念蜀人久困邊饋如軍中有冗食可省浮費可除冀以上聞得從末減若乃士卒衣糧之實甲兵繕治之須務協經常勿輕裁損二人者皆功臣宿將久荷國恩聞陛下至誠惻怛之言必將有以應詔隨其多寡以補助裕民庶幾積

蓄可豐調度可節竊慮聖慈謹重事體不欲自親其文則願以臣劄子示之但云臣僚所論如此卿等可契勘有可減省量為措置二人忠義體國必自樂從之望所上劄子不得其月日按之望又具劄子乞詔二大將而減上供劄子云臣去月二十七日進呈則是十一月末所上也又按今年有閏十月則所謂去月者之故附此日丙申詔自今三衙官兵差出外州者並取旨方得起發宰執進呈秀州守臣鄧根按崇德知縣林善問不法科借折帛錢事詔罰善問仍取勘上曰科借錢若一一在官猶可恐因而入已大抵賦吏最為民害今後須盡追賦物不然自為雖得罪猶不失為富人無所憚也右朝請大夫知盱眙軍楊抗直祕閣以抗帥府舊僚且和議之初上書可採故有是命崇慶軍節

度使嗣濮王士儀薨追封思王謚溫靖 端明殿學士富直柔薨  
於建州 左中大夫直祕閣王圭卒 丁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  
令永州居住俟服闋取首先是浚奉母喪歸葬於蜀行至江陵會以  
星變詔求直言浚慮金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  
謂金可信蕩然莫之為備沈該万俟禹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  
廷益輕雖在苦塊不得不為上終言之乃復奏曰天下之大德曰  
生而天下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  
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生物之基也若夫一時之和亦聖賢  
生利天下之權爾商湯事葛周而終滅葛周太王避狄矣而未幾  
謀以郤狄文王事昆夷矣而卒伐之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

破吳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洪溝以西為漢東為楚  
良平以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而遺患漢王從之卒成大  
業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後深入沙漠之地  
犁其庭繫其首海內始安茲非以和為權而得之哉若夫石晉則  
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  
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考其君臣所為名  
實不孚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戾權移於下政施於上無名  
之獻莫之紀極維翰所陳殆為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  
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頻來凌侮日甚一日後  
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

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勢已去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  
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強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  
萬之師無一夫之發矢北向者至今天下嗤笑嚮者講和之事陛  
下以太母為重爾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  
臣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敵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  
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方姦雄之人豢於富貴分列黨與布  
在要郡聚斂珍貨獨厚私室皆為身謀而不為陛下謀也坐失事  
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  
受命於敵適足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臣願陛下鑒石晉  
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

事以保圖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  
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万俟高  
湯思退見之大恐以為金未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  
笑以為狂御史中丞湯鵬舉儒即奏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要譽而  
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書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行之信誓豈  
復能為國家長慮却顧徒以閑居日久惟幾復用耳議者以為前  
此權臣嘗被其薦故雖荐致人言姑竄近地况浚近得旨歸葬於  
蜀倘堅異議以唱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望屏之遠方以為臣下  
不忠之戒殿中侍御史周方崇亦言浚唱為異議以動搖國是欺  
愚惑衆冀於再用不顧國家之利害罪不容誅望破其姦謀重加

貶竄以正妄言之罪右正言凌哲言浚憑愚護短專務立異求售  
前日之臆說恐遠方遐徼民聽易惑別生事端望賜黜以為懷詐  
徇私欺世盜民之戒故有是命

趙甡之遺史云初張浚責永州  
居住秦檜既死已故令任便居  
此書檢人偽撰而進之或又以為金人令姦細詐作浚書以進雖  
不可明然該高大怒湯鵬舉迎合二相意乃上言浚

閏十月己

亥朔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奏昨日張浚行遣極當上曰浚用兵不  
獨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戰淮西之師其效可見今復論兵  
極為生事且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議和同知樞密院事  
陳誠之曰浚論事頗有不當如石晉因契丹之力以自立其勢不  
得不與之和此桑維翰之功也及景延廣用事遽以翁孫之禮待

之契丹遣使問曲直延廣對使者云晉有橫磨劍十萬口翁欲戰  
則來石晉之禍自此始矣浚不罪延廣而謂維翰不當與契丹和  
好甚無謂上曰耶律德光入汴首以此言數延廣罪誠之曰浚永  
州之命甚塞衆議上曰不如此議論不能得定

按誠之所云浚不  
罪景延廣乃與浚  
同奏疏之意全不

左朝奉郎新知漢陽軍張庭實行太常博士

庭實入對論文昌政事之本今諸部及寺監用例者多乞一切條  
具修入見行之法詔可遂有是命

時湯鵬舉先有此奏

庚子左正議大夫

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為左宣奉大夫

左宣

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万俟高為左銀青  
光祿大夫皆以進回鑾事實推恩也實錄院修撰官以下皆進官

祕閣修撰知婺州辛次膺權尚書禮部侍郎次膺以事與通判  
張本互訴宰執匿之乃召次膺還既至乃有是命張本互訴事湯  
鵬舉劾疏中及  
之不知如  
何行遣也

軍司幹辦公事宋均副之尚書左司郎中葛立方為賀生辰使閤  
門宣贊舍人梁份副之 尚書省諸路常平義倉見管米數不  
多乞以所椿糴本錢措置收糴從之 壬寅詔內外見任官因生  
日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者各徒一年賦重者依本法自秦檜  
擅權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饋其後州郡監司率受此禮極其僭侈  
太學錄范成象面對以為言故立法 御史中丞湯鵬舉奏右朝  
散郎王彥博鄭柟賦污踰濫詔並勒停彥博送靖州柟辰州編

管

彥博起趙令衿獄  
柟請秦熺為相

左朝散大夫方雲翼追兩官特勒停袁

州編管坐彊市民田事有司按實故也 癸卯宰執進呈故右朝  
散大夫楊淵男椿進狀為父昨守吉州因金人侵犯弃城乞依王  
仲山仲薿例追復元官并恩澤上曰祖宗時弃城皆用軍法今得  
不誅幸矣仲山仲薿皆秦檜親黨錄用以示私恩豈可為例沈該  
等因奏當時一般棄城之人獨仲山仲薿兩人追復官職他皆不  
與也 按日歷王仲薿乃是生前累復左正議大夫徵獻閣待制淵明年六月丙辰復官

祕閣修撰知溫

州張九成以喪明求去詔九成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溫州民間  
有柑實每霜後郡例科市於民以遺權要民或藉其所植以求免  
長吏方且張樂會察案自嘗媿惡率以為常反九成為州遂罷

柑宴

丙午詔廩州歲貢珠雖祖宗舊制聞取之頗艱或傷人

命自今可罷貢蠶丁縱其自便翌日上謂宰執曰朕嘗讀太祖實錄見劉鋹進珠子馬鞍太祖知鋹所採珠子甚多日役蠶丁數千人死者不少朕以為珠子非急用之物既是難得且傷人命故特令罷貢以為一方無窮之利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先卒於郢州 豊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陳仲堅卒 丁未右朝散郎通判郢州任賢臣特降一官先是郢州舉人王昌言訟考試官策題差誤又冒貫合格者衆賢臣為監試故責及之上諭宰執以昌言訟主司有害士風乃送鄰州編管 己酉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離軍添差之人養贍

不足無以自存望於江淮湖南荒田內人給一頃令所在州軍支

請給一年以為牛種之費仍免十年租稅二十年丁役從之三十一年

正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右承議郎劉伯英特勒停送連州編管以右正言凌哲論其謫附秦檜在江西湖南賦淫僭侈也伯英初見紹興十七年七月又見二十三年六月

庚戌參知政事張綱言皇太后生日回賜臣銀絹過多上因曰太祖前以飲食動臘脯近已安健粥藥皆朕親進又得皇后侍奉甚謹太后聖慈無比然性亦嚴惟皇后賢淑能順其意朕每日臨朝所以得心安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乞自今春降詔之後有換易差遣之人令吏部具名以聞特賜降黜從之其後吏部言除改差職事官楊揆等一百三十六人並係特旨外止有右朝奉

郎張延之等六人乞改正詔與元授差遣仍令三省遵守 辛亥  
詔刑部郎官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先是右司郎中汪應辰言  
國家謹重用刑是以參酌古誼並建官師在京之獄曰開府曰  
御史又置糾察司以譏其失斷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  
刑院以決其平鞫之與讞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  
及赦令之行其有罪者許之叙復無辜者為之前洗內則命侍從  
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昔之鞫與讞者皆無預焉外之川陝去朝  
廷遠則委之轉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及元豐  
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  
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官四人分為左右廳或以詳覆或以叙

雪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刑獄號為  
平者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覆有此具也中興以來務從簡  
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員而刑部郎中初無分異則獄之不得其情  
法之不當於理者又將使誰平反而追改之乎今雖未能盡復祖  
宗之舊亦當遵元豐舊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反覆詳盡  
以稱欽恤之意故有是旨 尚書省請以去年十月二十二日以  
後朝廷所行寬恤事件編類成冊鏤板頒降從之 王子忠州防  
禦使知閣門事幹辦皇城司石清為泉州觀察使清援解帶及  
使北恩例乞遷官故有是命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于衡  
州寅既退居乃著讀史管見三十卷論周秦至五代得失其論

甚正蓋於纂京秦檜之事數寄意焉其書今行於世癸丑詔見任官於所部私役工匠營造已物者依律計庸準盜論若緣公興造即申所屬輪差優賞工直著為令先是大理少卿陳章在司農有請至是行下章是月庚戌自少農遷大理

祕閣知婺州從所請也

乙卯初置臨安府左右廂官二員時城外已置南北廂官守臣榮競乃請於城內增置二員分掌訟牒以

京朝官為之未幾言者以為曲法徇情廂官遂罷

明年六月五日侍御史周方崇奏今

併書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嚴抑卒

已未復

敷文閣待制致仕

辛酉右承議郎崇義公柴叔夏言已關陞

知州資序乞換授一差遣詔以其子國器為右承務郎襲封崇

義公主奉祠事而以叔夏為荆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吏部郎

中沈介面對言間者柄臣好惡自己因事變更祖宗法令望詔大臣恪守成法凡前日便文一切之制俾有司條上悉加夷考稍戾

祖宗之法者勿復施行從之壬戌樞密院乞自今賚賜夏臘藥

依故事遣內侍官一員徧往諸路從之先是樞密院遣使臣賚賜

四川大帥等夏臘藥所至搔擾上聞之詔以敦武郎劉世康等屬

吏故密院請之尋停世康官邵武軍編管

十二月癸亥行遣

甲子詔自今

已注知縣縣令人不許諸處奏辟用尚書省請也

尚書吏部郎

中孫道夫試太常少卿道夫入對論蜀中州縣稅絹之外有和買有預俵又有激賞而蜀民尤以激賞絹為苦稅米之外有遠倉有

和糴又有對糴而蜀民尤以對糴米為患今邊鄙無虞甲兵不用  
總司但給諸屯衣糧耳而諸州軍猶有激勦錢各不下一二萬引  
此非橫歛乎以至鹹錢退縮鹽額頃虧使井戶虛納土產引錢則  
破產者十室而九酒徒零落課息少使槽戶空納石頭錢則失  
業者比比皆是有司不恤園戶務增茶額以求羨餘合同場計無  
所出禁繫山氓使輸虛息蜀民被牢盆酒茗之害有年矣今欲通  
其變以革其弊雖救焚拯溺不足以喻其急也上感其言詔制置  
諸司相度奏聞而道夫有是命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言近看詳  
守臣所具五事其間有惟一二事的實餘皆細務姑以充數亦有  
為五條所拘不得盡言望自今不拘其數從之十有一月按是月己巳朔

癸酉詔自今臣寮不得輒以子弟親戚陳乞特赴殿試

甲戌權

禮部侍郎辛次膺言竊考邦國之大計今諸路歲入行朝之數加  
以茶鹽所入數目實多使有以理財而其入無欠有以節財而其  
出有節則豈特財用充足蓋將儲蓄沛然有餘矣而近年以來拖  
欠數多內外支遣歲歲增添是其入未能無欠而其出未能有節  
也願詔左右司同戶部取朝廷一歲中出入之數其入數拖欠失  
陷者嚴立譴罰其出數則更加裁酌立為定數不得增添然後於  
所入中撥錢若干以待其出又取若干專一收槩以為積蓄之數  
無故不得支用仍令諸路轉運司歲終具移用過錢物及見在數  
申尚書省庶內外各知節約上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

財理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因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從裁省今但當撙節不可妄費遂命吏部侍郎陳康伯戶部侍郎王俣大理少卿陳章同措置乙亥詔在京百司被受條制依故事謄報樞密院如違慢漏落令本院取旨丙子在從事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杜莘老充勅令所刪定官先是詔以星變求言莘老上書論彗蓋氣所生厯考史牒多為兵兆國家為息民而將騎卒墮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莘老青神人甫十三世孫魏良臣所薦也熊克云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省令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莘老為首未幾差勅局刪定官此據查籥作莘老行狀所書也其實莘老

此月除刪定十二月庚申方有旨推擇明年正月甲子推恩今並附本日

已卯詔臣寮因事論罷之人自今已經郊赦方許除授差遣犯贓者從本法用御史中丞湯鵬舉請也庚辰宰執進呈倉部郎中黃祖舜面對論經總制錢以紹興十九年數立為定額非是蓋是年經界初行人投舊契故所入倍多乃詔戶部以十九年以後二十五年以前取酌中一年立為定額申省辛巳左朝奉郎孫覲復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覲上疏自訴不已故復之左朝散大夫知江州范濤罷以右正言凌哲論其嘗謁事岳飛也壬午上謂大臣曰近太學試補弟子員中程者詩賦多而經義少後生輩往往皆詩賦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請俟省試畢上可之癸

未吏部侍郎陳康伯等言被旨措置財用今當節委費以寬民力  
所有川縣違法支使窠名如支積俸差榷局饋遺借請批券之類  
並令日下住罷仍委監司互察從之如違令臺諫彈劾 乙酉刑  
部郎中孫敏修言天下所奏獄案下法寺擬節除所勒刑名疑慮  
合行駁勘外其間有情節不圓行下取會動經歲望自今取會三  
次供報未盡徒罪以上許令法寺貼說指定或作兩斷行下仍專  
委提刑前去審問情實定斷歸一如尚有不盡及事涉疑似即選  
官別勘庶無冤滯詔刑寺長貳看詳申尚書省 丙戌執政進呈  
知盱眙軍吳說奏乞禁止採蟻上曰暴殄天物誠可禁第貧民以  
此為生一旦禁止恐致失業古之聖人先仁民而後愛物今但令

官司不得買蟻民間從其便也

吳說十月甲申得旨與官去此已兩月餘不知奏何以纔至也

尚書省言被旨裁減吏額於是六曹寺監百司各以舊額及新置  
人數來上朝廷悉加裁損焉 辛卯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王  
大寶直敷文閣知溫州從所請也 左朝散大夫知嘉州朱昌裔  
右朝奉大夫知萬州李莘民左朝散大夫知大寧監費行之各特  
轉一官大寧地沃饒前此多並緣取為公廨錢行之獨無所取部  
使者舉其最與昌裔莘民皆籍記姓名及行之任滿宰執提知邛  
州上令更與轉官于是三人並命行之廣都人也 壬辰光祿寺  
丞唐文若行祕書郎 左朝散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逢汝舟行  
光祿寺丞汝舟入對論湖北增起二分上供錢物科取于民及州

縣預借之弊上皆行之遂有是命汝舟汝霖兄也 詔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累立戰功所待借補官資未經收使可特轉宣州觀察使 殿前侍御史周方崇言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柄頃任棘卿凡權臣滋長告許以脅制羣臣者柄必極力鍛鍊且加貶竄詔落職 命已吏部員外郎王晞亮言國家取士詞賦之科與經義並行比學者去難就易競習詞賦罕有治經至於周禮一經乃絕無有望自今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許將詩賦人材不足之數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為率不得過三分從之 詔右通直郎司馬倬送吏部典遠小監當差遣倬寓居會稽而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其貪淫不檢與王

會康與之為狎交又奴事魏良臣干撓郡政故黜 甲午詔親賢宅蘄州防禦使居中遷宣州觀察使餘七人皆進一官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湖南提舉常平茶鹽蔡撢嘗治方疇獄恣為鍛鍊以奉權臣詔放罷 內申監察御史沈大廉直祕閣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 左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吳達直祕閣知閩州達所議鹽事二十七年正月庚申十月乙巳所書可參考 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吏部近條具換易差遣人不當因論史浩陳良祐陳察陳豐四人見今年九月丁未及戊申 及改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王淮等十七人詔除近臣被旨薦舉及朝廷選差與到任已久人外並令改正淮師心從子也既而吏部郎中續、嚴沈介見鵬舉言前日所具實出上下相制有不得已鵬

舉即奏二人欺罔且言虧乃張浚親黨使之窺測朝事以浚被論

每懷不平詔罷虧出介知興化軍鳳介被論在十二月癸卯十有二月戊戌

朔臘饗太廟是日也罷朔祭以禮官擾淳化故事有請也

庚子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魏良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辛丑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府信安郡王孟忠厚復判紹興

府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言仁宗朝詔

臺諫言事皆錄報樞密院及大觀令臺諫上言本院取旨審量比  
年以宰相兼領久廢故事有合報者多不預知乞依舊制詔臺諫  
言事三省錄報樞密院詔宰執宣借人各減三分之一用左僕  
射沈該等請也壬寅靖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劉懋為昭慶

軍節度使丙午三省錄報樞密院裁定吏額上之

尚書省視建炎三年四月所定損守

閼二十人密院副承旨主事令史書令史共一百二十七人守關貼房二百人為額

詔諸縣保正長並

將上戶斟酌定差下戶止輪充大保長用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樓

招請也日曆不載此以王師心看詳狀修入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戊申新除大理卿張初

自蜀中召還入對論字民之官莫如縣令而四川諸司奏辟多徇  
人情望悉收歸銓選已酉以初擢尚書刑部侍郎壬子刑部

員外郎邵大受言保州宗子實翼祖皇帝之後曩者每遇大禮  
及誕節各與推恩自建炎至今三十年寢而不行今聞保州宗子  
有官及白身人其數甚少乞令尊長兩三人省記合行事件結罪  
以聞從之癸丑尚書右僕射方俟禹上重修貢舉勅令格式五

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 皇伯明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安定郡王令衿為慶遠軍承宣使令衿自言老病丐出不獲與南班普遷之寵乞收使厯遇磨勘減年故有是命 甲寅

罷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司自韓球籍定歲買銅數年閏月丁

酉然所鑄錢纔十萬緡尚書省言本公司歲額全闕而一司官吏所費不貲故有是命遂以其事付轉運司

明年七月  
庚午復鑄

左朝散大夫

知嘉州朱昌裔言四川鹽酒場務自建炎中總領財賦官變法以盡一時之利應副川陝軍食蓋勢有不得已者自後累政惟務增添逮今每歲共收鹽酒課息錢一千一百餘萬緡比之舊額幾四五倍遂至趁辦不及積欠數多乃者朝廷遣使裕民歲減七十萬

雖未能盡去重額民亦少寬惟舊欠未除追催嚴竣官吏貧民俱被其害破產舉債終難補足望將未減額以前舊欠如非侵欺盜用並行除放詔蕭振等相度以聞 乙卯三衙免減吏額許之

殿司吏六十馬司四十有一步司五十人其名有都吏副都吏典史副典史書吏典書副典書凡八等殿司八案五曰兵曰磨勘曰倉曰胄曰推餘二司無磨勘 三司皆有閒拆及法司

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知信州周

葵終日談禪不親郡政詔葵與宮觀差遣 己未宰執進呈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陳惇左朝請大夫趙廸之貪暴無耻乞屏於遠方上曰所論未知是否且下逐路監司體究沈該曰既是臺章恐不湏體究上曰朕見人才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諭以臺諫風聞言事不可容易湏再三詢訪

朕惟言者之聽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該曰乞送吏部  
與監當上曰且依此方崇又論戶部郎中向伯奮素有脫空之名  
專務刻剥上曰朕方令伯奮理財亦嘗使之治盜乃寢其奏出伯  
奮知吉州伯奮嘗言典買田宅舊法六十日報契今限百八十日  
違限即將田宅沒官宰殺耕牛舊法罪止徒今皆配廣南立法太  
重乞依舊法上曰祖宗舊制輕重適中皆當遵守此二事並從舊  
後二日降旨施行而伯奮已出矣庚申上謂大臣曰昨下詔求  
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  
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時應詔者甚衆而後省  
以左從事郎勅令所刪定官杜莘老左從政郎新黃州州學校授  
潘慈明為首乃各循一資慈明金華人也二人循資在明年正月甲午祀書省  
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黃中言恩平郡王講禮記終  
篇詔令講易時王府官龍淵已親幸它教授或與之遇從觴詠  
中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教授多蒙其力而中獨  
不徙官此據朱熹撰黃中行狀附入未知指何人辛酉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舉詳定司勅令万俟高以進書恩  
為左金紫光祿大夫壬戌三佛齊國進奉使蒲晉等入見獻乳  
香八萬斤胡椒萬斤象牙四十斤劍原缺名香寶器甚衆又以  
明珠琉璃金酒器上宰相而秦檜已死詔以其物輸御前激賞庫  
而以蜀錦答之癸亥以三佛齊國首領悉利麻霞囉咤為保順

慕化大將軍三佛齊國王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幣二百以蒲晉  
為歸德郎將副使蒲遐為懷德郎將判官蒲押咤囉為安化司候  
蒲晉等留彌月乃行 甲子金國賀正旦使中奉大夫祕書監兼  
右諫議大夫梁球副使定遠大將軍充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  
使耶律諶入見球廣軍人也此據范成大攬轡錄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  
者二十有六人 諸路斷大辟三十人 金主亮以李成知中山  
府孔彥舟知河南府且經營汴京將謀徙居乃以內侍梁漢臣為  
修大內使彥舟副之於是累役橫歛以務速成而中原之民重罹  
其毒矣漢臣師成養子也熊克小歷稱金主以左相張浩領行臺  
省修汴京且用本朝內侍嚮陷金梁其姓者為提舉官號大使注云  
此據殺亮錄參修以燭王江上錄考之內使則漢臣也張棣正隆事  
迹張浩營汴京在正隆四年三月時當

紹興二十九年今移附本年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六

宋李心傳撰

紹興二十七年歲次丁丑  
煬王亮正隆二年金海陵春正月  
按是月翔丙子尚書駕  
部員外郎楊偰試祕書少監

罷歸會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呂柵中發其在宣城盜常平米  
買銀事置獄廣德軍所按無狀移徽州珦行至梅家店而卒  
丁丑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幹辦皇城司劉伉知閭門事  
初大理少卿楊揆建請秦檜當國日無辜被罪者不以年限自陳並與改  
正事既行去年十月庚午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揆邀譽侵官抵牾祖宗之  
成法乞寢前奏戊寅從之  
戊子詔侍從各舉宗室京朝官材識

行治者二人特與召對用樞刑部侍郎張杓請也。右通直郎監  
登聞檢皷院王述以食貧乞補外上曰王倫頃年奉使金國金欲  
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求死此事亦人所難  
宜恤其後可特添差通判平江府。己丑召徽猷閣待制致仕鄭  
望之赴行在望之以衰老疾力辭上謂大臣曰望之不獨君臣乃  
是故人於是陞徽猷閣直學士復致仕望之再致仕在三月辛巳時望之年八  
十矣。庚寅忠訓郎岳建壽為閣門祗候建壽超子武舉及第已見三佛齊  
國進奉使蒲晉等辦行。辛卯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言臣  
於去月兩具劄子奏聞乞特詔蜀中二大將量減軍中冗食浮費  
切計已徹。宸聰臣聞應天以寔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陛下若

俯從臣請領先撥四川上供歲額之半以為之倡此錢宣撫處置  
司已嘗截苗應副贍軍邊事既息始發赴行在今復捐以裕民真  
盛德事蓋不如是不足以示陛下應天動人至誠惻怛之意若令  
指揮與詔書相繼而下則彼知丁寧之訓非空言文具必將心悅  
誠服其敢不祇若休命臣不量疏遠薦以鼓言上冒天威罪當萬  
死惟陛下赦其愚忠先是上以蜀民久困供億詔置使蕭振總領  
財賦湯允恭都大主管茶馬公事李澗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許尹  
與之望同措置務令寔惠及民可以經久故之望有是年輔臣進  
呈上曰此湏見得四川每年出入之數常賦幾何橫斂幾何軍儲  
所需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第諸司未有定議今遽

遽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心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請趣振等條上可之時起居郎趙逵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有二如激賞絹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之通衢上下共之此明告自示而取之也如激賞錢之類總領以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成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然則湏官吏自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增有力之賦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為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偏遠逮矣壬辰直敷文閣張宗元為尚書駕部員外郎初朝廷歲於江浙湖南福建諸州市軍器物料

而州縣以無本錢率於人戶物力錢上敷納民甚苦之上聞之甲午詔皆以實官錢倘其直軍東路用一分軍期錢江西路用移用福建路用增稅錢浙東路用應管錢浙江湖並用係省錢湖南路用運司錢泛拋物料乾道三年九月辛巳所書可參考乙未詔兩省臺練侍從有服親省試合格者另禮部具名以聞自是遂為故事二

月丁酉朔詔自今國學及科舉取士並令兼習經義詩賦內第一場大小經各一道永為定制上以經學寢微故有是肯庚子右丞直郎知分宜縣局輔特遷右通直郎以吉州守二應詔言其政績也太尉武當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克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楊政薨年六十政守漢中凡十八年訃聞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賛銀帛千匹兩封其妻永寧群夫人南氏為崇國夫

人後謚襄毅 辛丑將作監丞楊俊守尚書都官員外郎 壬寅  
廢江陰軍為縣隸常州先是直秘閣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  
公事榮薿言自建縣為軍於朝廷初無所補而以一縣之財供一  
州之費遂使繇役科率倍於他州兼常州失此一縣之賦兩皆受  
弊故有是命仍詔存屯兵三百八十餘人以知縣兼軍使 直徽  
猷閣江南東路提点刑獄公事天民勑信州守臣周葵不恤群政  
時葵已為御史論罷去年十二月乙卯 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諳政  
事然後付之一群必優為之朕頃在河北見汪伯彥治群全不費  
力以其經歷多事皆通曉向來俞俟知紹興亦然今周葵止因昨  
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群乃不職與官觀  
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朔事至此蓋三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  
而不忘如此 癸卯直徽猷閣提舉台州崇道觀張深卒 甲辰  
詔試中武學生依監學例給綾紙 丁未上謂大臣曰王會守平  
江日有錢三十萬緡以羨餘為名未曾起發聞近已侵耗太平今  
既罷羨餘未知復何所用若巧取於民當便將窠名盡行除去恐  
取之不已百姓難堪宜速理會 樂尚書禮部侍郎辛次膺試給  
事中自至後遷後給事中不除者七年至是始命次膺 右朝散  
大夫張之革除名勒停送萬安軍編管仍籍沒家財子華掌提舉  
廣南市舶言者奏其贓汙不法遣大理寺丞謨濛即廣州鞫之法  
當絞故有是命濛又言秦檜秦嬉鄭時中丁禩受子華府賈計直

直皆數千緡詔並免追究。禮部貢院奏應博學宏科詞左廸功  
郎周必大合格詔堂除建康府府學教授必大管城人寓居廬陵  
普安群王見其所試以為有掌誥才大善之。己酉直龍圖閣淮  
南轉運副使蔣璨權尚書禮部侍郎未及拜為言者所論後八日  
改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左朝請郎知嚴州金安節提点兩浙  
西路刑獄公事。庚戌宗正少卿李琳權尚書吏部侍郎。祕書  
少監楊傑為宗正少卿。辛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劉章試祕  
書少監。壬午宰臣沈該等言太廟仁宗英宗兩室前桂生芝草  
欲率百姓拜表稱賀許之。少師保寧軍節度使新判紹興府信  
安群王孟忠後充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忠厚遇闕入見遂以命

之後七日詔忠厚月過局如宰執例熊克小愚誤載忠厚初除在己未今不取癸丑  
給事中辛次膺罷為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御史  
中丞湯鵬舉論次膺曩歷臺練無彈擊之譽故也。戊午御史中  
丞兼侍讀湯鵬舉參知政事鵬舉為臺官凡一年有半所論皆奉  
檜餘黨他未嘗及之。宗正寺主簿祝閔罷右宣教郎通判臨安  
府吳仲責監彬州酒稅是湯鵬舉論閔曩令海鹽以權臣嘗游學  
是邑乃鎗一堂名曰將覺因而乾沒官錢入已伸初及無官因權  
臣與其父有鄉黨之親委曲為地遂玷仕籍故有是命。己未敷  
文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師心試尚書戶部侍郎師心嘗言鄆濬戍  
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窒邊釁上然之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守侍

御史監察御史王珪守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凌哲為右司練  
書省正是葉謙亨胡沂張孝祥並為校書郎 庚申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兼侍讀權禮部侍郎賀允中兼侍講 初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吳達奉詔覈寔益事謂紹興元年漕司第辦歲計未認鈔錢不可為準蓋廬有不足必別致擾民宜約州縣歲費總數除二稅所入外有關即分益綱補之凡上四群及歲縣歲般千有六百萬斤視舊直十損其三毋得數於民戶舊漕司取于州縣號增益錢及提舉司取史祿錢皆損三分之一增益錢斤二十八文今損其九吏祿錢斤一文今損<sup>三</sup>又師漕二司母得鬻益以役州縣時達已移昇州詔從之自是閩之上四郡民力稍寬矣 癸亥武泰軍節度使知潭州劉錡為

太尉知荊南府初江陵縣之東有黃潭者建炎間邑官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復間皆被水患至是錡究知其弊始命塞之廣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家議者以為便此於明年八月壬辰都民因附騎除帥之後 甲子上謂輔臣曰蜀中舉人前此有赴廷試不及者皆錫同進士出身恐其間有俊秀能取高第之人例皆置之下列甚可惜也今次若來者尚少當展日以待之 左朝奉

郎知瀘州李文會復龍圖學士知潭州 是月金國主亮坐武德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女如嬰兒少傾有青衣特宣授朕天策上將令征某圖朕受命出而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啞

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廄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平通等皆賀亮戒無泄於外廉慶弟也亶特賜及第此以張棣正隆事迹及宋翌金亮本末參修但擊之  
明年五月而棣所記事與全他書多參同故從棣事迹附今年二月蕭庶事迹以范成大攬轡錄修入

三月丙寅朔史周方崇言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李如岡本曹泳黨與媚事權臣所至不治詔如岡提舉台州崇道觀仍奪職已已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並先注知縣上以問宰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實歷親民寔為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民否益親民則能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奉侍親聞玉音誠可為萬世法也遂從之

左朝奉印陳之淵提舉福建路市舶右奉議郎直躉謨閣韓彥朴降官職各一等仍勦停坐毆部曲至死也壬申上謂宰執曰去冬皇太后微有腰腿之疾不曾出殿門昨入侍慈寧宮言近日清明牡丹已開皇太后忻然步至花所朕喜甚因留賞牡丹皇后以下皆醉至晚回殿上猶喜見天顏張綱曰陛下孝德所感誠可慶也樞刑部侍郎張約言今四川州縣以錢計賦者並以引抵貢泉貨之用銅鐵相準如此是四川之法偏重乞自今有犯並依市價紐計錢數從之丙子宰執進呈從官所舉人材試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奏左朝奉大夫趙不溢可備郡守四月壬寅除軍器少監右宣教郎趙師夔學術文章可期遠大三十二年三月庚戌除六縣除湖州通判權礼

部侍郎兼侍講賀允中奏左朝奉大夫知吉州曾幾多識典故宜

在本朝四月甲辰辭召

左朝散郎

通判荆南府范如圭操脩無玷

久處外官未厭輿論九月乙丑除江西

左承議郎

新主管南外敦

宗院葉顥端方清退可備達倫七月丁丑除茶盞

將作主簿

右宣教郎知天台縣

韓元龍長於治縣二十九年二月除司農寺主簿

權刑部侍郎張約奏右通直

郎知巴陵縣劉廓剛正詳明未見除目當是

四月癸卯除

得罪遂不至右宣教郎主管官告

縣鮑饗博學有文優於吏事四月癸卯召對不稱旨

四月癸卯召

左宣教郎蒲璣端方有

守學問該通

四月壬子用御史王珪言罷召命

戶部侍郎王俣奏左朝請大夫提

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宋棐忠厚詳明四月丁酉除直

右承議郎

鄞縣丞向子偉孝友公方長於治劇三十八年二月壬午除軍器監軍簿

右朝散郎

監潭州南嶽廟任古邃於經術明練端方十一月甲申詔並赴行

除監察御史詔並赴行

在顯永福人元龍宗道孫

宗道子仕

鑾胸山人古定陶人也三月

庚寅楊椿薦四月甲寅李琳薦

至戶部侍郎

月

通兩史官所舉凡二十六人惟

張約所薦三人不用

詔兩省官

依侍從薦所知

三月丁酉左史薦辛巳右史薦

左朝奉郎馮時行知蓬州時行

以不附和議為秦檜所惡坐廢者十八年至是復起既而殿中侍

御史王珪論其萬州招軍事又罷之時行至官才五日也

戊寅

左宣義郎趙龐主管官告院

己卯監察御史樊光遠為尚書工

部員外郎從義即趙不惠乞以登第所遷二官回受其母曹氏詔

特封咸寧群夫人不惠沂王仲損孫也父士圓時為右監門衛大

將軍庚辰直祕閣新知昌州吳達卒

壬午詔江西提刑司依

舊還贛州節制贛吉官兵措置汀漳盜賊癸未左朝奉郎新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趙公稱知贛州甲申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三畏卒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房州觀察江南西路兵馬鈴轄馬立卒丙戌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湯鵬舉以御史中丞知貢舉上合格進士博羅張宋鄉等上魏策試既而御筆宣示考試官曰對策中有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以稱朕取士之意時樂清王十朋首以法天攬權為對其略曰豈今日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宜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奢侈之風有所未革乎又曰臣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量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殞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以強明自任觀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使威福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又曰朝廷往嘗屢有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為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滌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歎得人可乎又曰臣願陛下以正身為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為攬權之助廣收兼聽以盡攬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

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為之矣晉原閭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本自昔人君嗣政之後必建立元子授之七鬯所以繫隆社稷基固邦本示奕世無窮之休臣觀漢唐史東海王彊之於顯宗宋宋王憲之於明皇帝既皆為太子矣暨天命定於後莫不優加職秩大封殊禮退就宮邸當時無間言後世無異議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子今陛下之心祖宗之心也聖慮經遠神幾先物嘗修祖宗故事累年於茲矣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之學其歷試周知不為不久也而儲位未正嫡長未辨臣愚深恐左右近習之臣浸生窺伺漸起黨與間隙一開有誤宗

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蚤正儲位以係中外之望詳定官定十朋為第九編排官孫道夫奏其辭語鯁切上覽之前三日謂大臣曰今次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似此人才極有可用翌日又謂大臣曰昨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直者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論銷金鋪翠朕累年禁止尚未盡革自此當立法必禁之去年交趾獻翠毛五百尾朕未嘗用當焚於通衢湯思退進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革侈靡皆盛德事昔公孫洪射策太常奏洪第居下武帝親擢為第一今此九名試卷若不經御覽安得獨先多士上曰其中亦有

不實處但取其直耳思退曰太宗明有雍丘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嫱太宗謂宰相曰程踈遠未悉朕意縱欲敗度朕所不為內庭執掌有不可去者李昉欲默程以成妄言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士人論事不究虛實陛下能容之實千載之遇上曰正不消與辨陳誠之曰天下自有公論陛下此舉大足以感動天下顧陛下自此益崇儉約以節浮費上曰卿等在朕左右見朕曷嘗一日不以此為念誠之日願加不息之誠則天下幸甚時上臨御久主器未定大臣無敢啓其端者安中對策獨以儲貳為請上感其言擢安中第二遂賜十朋等四百二十六人及第出身或曰安中興舉人黃

成孫同縣相友善成孫父源嘗為書言儲貳事安中得其說以對上大賞之始蜀人之未集也上數有展日之命沈該奏天時向暄恐陛下臨軒不無少勞乞一面引試後有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其高下上不許曰三年取士朕豈憚一日之勞耶及唱名至安中又至第三八雙流梁介上連舉首謂該曰如何該大慚悚上親策在癸酉諭大臣在癸未申今牽聯書之

十二人武舉進士趙應熊等十五人特奏名一人授官有差應熊武藝絕倫且試南省為第入上謂大臣曰徽宗時如馬廣馬識遠俱以武舉擢用或啣命出疆今次魁選文武皆得人應熊弓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遂以

應熊為閣門祗候江東安撫司準備將三英福州人也 詔自今  
宮人以銷金鋪翠為服飾者全會通門譏察犯人追賞錢千緡經  
手轉入皇院子等並從徒二年科罪用王十明之言也 己丑詔  
減三川對糧米十六萬九千餘石夔路激賞絹五萬匹兩川絹估  
錢二十八萬緡有奇用蕭振湯先恭李澗許尹王之望請也內對  
糴正色米四萬六千餘石舊應副御前軍之在綿渠州潼川府者  
至是令漕司糴買而總領所以其直價之舊潼川路畸零折帛每  
匹為錢九千成都路為九千有半今皆減一千振澗又減韓球所  
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斤罷榷渠合廣安軍茶減成都府利州  
路茶引錢每引三千凡茶司引息虛額歲減錢九十五萬餘緡上

覽奏謂宰執曰前日下有司詳其事正欲知向後兵食無闕使民  
被實惠若無以善後恐別有改更非所以裕民初講利害相四川  
之民日望蠲免今此足以慰其心矣 庚寅權兵部侍郎兼國子  
祭酒楊椿奉詔舉左承議郎馬駢才學醇明見識高遠二十九年正月丁巳除軍器監主簿  
左朝散郎纂書雅州刑官廳公事文之奇學業老成恬於進取

二十九年二月戊子除通判階州

右宣義郎前知涪城縣趙不倚性資孝友吏事可

觀詔並赴行在內駢之奇仍俟秩滿駢廣都人之奇眉山人也 辛  
卯詔從官所薦新改官人並興堂除知縣俟任滿日取旨陞擢 右  
奉直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子游直祕閣初命從官各  
舉宗室二人戶部侍郎王侯薦子游忠厚儒雅左朝奉郎知蕪湖

縣趙不吝公廉靖退既召還而本路闕官除職還任子游令慮  
子也二人被召在甲申今併書之是日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万俟高亮玉辰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贈少  
師命入內乙侍省都知衛茂實護喪拜其子右承奉郎夷中右  
廸功郎致中並直秘閣他子姪九人各進一官後謚忠靖左  
朝散大夫符行中再責成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右朝散大  
夫鄭靄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以殿中侍御史王珪論二人  
在蜀中專恣暴橫多以庫金互送也右承議郎黃敏行免決  
刺配貴州牢城敘行嘗守江陰常和三郡盜庫金入己法當死  
特貸之甲午除民間買賣耕牛之稅夏四月丙申湖清遠  
軍承宣使知金州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姚仲為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保  
寧軍承宣使御前前部統制知階州王彥為金房開達州安撫  
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兼知金州丁酉侍御史周方崇乞裁  
定選人充勑局刪定宦賞典序位吏部請位太學博士下在任  
滿一年進士出身通及四考餘人五考許磨勘該進書者比類  
循資從之左朝請大夫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裴直祕  
閣知揚州用王侯薦也左文林郎達州州學教授劉望之行  
國子正望之成都人宰臣沈該薦其才乃有是命起居郎趙  
達奉詔舉左廸功郎李石學識高明志節高果二十八年正月左

廸功劉儀鳳富有詞華恬於進取

二十八年四月甲寅

左從政郎郊次

雲稟資端良

五月己卯除國子錄

左文林郎馮方才識兼茂

二十八年正月乙酉除國子監

石磐石人

儀鳳樂至人方安岳人也

辛丑尚書工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

劉才邵以老疾求去罷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起居舍人周麟之奉詔舉左朝散郎

新通判邵武軍鄭知

剛老成端練

七月丁卯除宗正寺主簿

左從政郎李薦學術純明莅官不苟六

戊申除太學正

左廸功郎惠廸才識過人所養深厚

五月庚辰召見二十二年三月丙辰除大理司直

知剛侯官人也

壬寅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不溢

為軍器少監用陳康伯薦也

甲辰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知

湖州汪勃特遷左朝奉大夫勃乞奉祠乃有是命

御史臺檢

法官褚籍主簿李庚並為監察御史籍庚皆湯鵬舉所薦也左

朝奉大夫知台州曾幾直祕閣幾始用賀先中薦召赴行在至

則以老疾乞辭遂有是命

庚戌宰執進呈趙達所薦

士上曰三吳才行之士往往知其姓名惟蜀人道遠其間文

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無由得知前此數年蜀中仕

官者例多閫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

蜀士故上語及之沈該曰近日蜀中士大夫多被薦舉已得

旨隨材召用上曰甚善辛亥少師保寧軍節度使萬壽

觀使提舉祕書省信安郡王孟忠厚薨贈太保擢其子右

朝請郎充右宣義郎嵩右承事郎雍皆直祕閣他子

孫六人皆進一官封其妾趙氏為恭人符氏為安人命  
膺恩殿掌簿書梁紹祖主葬事詔以提舉祕書省印納  
禮部自是不復除 壬子權尚書刑部侍郎張約降一  
官於罷先是約奉詔薦主管官告院鮑釗召對而人  
才凡下上諭大臣曰朕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  
臺諫各舉所知若不精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殿中  
侍御史王珪即奏釗出於効用諛佞權臣請求得官又奏  
約所舉蒲璵素無行檢故有是命後二日知樞密院事  
湯思退奏約薦人不當昨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  
宮何由盡識天下人才侍從既不足信朕何所取信約見

費上殿已覺不如所舉况又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  
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典 左宣教郎新婺州州  
學教授任盡言為太常寺主簿盡言伯兩孫上召對而  
有是命 甲寅祕書省校書郎王剛中兼普安恩平  
郡王府教授 權尚書吏部侍郎李琳薦右朝請大夫  
施垓端憲公廉左文林郎沈夏文行兼美夏五月廿四日對賤六  
月丁未除廣東提舉應詔 虛恨都王歷皆告老乞傳其子蒲底詔以蒲底為  
承信郎 丁巳左中大夫知福州沈調充祕閣修撰調戶  
稅州改除通閱入見遂有是命調改除在三月丙子 己未玉牒所進呈

太祖太宗魏悼王三祖下僕源類譜用黃麾細仗教坊  
樂僧道威儀前導上御垂拱殿觀書宰執皆陞殿侍立  
於是本所官吏及中使進秩者二百一十人本所官推恩在六月甲午 辛酉

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陳康伯遷吏部尚書 壬戌尚書  
戶部侍郎王保權工部尚書太府少卿林覺權戶部侍郎  
侍御史周方崇奏保在戶部所謂乘方及徒他曹快快不  
樂後八日罷保為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覺麗水人也 是月加封徐偃王曰靈惠仁慈王廟在衢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七

宋 李心傳 擬

紹興二十有七年五月乙丑弱太府寺丞劉天民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左朝請大夫知韶州傅零罷以殿中侍御史王珪奏其悖慢貪贖也丙寅敷文閣直學士左承議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蕭振特轉左朝奉大夫落直字上以振治蜀有聲孰正請進一職遷四官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蠲減重賦蜀人安之近薦武帥又皆得人可除直學士 吏部尚書陳康伯請罷兼措置戶部財賦許之 戊辰上謂輔臣曰今四方無事當以民事為意監司郡守不可不得其人輔臣進呈湖南轉運司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通直郎知長沙縣常禋名臣之後修潔自持秉吏愛民衆所稱譽詔進裡一官俟任滿與陞擢裡同子也 己巳建武軍承宣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許世安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罷從軍仍給真俸 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李顯忠為選鋒軍統制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輔達充殿前司右軍統制 詔兩省官並禁出謁遇休沐及賜告許見客用兩省請也 廣午秘閣修撰新知福州沈調言福建諸縣舊有忠義社各隨鄉村多寡團結推擇豪右衆所畏服者以為正副量置槍杖器甲之屬以故盜賊屏息民以為便今為官司科率騷擾甚失本意乞今守臣覺察帥憲司舉按調又言福建路產鐵至多客販偏於諸郡而官監

坑治絕然稀少今若盡令中賣入官則無所用縱之則利不歸上深為可惜乞今轉運司措置申省從之 壬申上謂沈該曰頃蜀中歲貢錦繡布幕雖民之幼女亦追以供役作其擾如此朕令止之蜀人極喜今又減四川民輸至一百二十餘萬民力必稍寬矣癸酉左朝散郎趙不茹知化州還論廣西部馬使臣每歲五十員例選閑居之人率以前任俸給為準各人支七月歲費錢四萬餘緡有今乞以見任使臣部送又言化州係產鹽地分自紹興九年漕司立額今本州官賣二分鹽計七十二萬餘斤民以為苦望從其便奏皆可遂以不茹行將作監承<sub>鹽事以六月已行下</sub> 右奉議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留觀德為太府寺主簿 興化軍免

解進士彭與進所著周易解義及神授圖太極歌詔特補下州文學。乙亥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領編修玉牒所沈該為左銀青光祿大夫以進書推恩也。初朝廷以蜀道遠命舉人即宣撫制置司類省試行之既久議者或以為不能無弊欲罷之悉令赴南省事下國子監權尚書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經三峽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故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請選差清疆有才行即曹以上一人往莅其事仍令監司守猝賓客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遺中是日宰執進呈詔付禮部其後本部乞士人願赴南省者給驛券選官不從餘行從之。二十九年七月乙酉孫道夫再建請 太府寺丞鄧深面對論近

歲士風卑弱習於浮偽寢以成風稱呼太過書問太重請謁大數乞嚴為法禁從之。丙子左奉議郎杜師旦特勒停送道州編管

右正言凌哲論師旦事曹泳為入嘆之賓貪汙狂恠故有是命

丁丑詔益庾追復端明殿學士左宣奉大夫路允廸追復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庾既得歸廢為民而死或言允廸在汴不食卒故皆復之。己卯左從政郎新明州州學教授鄭次雲入見奏請守令閏則擇清望官臺閣闕則擇郡邑循人為之上謂大臣曰朕用人正欲內外適平如監司守令治狀顯著不必一一召來當增秩賜金且令久任遂以次雲行國子錄。辛巳左朝奉大夫胡秉行太府寺丞自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召還論四川選人已放

散舉主伺候告命之人多冒干請司奏辟妨才肆姦詔禁止遂有是命癸未金國賀生辰使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耶律守素中靖大夫太常少卿許璗見於紫宸殿乙酉詔民戶已充保正副後來折戶而再當充役者其戶頭許歇役餘戶不力高者即為勾脚依舊輪差日歷無此今以王師心等看詳狀修入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己丑尚書工部員外郎樊光遠知興化軍從所請也庚寅詔錢塘仁和知縣依兩赤

例並堂除京朝官任滿無遺闕興陞擢差遣辛卯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禹裸文宣王等已行外其餘並乞寓祠齋宮立春祀青帝朝日出火東蜡權於東門外長生院赤帝黃帝權於南門外淨明寺白帝夕月納火西蜡權於西門外惠照院黑帝權於北門外精進寺脊用少牢備樂舞而神州地祇以精進地狹祀熒惑以興赤帝同日皆權於惠照院行之神州當用犧而亦用少牢蓋權禮也自紹興以來大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是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言乃悉復之

左從政郎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王淮充樞密院編修官六月丁酉戶部侍郎林覺言民間納稅錢丁鹽紬絹乞以第五等所輸自一文以上令折見錢仍共鈔庶以便民上謂宰執曰朕嘗思之合零就整此固甚善十戶共鈔官司共給由子典鈔頭若即時鈔入則十戶無擾不然恐鈔頭收藏由子不肯齎出此至官催緊急衆戶不免再納此貧民所以重困卿等可措置令經久便然後行之

左朝奉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改提點本路刑獄公事

戊戌罷臨安府左右廂主管公事官以侍御史周方崇言其徇情  
曲法人多嗟怨故也 敦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蕭振卒振再守蜀凡二年時利州舊宣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  
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  
是又將取於民請於朝留其半此據成都記撥錢在二十六年  
今因振卒附見比卒蜀人思之

甲辰宰執進呈秘書省著作佐郎黃中轉對言仰惟神宗皇帝即  
位之初厲精求治嘗慮萬事之幾不能徧燭舉首舊章每遇起居  
日俾百僚轉對至今行之未嘗廢也然而二十年間大臣專恣好  
佞惡直一時習尚往往以言為歸凡所建明不過毛舉細故以塞

責而已如神宗皇帝所以詔告丁寧者蓋未之有也伏觀陛下邇  
者詳延多士咸造在廷親灑宸翰以求忠讜修靡之飾朝聞而夕  
棄之蓋已著躬行之效矣陛下之所以青望于布衣者猶若此則其  
所以責備于縉紳士大夫者固不論而可知也臣謂陛下宜追述神  
祖之意特降詔書申飭在位自今以往應轉對之官有所開陳要在  
在竭誠盡忠力於治道毋得蹈常襲舊據摭綱微以應故事然後  
陛下觀其人擇其言而為之虛心訪問俾得以盡其情實積日累  
月庶幾有補於萬一則舊章不為虛設矣上覽疏曰中所論極當  
朕方欲與卿等相度特降指揮大抵轉對之法恐朝政闕失民間  
利病有不得上聞者胥當論奏自秦檜當國轉對之名雖不廢而

所輪者不過大理寺官數人擣撫細微姑應故事而已初無鯁切  
有及於時事者如此則繆悠之談何補於國今中所言頗合朕意  
可令士大夫知之 乙巳有錢及之者上書乞差遣上疑其心疾  
以問輔臣沈該言其意涉侮慢乞送汀州居住上不許曰外間不  
知謂以切直之言得罪非所以廣言路也姑與一閑慢差遣如何  
該持不可乃止 丁未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府施垓提舉廣南  
東路常平茶事用李琳薦也 戊申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守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左從政郎南康軍都昌縣丞李薦  
入對論諸郡遣官徧行屬縣賦之外誅求寬剝錢動以萬計乞行  
禁止從之以薦行大學正薦周麟之所舉也 江南東路轉運判  
官葉義問乞以僧道絕產得旨贍學之田召人請佃從之紹興二  
年十月六日降旨贍學己酉詔西北流寓及東南人寄居滿七年或產業及  
第三等已上者並不得注授舉辟本處差遣以國子監丞朱倬言  
士大夫多用開封戶貫守官鄉里逞私者衆故也徽猷閣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黃唐傳卒 庚戌詔故責授中大夫余深復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追復中大夫黃潛善再復觀文殿大學士  
左光祿大夫官子孫各三人故責授中奉大夫薛昂復特進資政  
殿大學士官子孫二人既而左司諫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  
為相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  
任副元帥特復元官官一子權中書舍人趙達草制略曰雖秉政

無可書之績而事君有不移之忠原情以觀於法當叙潛善既復

官深昂之命遂寢

後詔在七月戊辰今併書之

幸亥戶部侍郎王師心奉詔

舉左朝奉郎新知嚴州羅孝芬氣節剛正學術深醇

十月甲申除祕書丞

左丞議郎新秀州州學教授唐堯封蚤以文行著於鄉評四任教官

恬靜有守

六月戊子除軍器監主簿

堯封金華人也

保寧軍承宣使節制御

前軍馬知金州王彥丁母憂詔起復

壬子戶部侍郎王師心言

荆南為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舊例鄂州歲遣御前軍千人戍其

地欲增戍二千以示形勢上以荆南乏財不許

熊克小歷云王師心為荆南帥嘗奏

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其所云與日歷不同今不取

甲寅尚書戶部侍郎王師心

試給事中 中書舍人薦侍講權直學士院王綸試尚書工部侍

郎 起居郎趙達起居舍人周麟之並試中書舍人達入謝上諭

曰朕所以用卿卿既知之朝有闕政無鉅細宜助朕也又謂近臣

曰趙達純正可用達登第踰六年而典外制自中興後所未有

太府少卿徐林權尚書刑部侍郎祕書郎唐文若為起居郎 著

作佐郎王剛中試起居舍人 乙卯尚書左司員外郎葛立方權

吏部侍郎 尚書兵部殿前侍衛馬步軍司言離軍將士類得添

差州郡無以給欲自今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為

額從之 丙辰祕書省著作佐郎黃中為尚書司封員外郎 故

右朝散大夫楊淵追復右中奉大夫其家援例乞恩不已故復之

事初在去年閏十月癸卯 戊午初命太廟冬饗祭功臣臘饗七祀祫饗薰

之用太常博士張庭實請也 詔太學月試並依貢舉條制鎖院  
考校仍毋過十日議者以國子博士何備多私親舊故有是旨備  
踰年卒罷明年六月辛卯罷

已未少保瀘川軍節度使太一宮使榮國公錢忱遷少傳忱告老乃有是命 詔命官捕獲私茶鹽依賞給各遞增一等於是全火七十斤累及萬斤皆改京秩議者以為濫

二十八年正月壬申不行

辛酉故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周望追復龍圖閣

學士左中大夫官其家二人自秦檜死左司諫凌哲請追復大臣死於貶所者朝論初指趙鼎王庶等數人沈該湯思退為相遂併

取先得罪於國者而追復之哲復爭以為不可乃止 壬戌祕書

丞楊邦彌校書郎陳俊卿並薦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俊卿為學

官多所裨益一日普安郡王習毬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 鼎州觀察使隴右郡王趙懷恩添差成都府兵馬鈴轄

秋七月乙丑祕書省校書郎陳俊卿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長

稟契臯陶畊益伯夷在唐虞之際各守一官至終身不易此數君子者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况其餘乎今也監司帥臣鮮有終其任者遠者一年近者數月輒已遷徙州縣百姓送往迎來之不暇其為勞費不可殫舉以至內而朝廷百職事之官亦無肯安其職業為三數年計者往往數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雖有勤恪之人宣力公家於人情稍通綱條稍舉已捨

而他去後來者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則又遷矣  
因循歲月積弊既久是以胥吏得以囊橐為姦賄賂公行而莫之  
誰何如此而望職業之舉難矣哉夫爵祿名器人所奉趨必待積  
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分不敢躁求若閑驟進之  
門使有僥倖之望則人人懷苟且之心無首公之節其自為謀則  
得矣朝廷何賴焉臣嘗讀國史見太祖朝任魏丕掌作坊十年劉  
溫叟為臺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劉蒙正掌內藏二十餘年陳恕在  
三司亦十餘年此祖宗用人之法也望與執政大臣參酌立為定  
論其監司帥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必待終秩而後遷擢  
至於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當少湏歲月俾久於其職然後察其勤  
惰而陞黜之庶幾人安其分盡瘁於國無有過望而萬事舉矣詔  
三省行下遂以俊卿為著作佐郎丙寅左朝請郎新通判邵武  
軍鄭知剛入對乞天下繁劇知縣並令從官保舉監司守臣別薦  
都堂籍記以次差除上以諸縣至衆恐不可行丁卯以知剛行宗  
正寺主簿知剛周麟之所荐也左承議郎新主管南外敷宗院  
葉顥行將作監主簿顥賀允中所薦也戊辰詔減諸路監司屬  
官員左司諫凌哲請諸郡無通判處守臣有闕而次官係選人  
者令監司選鄰郡倅或見任京朝官暫權從之己巳詔諸添差  
官非格法及元降旨許差者並罷庚午給事中王師心言鴻臚  
歸岐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戾法不顧因去為盜由引

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自消矣上覽疏謂宰執曰茶鹽禁榷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姑遵舊制可也熊克小歷載師心建議于今年六月未又云上然之乃尾蓋克本故相王淮門下士而書成之時淮尚為左相故于師心事多所緣飾也今並正之

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歷以來歲鑄錢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涯議者以為諸路物料有無不等運司不相統轄無以通融故鑄欲出戶部錢八萬緡為饒贛韶三州鑄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來措置今歲權以二十三萬緡為額即不得復以舊錢代發從之熊克小歷稱所鑄權以五十萬緡為約誤也據王珪所論乃是用本錢八萬緡而約鑄新錢二十三萬緡除本外止得十五萬緡克不細考耳右朝請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黃仁榮知衢州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楊沂移江西路上覽除目曰監司守臣席未及暖已輒更易不惟迎送勞費而官吏軍民於政教獄訟亦莫知所適從自今悉令久任辛未下詔戒敕汙吏左宣教郎王佐為秘書郎癸酉下詔戒飭監司郡守舉劾守令毋得觀望當路挾情徇私有賞有罰朕當信而必之甲戌直祕閣知臨安府榮薿權尚書戶部侍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張偁知臨安府詔兩學自今歲春季試補弟子員遇省試年郎以孟夏立

為永制 乙亥龍圖閣學士新知潭州李文會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朝廷聞蕭振卒故也時文會在瀘南未去乃就用之仍詔例外賜振家銀帛五百匹兩 丙子中書舍人周麟之言國朝以東西二省為維持政本之地政令之罷行失當人才之進退非宜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繳在門下則給事中得以論駁皆於命令未行之前而救正之爰自近歲事與舊違當軍興時則以事干機速不可少緩及休兵之後用事者又任私意廢棄成法故有所謂報者有所謂中入報者有所謂尚先行者有所謂入已者皆成定例詔旨一頒敕劄隨降所謂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而已甚非祖宗分省設官之意望申明舊制凡命令之出並經兩省或無封繳即皆畫時行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 丁丑右中奉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榮薿特降二官時新城縣令馮世亨以贓罪為漕臣所按世亨自列仁和縣令楊績亦以贓聞侍御史周方崇言薿前為守臣挾情徇私皆不按發故貶秩 壬午詔成都府每歲合起川馬更不發來行在分隸江上諸軍歲凡六千匹內鄂州建康鎮江府各三分池州一分令逐軍差官兵取押 丙戌御藥院言永祐昭慈等攢宮帝后生辰酌獻所用鋪翠縷金花乞以藥玉葉漆金紙代克從之時上禁銷金鋪翠甚嚴自禁中始 侍御史周方崇言自陛下更化以來招選異能不間遠邇既令侍從各舉所知朝奏暮召賢才全至獨於旌聘之禮闕然未講尚慮其間

有仕不遂志懷才高卧者有累上不第焚棄筆硯自逸者有道是以尊君智足以庇民而甘心於山巔水濱漁樵耕築之下者望倣先朝故事命諸郡守臣考士民之譽訂鄉里之評以名上聞命監司帥臣審核真偽備禮延聘從容詢訪隨才錄用詔禮部檢照典故申尚書省 右承議郎張祁知楚州 丁亥左承議郎新秀州  
州學教授唐堯封入對論帝王之德莫大於生萬民陛下偃兵睦  
隣與民休息好生之德莫大於此竊慮將帥之臣封疆之吏妄生  
事端寢虧大信望賜申飭上曰鄉王師心所薦也俟與鄉別改差  
遣可其奏翌日以堯封行軍噐監主簿 金部員外郎總領淮西  
江東軍馬錢糧方師尹言諸郡應副大軍錢糧多違期限有悞支  
遣自今有違其監司守臣乞擇其尤者按劾以聞重賜點責從之  
辛卯進呈成都府奏雙流知縣馮邦光罪案上曰近年監司郡守  
按劾官吏跡狀明白方坐以罪恐一二年後人人又乞改正自謂  
一時觀望以求僥免此不可不慎也 八月甲午朔上諭宰執曰  
昨日御等繳到宋喚所上徽宗賜喚手詔朕已恭覽蓋徽宗內禪  
之美遠過堯舜而一時小人外庭如唐恪聶昌耿南仲內侍如邵  
成章張藻王孝竭輩輒為妄言以惑淵聖之聽父子之間幾於疑  
貳至宋喚李綱奉迎徽宗還京綱先歸具徽宗之意而後淵聖感  
悟兩宮釋然今觀手詔并得綱題識皆朕昔所親見者朕朝徽宗  
於龍德宮嘗聞親諭云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於萬機拟神

器授嗣聖方築甬道於兩宮間以便朝夕相見且欲高居養道抱  
子美孫優游自樂不復以事物嬰懷而小人希進妄生猜間不知  
朕心如此嗣聖在春宮二十年朕未嘗有纖芥之嫌今豈復有所  
疑耶此皆當時玉音外庭往往不知沈該等曰昨日臣等既得竊  
觀徽宗詔墨今又親聞陛下宣諭此實堯舜盛德之事因以知李  
綱題識蓋寶錄也翌日該等又乞宣付寶錄院上曰朕為人子何  
可不暴白其事使天下後世知之既而又親筆書於詔後宣示宰  
執 三省擬直徽猷閣京西轉運副霍蠡陞直寶文閣知潭州同  
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言蠡有風力必能為陛下辦事但京西難得  
其人聞左朝議大夫知鄆州能彥詩久諳軍中事可以除代上曰  
蠡歷官多年在京西尤鎮靜彥請累任郡守此二人皆可用朕思  
今天下無事惟在留意監司郡守卿等皆持公心商確人才朕謂  
雖未盡得人將見十得七八矣誠之曰臣獲與廟堂未議雖迂愚  
無取至於進擬人才實不敢萌私意上曰朕用卿為執政已及一  
年卿見朕聽斷之際曾有一毫私意否誠之曰陛下無私如天地  
臣夙夜奉承實千載之遇也 乙未參知政事湯鵬舉知樞密院  
事 丙申權禮部侍郎楊椿面對言成都府舊有太祖皇帝御容  
在新繁縣重光寺蓋太祖平蜀蜀人感不殺之仁肖天日之表而  
謹事之紹興改元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御來自終南山遂權宜  
奉安同為一殿然郡縣卑陋情文簡略望特下禮官講求典故檢

會福州及本府見行儀制而折衷之詔後遂詔本府別加營繕歲時遣府通判侍祠 右朝議大夫宋喚復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曰朕懷先皇帝坐見於牆食見於羹矧今親奉其雲漢之章哉喚實以手誥來上載覽泫然嗟歎無窮嗚呼思先帝而不復見得見汝輩嘗所歎異者蓋庶幾焉手誥謂爾為孝子為忠臣此士大夫之至行也復汝故職汝其知所以自勉哉喚蔡攸妻弟也自靖康中斥去至是三十年 丁酉詔重修宗學用宗正丞吳景偲請也 壬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為保寧軍節度使 右正言凌哲乞諸路總領所舉改官人依憲漕等司例磨勘更不遂旋申明取旨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十一月未又謂哲  
為吏部侍郎時所請實甚誤也今從日歷

甲辰皇

姪和州防禦使居閑為利州觀察使以積闕遷也 右朝請郎知郢州錢受之罷先是霍蠡在京西劾受之謫事王庶嘗為樞屬力贊其謀沮壞和議今領邊郡不知悔過久處邊境必致生事故受之遂罷 從義郎閣門祗候王彥昇貶秩二等坐不毀銷金服飾為女奴所告故也 丁未左朝散郎張闡提舉兩浙路市舶 是日以御跋徽宗皇帝手詔宣示百官于尚書省宰執宿衛戊申朝退使相侍從兩省臺諫知閣禮官南班宗室騎導宰執騎從至敷文閣奉安 庚戌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薨後後謚章靖 辛亥詔諸路換給不盡僧道度牒並納禮部用三省

請也上曰昨權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僧道之數允中言有僧二十萬道士纔萬人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論多有反度牒者朕謂目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佛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不可廢朕亦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壬子左朝散郎知巴州蘇欽令再任以利路諸司言其治行也 丙辰詔荆南襄陽府光隨州安豐軍合起內庫錢帛自紹興十四年至今年皆蠲之 丁巳尚書司封員外郎黃中兼權國子司業 戊午右朝奉郎知光化軍任寶臣特勒停以在任不職故也右承議郎通判蘄州方扔知光化軍

任寶臣不職事當考

己未詔左議事郎王十朋係親擢進士第一人尚待遠次可特添差答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右奉議郎宋汝為卒汝為棄妻子亡去至是十年卒于青城縣開先觀年六十汝為未病以後事託其友人監永康茶稅王槐孫後月餘乃死槐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乾道元年四月丁未推恩

庚申詔置提領諸

鑄錢官於行在其戶部申請指揮更不施行先是殿中侍御史王珪再上疏論鑄錢司不可廢因陳六事大略以為提點司本錢見存者歲為三十餘萬緡何必給戶部錢為本韶州錢監久廢興復甚艱兼物料不足又漕司每歲上供錢物尚不能如期今以鼓鑄委之力必不給議者以為鑄錢司費多得寡每用十七錢而得一

錢殊不思先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乃國家利權所在豈可計其費而為之又今錢多闖出於外夷不知嚴禁况自罷泉司以來於國計未有加損兼本錢各有科目與戶部財計殊不相關望專置一司責以舊額詔工部侍郎王綸權戶部侍郎榮薿看詳七月甲申時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珪言為不然且言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倡為異論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令與三省議尚書左僕射沈該等請命侍從或鄉監一員領其事許置官屬二員從之遂命薿提領月辛丑改命二十八年八壬戌大理少卿陳章卒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是月金主亮試進士于廣樂園命書畫局直長鄭子聃雜試舉人中子聃利州阜俗人後徙大定中天德三年進士第寶三甲第一人亮嘗令賦詩大見稱賞故有是命及啓封子聃中第一於是躡階三等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范成大攬子聃字景純大定人楊建中榜第三人是年試天錫智勇正萬邦賦授翼城丞除書畫局直長正元四年亮令再試復狀元及第是年試不責異物民乃足賦亮特命為翰林修撰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子聃墓誌考之名字鄉里事迹官位並同但誤以第是三甲為第三人及以正隆二年為貞元四年爾成大出疆不久而金之公卿侍從館閣一一得其履歷之詳如此故具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月戊辰左朝散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金安節守大理少卿左朝散郎知大宗正丞喻樗為尚書工部員外郎國子監丞朱倬提舉兩浙西路平茶鹽公事己巳詔自今內除監司辭日並引對故房州觀察使王瓊追復建武軍承宣使制曰朕追復故臣之官非必有功也無有小大咸洗濯之瓊昔者不善總師

屢致奔潰有司言狀法當削官既歷多丹書猶在其復元秩慰汝  
九原 太學博士陳天麟罷侍御史周方崇言天麟陞堂說書至  
禹貢篇輒及今日焚翠羽罷銷金語言淺俚諸生不覺烘堂失笑  
至於私試所考中詩賦多落韻者故絀之 庚午詔自今太學私  
試學官考校失當者令禮部按劾以聞 詔選人陳乞致仕雖亡  
歿在出敕並並聽改官用吏部請也 左宣教郎張戒主管台州  
崇道觀戒坐趙鼎累斥去凡十九年至是得祠 辛未故右廸功  
郎張懋特贈右承務郎與一子下州文學懋為欽州靈山尉捕兇  
賊死 爨酉參知政事張綱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婺州以綱引疾  
有請也 監登聞檢院范岡言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  
之地安葬今失葬之慘日熾事關風化理宜禁止望申嚴法禁仍  
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 乙亥尚書省言  
諸軍重役數漸多詔諸路州軍強盜應配廣南及遠惡州者並依  
舊法更不配填諸軍其遂軍已配到人令戶部量行增添請受開  
具申省 丙子敷文閣待制致仕林文落職以右司諫凌哲言文  
附會故相遂得進用今告老而歸凌駕州縣無所不至故也 殿  
中侍御史王珪言常平賑糶所以抑兼并濟貧弱每歲禾稼未登  
或小有水旱民方艱食富人閉糶以規厚利若官糶少損其直則  
閉糶之家不能乘人之急而價自平其利為不小也 臣竊見諸州  
郡每歲輸納秋租自裝發綱運之後倉廩一空所存止有常平義

倉斛斗軍糧吏俸及撫發上供不足之數皆取給於此所在成例  
是名為常平而專以備州郡急闕至飢民艱食則坐視而無以賑  
之殊非立法之意前日州軍委官盤量所欠動以數萬計其間如  
借兌耗折雖責之分限補填終不可得亦恐見存之數未必皆得  
其實也近聞福建有貴糶之處父老訴之州郡冀欲賑濟而郡官  
占吝不發米價頓增人多困弊此其意以欲留為州郡急闕之備  
而已願委諸路提舉官徧巡諸州躬親閱眎以知其實有遇合賑  
濟而州郡占吝不發者許人戶越訴監司互察臺諫按劾以聞如  
中下之州所積不多賑贍不足則令提舉司以一路有餘之處通  
融取撥以應其乏免致流離轉徙此亦古者移粟就民之意從之

戊寅吏部尚書兼侍讀陳康伯參知政事 詔准南京西湖北路  
州軍自紹興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合起內藏庫紬絹錢帛可並與  
蠲免日後合起發數目令逐路提刑轉運司官親巡所部度量事  
力開具的實合發納分數以聞自來年始先是諸路久逋內藏庫  
紹興丙子以後合發上供錢帛上欲悉與蠲之以諭宰執沈該等  
言昨蒙聖諭仰見陛下恭儉愛人苟有以寬民力雖內帑數百萬  
不惜天下幸甚上曰昔唐元宗有云朕雖瘠天下肥矣大哉王言  
此所以致開元之治也朕有取焉朕約於奉已內帑未嘗妄費一  
金邊郡所欠固多然戶口未復責輸寶難可悉與蠲免 已郊給  
事中王師心兼侍讀 戶部言諸路州縣人戶買樸場務停閉去

處甚多今相度欲除見欠官錢物及見充吏人貼司巡檢司土兵  
軍員之家外其餘不以有無拘礙並許實封投狀承買候界滿無  
欠少聽依條接續上曰坊場名課朝廷所仰補助歲計若不以有  
無拘礙庶幾接續不至敗闕宜從之 中書門下省言兩浙諸州

紹興三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湊額錢拖欠數多其錢係轉運使將  
日生酒稅錢椿發緣逐年所入不常是致拖欠一年湊額  
錢事初當考 庚辰古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善繼直祕閣善

繼前守贛州始修城至是城成故有此命 辛巳給事中兼侍讀  
王師心權吏部尚書 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讀賀允  
中守給事中 癸未頭謨閣直學士康執權落致仕知泉州尋詔

執權年老閔勞以事可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執權進職在十月辛亥

敷文閣待制王侯卒 夜雷 甲申起居郎唐文  
若知邵州侍御史周方崇論文若為人狂誕故罷 左朝散郎新  
知嚴州羅孝芬為祕書丞用王師心薦也 乙酉祕書少監劉章

為起居郎 右朝散大夫新知漢州于霆入辭上曰蜀中地遠御  
至官有民間疾苦利病一一奏來仍湏速行不宜緩也 丙戌侍

御史周方崇試尚書禮部侍郎 丁亥尚書倉部郎中黃祖舜守  
右司郎中吏部員外郎王晞亮守左司員外郎 考功郎中潘莘  
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紘書省校書郎葉謙亨言祀典散秩  
天子大蜡八而令為四風雨農蚕皆不用牲祭夏后氏乃曰大禹

而斥其名若此類未易殫述望酌景德故事命禮官及祕書省取  
祭祀之式考訂潤色勒成一書目曰紹興正祠錄以為契制從之  
詔宜州不係團結土丁每年見納身丁未並與免納以廣西諸  
司言與團結土丁一例輪流差在沿邊戍守合依體例免納故也  
己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樞密都承旨陳正同權  
刑部侍郎兼職如故 左朝散郎范如圭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  
鹽公事用賀允中荐也如圭入對乞推原徽考禁不舉子孫之意  
行漢胎養法上曰徽宗皇帝天性至仁昆蟲草木皆被德澤當如  
卿所奏遂有是命 庚寅戶部言贍軍酒庫併歸本部所有長貳  
推賞指揮乞不施行從之 左朝奉大夫直秘閣致仕鄭南陞祕  
閣修撰南高兄政和初嘗為國子司業至是年九十有三請加  
獎故有是命 辛卯宰執進呈均州守臣呂游問言本州城下邊  
接漢水放生去處公庫歲收魚利錢補助天申節進銀自金州以  
來密布魚坊上下數百里竭澤而漁無一脫者乞禁止上曰均州  
貢銀不多而經營至此必是別無窠名可辦且放生池雖有法禁  
亦細民衣食所資姑大為之防豈能盡絕今自官中竭澤採捕以  
供誕節其亦不仁甚矣可如所奏 左朝請郎新提舉兩浙西路  
常平茶鹽公事朱倬朝辭入對即日除右正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七年冬十月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林大聲落職  
罷宮觀以殿中侍御史王珪論大聲向自永嘉縣丞深結秦氏父  
子以致超遷家居侯官干擾州縣故也 丙申權刑部侍郎徐林  
陳正同言近來不住有官員雪訴被罪冤抑其間多係大理寺勘  
斷其本寺官因臣僚論列觀望挾情已行罷黜唯是舊吏尚存顯  
有妨礙欲將右治獄當出職人日下與注授差遣徃外州縣待闕  
已出職而在行在其他官司充役者準此上曰朕在京師時惟開  
封府頗類外方官司如大理寺御史臺法令嚴密官吏謹畏無敢

于以私者自渡江以來大理寺治獄官吏極有姦弊至於容情請  
托賄賂公行玩習既久理宜懲革沈該等曰前此寺官觀望失職  
已嘗汰去惟是胥吏尚用舊人不可不畧行措置欲依林正同所  
奏施行上曰甚善六部出職人亦遣離部勿復存留庶幾官曹稍  
清姦弊頓革 己亥右奉議郎郭淑令吏部與監當差遣淑嘗為  
治獄丞罷去刑部侍郎徐林等言其數到行在恐與舊吏交通故  
黜之淑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除大理寺主簿二十三年十月再除二十六年五月六日又除九月遷治獄丞今年八月放罷前後在寺近十年故也 詔自今臺部吏應出職者並罷毋得存留 左承  
議郎知溫州平陽縣方廣左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薛良朋並進  
秩一等以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李邦獻奏其治狀也 辛丑罷

兩浙漕司科糴馬料令本司降錢於沿流順便州置場收糴 左  
朝議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周綰爲國子祭酒 右通直郎知  
黃州范伯奮降一官放罷今後不得與堂除差遣左司諫凌哲論  
伯奮所至貪饕有舊契劉楫死於光山酒官其家授之以圖歸計  
伯奮初議以長孫娶其女及見女美豔遽納爲妾故有是命其女  
令提刑司日下理還 癸卯詔自今差往川中賜夏臘藥內侍經  
由去處輒收受例外饋送及非理取索買賣搔擾仰守臣具申尚  
書省樞密院先是上諭宰執以比密院所遣使臣多妄作受賄今  
改善內侍尚慮不切畏慎故有是旨 甲辰詔學士院人吏應奉  
修寫機密國書及十次者與減一年磨勘六十次已上轉一官從

直學士院王綸請也。己巳以講筵讀三朝寶訓徹章燕儒臣始用化成殿樂侍讀王師心因講畢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却顧爲萬世子孫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月以錢米廩給昭憲皇后外家子孫之孤遺者仍依宗室袒免外兩世紹興格計口給之。右通直郎新福建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權知衢州江山縣陳鼎特轉一官堂除繁劇知縣俟任滿與陞擢差遣江山闕令久鼎攝事不數月士民列狀詣部使者舉留之故有是命。丙午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葉義問爲殿中侍御史義問入對首論監司號爲外臺與御史相表裏望立爲約束凡監司遇巡按歸任皆具平反冤訟與搜訪利害各幾事薦舉循吏與按發姦贓各幾人陛下與大臣考之因可以知監司之能否而行賞罰上納其言十一月丁亥立法行下遂有是命後九日義問入見又論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願陛下與羣臣協心鑒戒庶無輕動之失。戊申直祕閣知台州曾幾守祕書少監幾入對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鞍韋韁還笏若賣直沽名者宜皆優容獎激之上大悅遂有是命幾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再用鬚鬢皓白衣冠甚偉每與同舍會多言前輩言行臺閣典故薦紳皆推重焉。癸丑權戶部侍郎林覺等言冬月養濟

務在均給貧乏今措置臨安府兩縣在城兵官下公人及甲頭如  
抄劄貧民姓名不實及詭名胥請錢米許人告每名賞錢十千至  
三百千止諸路令坊正耆保抄劄依此施行犯人並計贓斷罪先  
是右正言朱倬以浙西提舉官入對論其弊以為狡猾者舉家皆  
預支請而貧窶者反見棄遺上諭大臣曰聞官司不留意多為胥  
吏冒請可措置革弊務令實惠及民至是行下朱倬奏請在九月  
辛卯上語在此月

庚戌今  
併書之

己未上謂宰執曰近臣僚獻利害往往各述已見未必

知有無見在之法自今宜令有司講究詳審無輕改祖宗成憲湯  
思退等曰臣僚奏請不惟未詳條令固有便於一方而不可行於  
天下豈容輕議改法當依聖訓行之先是右正言朱倬論祖宗立  
政創制煥乎大備然邇日陳利害者或不深知朝廷之典常或不  
洞究民間之利病得之口耳即以上聞陛下無開納而舞文之吏  
若從甲則曰舊法如是欲從乙則曰續降如是出入玩弄官莫知  
從為害實大乞自今獻言者必送有司精詳參照既定然後大臣  
審究至當剖析利害上取宸斷付下有司然後施行上從其言至  
是復有此諭倬章疏以此  
月己酉行下

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權吏部侍郎葛  
立方違法為其子營求薦章詔罷之右武大夫幹辦皇城司劉伉  
領榮州刺史請給等全支本色今後準此 詔保信軍承宣使知  
閣門事曹勛與依鄭藻例給真俸 壬申左司諫凌哲權尚書吏  
部侍郎先是臺諫官皆湯鵬舉所薦至是哲與方崇皆內從而以

朱倬葉義問代之自是鵬舉始不安矣。辛酉詔四川制置司總領所轉運常平司各具所部州縣有無旱傷聞奏如有旱傷即行減放仍以舊宣撫司椿積錢米賑濟之既而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言被受御寶封省劄指揮已在陳訴限外但令州縣賑給旱傷去處孤老殘疾闕食飢民而已據之望所申以十月十三日被受殿

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工部員外郎喻樗託儒為姦曩者詐為伊川之學以迎合時相薦用非人黜為邑宰因糴米為姦百姓訴之乃託疾休致逮其晚節黷貨尤甚吏部員外郎劉天民素無操履自平江職官滿秩倚託聲勢要索當路未及數月三遷為郎太學博士范成象阿附權勢甘為僕隸徧走臺諫之門士類所鄙詔並罷義問首劾成象天民蓋以搖蕩鵬舉也。中書舍人趙達卒達始病上因御經筵諭兵部侍郎楊椿令傳旨存問及卒上念之命沿江漕臣致其柩。十有一月癸亥朔詔減福建路轉運司鈔鹽錢每年八萬緡初吳達既覈福建鹽數雖民力稍寬而郡邑無以供百費且尤非轉運司之便故衆論搖之達既移鼎州憤而死殿中侍御史王珪乃請令諸司相度更定至是諸司請運鹽如達數而增其直官肆鹽直止減一分漕司鹽本錢每斤為十五錢上命輔臣計之會提舉常平鹽事張汝楫別奏乞行鈔法上問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如何誠之曰閩中山溪之嶮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無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則有虧額上曰中間福建曾用

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日  
欲榷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月乙巳  
奏乞相度誠之以時福建歲認鈔錢三十萬緡乃詔減八萬自此  
十月庚申奏此事時福建歲認鈔錢三十萬緡乃詔減八萬自此

漕司及州縣稍舒不復抑售於民矣

乾道四年二月壬辰再減

乙丑太常少

卿克賀金國正旦使孫道夫閣門宣贊舍人克副使鄭朋辭行道  
夫既至北廷金主亮詰以闕輔買馬非約始欲敗盟時左從政郎  
左蹕為書狀官死于涿州驛舍不暇為棺具但坎地葬之道夫還  
乃焚其骨以歸詔特官一子蹕臨海人也

禮部侍郎周方崇言

國朝之制一歲四祭天一祭地皆以執政官克初獻項權臣怙威

憚於齋戒凡此五祀但遣從官循習既久遂為故事今冬至日與

高媒之福既已分命宰臣獨上辛夏秋四祀未還舊制望申詔有  
司自來歲始詔依祖宗典故施行

丙寅大理少卿金安節入對

安節首言治民之道先德教後刑法今守宰之慮類不及遠簿書

期會之程賦斂輸入之限窮力辦之即謂職無餘事矣而刺部觀

風者幸其不乏乎此亦媿一切以苟目前無有卓然以教化為務

而期于無刑者追民陷于罪乃按以三尺以行誅擊而曰非我也

民自為也欲望陛下發德音下明詔申飭監司守令率職之際不

時專用律令從事苟有可以贊助教化者無小大必行庶幾先民

未犯而格之或有耻而不為足以仰副陛下先德後刑之意凡再

章言之

丁卯工部侍郎兼侍講王綸等言興化軍進士鄭樵耽  
章言之

丁卯工部侍郎兼侍講王綸等言興化軍進士鄭樵耽

嗜墳籍杜門著書頃年嘗以所著書獻之朝廷降付東觀比聞撰  
述益多恐必有補治道終老韋布可謂遺才望賜召對驗其所學  
果有可取即乞依王蘋鄧名世例施行庶學者有所激勸乃命樵  
赴行在 戊辰監察御史何溥為左正言 監察御史李庚守尚  
書兵部員外郎自此湯鵬舉之客稍稍被逐矣 資政殿學士知  
婺州張綱言本州紹興元年以後合納庫綾羅及折帛錢積欠數  
目皆人戶殘欠之數經涉歲月實難追催望許依已得指揮將二  
十二年以前見欠數目並與除放庶使七邑之民少寬追擾從  
之 殿中御史葉義問入對論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為人臣不  
忠之罪莫大於掠美以欺君植黨以擅權有一於此法當竄殛况  
兼而有之鵬舉初罷平江適逢陛下欲去權臣黨與之弊起廢匿  
瑕付以風憲凡所彈擊發蹤指示皆出陛下之美斷初非鵬舉可  
得而擅況鵬舉本非正直敢言之士嘗除廣帥憚於遠行因秦檜  
之嬖人丁襍獻倭於檜遂移平江及秦檜還建康焚黃鵬舉棄去  
郡事連日奔走吳江望塵雅拜比他郡守最為謾佞自非陛下杖  
拭而用則鵬舉實秦檜黨中之姦猾耳至處言路乃妄自尊大竊  
美以欺君者也鵬舉自居要塗引用非類凡平日之所忌者雖賢  
德忠良必極力而擠之平日之所喜者雖輕儇邪佞必極力而援  
之坐是劉天民范咸象留觀德之徒爭為鷹犬同惡相濟牢不可

解逮居樞府猜忌尤甚凡已所惡必遣天民輩先諭臺諫有議論  
不同者即怫然作色曰此人我所薦拔何負如是夫臺諫者陛下  
之臺諫非鵬舉之私人也而鵬舉自違詔旨敗壞成法略無忌憚  
之心復蹈前車之轍此臣所謂植黨以擅權者也况鵬舉位居宥  
密執權甚重若不急去其害有甚於秦檜伏望聖明將鵬舉明正  
典刑竄之遠方以為不忠罔上之戒 己巳右朝奉郎知處州謝  
伋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將作監張晟直祕閣主管台  
州崇道觀晟引年乞老乃有是命 戊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潘莘知徽州莘宰相沈該甥婿也言者疏其罪故以郡守處之

太府寺主簿留觀德通判靜江府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仰惟陛  
下聰明神聖灼見前此大臣植黨擅權私結臺諫以害治道於是  
擢湯鵬舉而用之手詔丁寧非不深切而鵬舉則過自矜伐以蓋  
人主之英斷分明植黨專徇私情首犯締交之罪陰為朋附切羨  
威權去之不決馴致大患此臣之所以深憂而陛下所宜深察也  
臣不敢搖舌以瀆聖聽且以秦檜言之檜之先結臺諫相為表裏  
因而假竊名器而為私用故一時羣小希寵競進知有秦檜而不  
知有朝廷也自非陛下乾剛夬決一洗而新之則漢唐朋黨之禍  
如臣前章所陳者豈不復見於今日乎今鵬舉不遵陛下訓戒而  
復効檜之所為內則倚用劉天民范成象留觀德之徒以交通臺  
諫外則倚用李良民趙士鵬以賊害良善何異一秦檜死一秦檜

生所幸鵬舉未至宰輔耳借使居檜之位縱其兇暴濟以朋比其  
為患有甚於檜者欲望陞下回天地之監震雷霆之威將鵬舉早  
行竄殛以叶輿議故觀德先罷天民成象今年十月己先罷殿中侍御史王珪

言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士鵬夔州路轉運通判官王珏皆

奏檜親黨居官貪虐常以官錢市珍異玩好之物以奉秦嬉詔並

罷先是夔之州縣行經界大為姦利不均珏至為均之戒其部曰

吾土瘠而貧不與他等民歲輸者損之又損可也每按部持什器

與盡以隨行胥吏閑之一室臨當啓途須衆吏上馬已然後去薪

水芻粟皆計直給錢償之州縣無一毫之費初左朝奉大夫張紘

通判夔州珏薄其為人紘宰相沈該同年進士及是入為吏部員

外郎言珏苛斂由是罷去紘伊陽人也紘今年四月丙申除郎

己卯刑部

奏百姓張璘等用藥殺人刦取官綱公事上曰此罪當死古者用刑貴情法相當祖宗以來好生之德間有用例貸死刑者然不可

為常苟當死而不死無以禁暴戢姦恐殺人愈多非愛民之道也

湯思退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若殺人不死非所謂以殺止殺上

曰然右朝奉郎知黎州唐秬初邛部川蠻客崖遇與其徒持

馬赴州互市北還遇大渡河邊民數十人共殺之奪其錦帛計直

六千餘緡秬聞令邊民償其骨價都大主管茶馬公事李澗以其

不當用夷法奏劾之於是秬與右奉議郎通判州事陳伯強俱罷

仍令提刑司將為首者一人杖脊送千里外州軍編管今後並依

見行條法施行伯強巴西人也桓已見 廣辰監察御史褚籍為  
尚書工部員外郎籍與李庚皆湯鵬舉所薦故次第徙 辛巳左  
正言何溥請特詔大臣毋庸數易郡守上謂宰執曰此諭切中時  
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今非甚不得已且令成資湯思退曰豈惟  
郡守監司亦然昨因近臣薦除監司至間往往當替欲於卿監郎  
官中擇資淺者令中外更代皆至成資而罷上曰如此不惟免迎  
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弊矣 起居郎賀金國生辰使劉章  
閣門宣贊舍人充副使邦傑辭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李長民罷  
以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其阿媚權臣所至搔擾也 癸未太學  
正史浩為太學博士 甲申右朝散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古為監  
察御史古初用王俱薦召至是特除之 權刑部侍郎充接伴使  
徐林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充接件副使張掄等乞將人使往回宿  
食賴其有不擾而辦或過為擾民皆許保明按劾以行賞罰上謂  
宰執曰朕再三思之止是增重接件事權恐州縣觀望却成騷擾  
接件迓客耳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備只令兩路漕臣檢察足矣  
丙戌宰執進呈給事中賀允中論吳國長公主奏請女夫右奉  
議郎直祕閣鄭珙乞特與轉行兩官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  
官切詳所奏即非用本家合得恩例陳乞却創自擬官職仍乞作  
特與行下顯是過有僥幸不合公議望追還已降指揮上曰珙被  
命逾兩旬乃始封駁詞頭恐非故事可諭令書讀宰執退召允中

至都堂諭旨允中執所見不易翌日奏其事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蓋慮後來援例者衆當曲從之可寢轉官指揮沈該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也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臣伏見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狼戾姦詐出於天資平昔蒞官署無善狀所至貪殘人皆以鬼車乳虎目之頃知當塗縣以苛酷而附權勢以為私計其罷淮南漕以貪嚇而占官船以為己物倚托官勢強買地基則見於居金壇之時營造私第驅索州縣則見於為浙漕之日其知紹興也則恐脅將官劉之儀而致之死地其知平江府也則竊取公帑而唯已所欲是皆前日彈章之所備載畢惡之所著聞者也陛下略其往愆責其來効自臺憲要途荐躋右府則陛下所以擢用委任之恩可謂厚矣為鵬舉者不思勉勵激昂以圖報稱而乃掠美以欺君植黨以擅權長惡不悛故違詔旨揣其後患寔有甚於秦檜有識之士為之寒心其可冒近列乎伏望聖慈察臣愚直特鵬舉早正典刑以警有位鵬舉聞之乃留身求去詔不許義問又言臣累具劄子論列湯鵬舉罪惡乞賜竄殛外庭之臣側耳聽命以謂必行兩觀之誅以慰天下之望茲者伏聞宣押赴朝及都堂治事此乃祖宗體貌人臣常禮在鵬舉罪惡貫盈自當藉藁負荆請罪于朝而猶占留樞密院印簿偃蹇不遜傲睨自如至如前日敢具劄子留身奏事蓋其要君胄寵失大臣難進易退之禮一至於此又况鵬舉所爲雖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

包藏禍心舉措兇狠猶為國家憂慮孰謂身任言責者而可默默乎伏望睿斷特鵬舉早正顯戮以慰公言 丁亥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免辭謝 戊子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臣連日論列湯鵬舉罪惡已蒙陛下灼見其姦邪而去之不疑臣伏見鵬舉懷殘忍之心縱猛暴之志頃知婺州欲買花羅嫁女而東陽知縣留觀德迎合應副鵬舉近薦為太府寺簿未幾兼丞又擇優厚去處使之兼局又有汪懷敏者婺州富僧也因坐姦還俗鵬舉在婺州時以賄賂交通既遷執政遂補為將仕郎又有婁廩者本名詳漕司罷役之猾吏也鵬舉為漕日倚為腹心今補為副尉令幹辦本府凡有關節入卧內評議鵬舉無不聽從鵬舉為中丞時周方崇為殿院李庚為臺簿皆其薦用也一日請方崇而罵辱之因顧李庚且請作證二人唯唯而退臺吏無不驚駭鵬舉恃其威勢至於耻辱風憲如此而乃使之領秘殿之隆名享真祠之厚祿其如天下公論何望將鵬舉職名宮祠並行褫奪明正職凶之罪以慰天下公論詔鵬舉落職 己丑宰執進呈次雪大作沈該等稱賀上曰前次久雨深以為慮幸而穀價不至騰躡今得此雪來年二麥必大豐稔也 中書舍人周麟之兼實錄院同修撰始同修撰也 庚寅秘書省正字林之奇兼權國史日歷所檢討官 自韓球權夔茶至是且十年民頗以為害右朝請大夫知達州董時敏言于朝事下茶馬司其後主管茶馬公事

許尹不肯蠲乃止

三十年二月所書可參考

十有二月癸巳朔殿中侍御史

葉義問言禮部侍郎周方崇俗惡無能衆所共鄙頃因湯鵬舉之薦而為殿中侍御史鵬舉已遷政府方崇猶伺其旨為之彈擊或以為未然則厲色曰我只報湯樞密何恤其他兵部郎官李庚輕儇無狀衆所共惡頃因湯鵬舉之薦而為監察御史日與劉天民范成象留觀德之徒相為表裏故鵬舉在政府每欲排擊異己則必遣天民等達意於庚善類為之重足工部郎官褚籍昏謬無耻衆所共笑頃因鵬舉之薦而為監察御史詣事鵬舉甚於奴隸假借風憲規圖貨財望將方崇庚籍等三人明正典刑以為臺諫來者之戒所有天民成象觀德乞重行竄責以為交通臺諫之戒如此則紀綱一振而姦回之潛消於未萌矣

乙未宰執進呈上曰

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於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時天民成象為左宣教郎今年十月罷成象前太學博士今觀德為右奉議郎新通判靜江府於是方崇庚籍觀德四人皆罷仍詔天民成象觀德自今毋得與堂除權吏部侍郎凌哲以鵬舉所薦不自安乞守小郡上曰哲亦善人非方崇比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遂是使之為朋黨非公正之道也凌哲乞郡在是月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元祐相司馬光盡取熙豐之政確新州之寢與其人而更新之天下至為相賀而程顥獨有憂色蔡劉安世范祖禹皆以為當然而范純仁獨為之慨然曰搢紳之禍如

自安之以俟命而已固奚暇他顧然獨不觀諸水乎順而導之則行則激激而不已奔怒四出臣見決隄破岸傷物轉甚耳惡乎止水哉太也上皇帝之言則士君子之紛紛竄逐奚至如紹聖之甚哉縱使有之必不至空天下君子黨而籍之更歷再世以至於危亂不悟也雖然天子之言臣願聖子神孫萬世寶之

左從事郎沈樞特改左宣教郎以薦對

乙未詔諸路帥臣監司於本路武臣大使臣已上及

見任寄居歷任有勞効之人每歲各舉二員明具所長堪作如何

任使保明聞奏樞密院籍記姓以備量才任使

直祕閣兩浙轉

運副使趙子瀟言被旨措置鎮江府沙田欲選官打量隨田地肥瘠輕立租課就令見佃人耕種委知縣拘管如形勢之家尚敢占

客不即交割許本公司具奏所有以前收過租利不少依條合盡行

追納入官詔人戶冒佃積年收過租課特免追納其田疾速拘收

措置二十八年正

重建尚書六部成

朝野雜記紹興四年高宗在平江府還臨安始命有

司建太廟十二年和義成乃作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  
三年築圓丘景靈宮高祿壇  
書省十五年作內中神御殿十六年築九  
宮廣太廟建武學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一宮萬壽觀十八年築九  
藏庫南省倉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太醫局  
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大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官省始備焉

丙申直祕閣知臨安府張偁陞直敷文閣奉議郎守尚書都官員

外郎楊俊轉一官以董役有勞也 處州遂昌縣丞黃楷乞籍定

民戶物力高強比他戶大段遼絕者並應役兩次比其他役戶一

次從之

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辛丑左朝奉大夫知眉州王楊英為成都

府路轉運判官 右中散大夫知果州王弗知嘉州 左朝散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夔知眉州 癸卯詔右承直郎沈作又作霖  
並令三省擬進差遣仍改合入官二人皆左僕射該之子該為乞  
行在無職事妨嫌筦庫及外路屬官差遣故有是命給事中賀允  
中言寒士改官視為再第內則筦庫外則属俾寧相子任之則主  
司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掖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  
既新萬務大臣當忘其私臣甚為該惜也檜嬉覆轍可不防其漸  
哉上覽而稱歎該聞亦上疏辭免改官從之 右朝請郎呂廣問  
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甲辰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固  
當久任然其間老病之人難以使之在職蓋移易不過有迎送之  
擾而廢弛則貽患於一路之州利害孰為輕重今後有如此等可  
與宮觀理作自陳 詔故敷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謚恭毅震  
靖康初死事至是用其子存中請而謚之同日楊宗閔謚忠介已  
附見建炎二年正月宗  
事時閔死 乙巳刑部言汀州奏誠大辟不當乞免收坐上曰祖宗聖  
意務從寬厚若一有失當便收坐則天下獄情雖甚可閔無復來  
上矣遂從之 權尚書戶部侍郎林覺引疾罷為敷文閣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丙午祕書丞羅孝芬為直祕閣荆湖北路  
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徐康為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公事 詔太常丞任文薦博士張庭實鮑彪各罰銅十斤  
先是臨安府椿辦大祀禮料沿襲既久率多繆誤如蜃餗用蛤蜊

肉麤醯用石決明則大小差訛鹿鸞鷹醯皆以肉與骨雜為之鸞  
醯不辦鮑當用乾而今以生鯽體當用熟而今以生來以至蚯醯  
用龜魚豚拍訛為豚白如此非一文薦等皆按經傳釐正而御史  
臺劾其擅行移易詔令分析文薦等援據甚白乃有是命仍令禮  
部審辦改正然卒不能易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潼川府路  
轉運判官晁公武傾險出其天性初為井度屬官專事掊尅聚斂  
以濟其私及度之罷求為鄭剛中幕客不從遂以剛中之事告于  
趙不棄至興大獄攝逮紛然連及平人死非其罪不棄倚為心腹  
薦之故相秦檜自屬官更歷數郡所至貪暴人不聊生左朝散郎  
新知蓬州馮時行頃在萬州之日積羨餘之以萬數計並無赤歷  
不可稽考又以州之良百姓皆刺為虎兒軍人惶駭幾欲生變  
此兩人者蜀人嘗被其害今豈可令遺患於一方乃並罷之 己  
酉權尚書刑部侍郎徐林為刑部侍郎 癸丑勅令所刪定官杜  
莘老面對乞徧下內外有司重行取索自建中靖國至於宣和應  
干徽宗皇帝寬恤赦詔條令專委長吏逐時推行詔付寶錄院  
甲寅右朝請大夫續戚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丙辰詔刑部長  
貳日輪一員赴大理寺錄囚徒諸路州縣應入禁公事並具情犯  
及入禁月日申提刑司提刑司申本部檢察蓋徐林在刑曹建議  
至是始行之 丁巳給事中賀允中言小黃門任嘉輔免試補官  
不當政和舊制內侍進子年十二試以墨義其中程者候三年引

見供職自建炎後以宮庭小黃門少遂聽不候年及命之至是允  
中以為非法上曰允中此論極當但外庭未悉宮禁曲折先朝立  
法非特此曹不得濫進且使識字近來小黃門人數稍足豈可一  
向循例免試前旨可勿行自今並如舊制 端明殿學士知洪州  
折彥質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戊午金主遣驃騎上  
將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思廉昭毅大將軍行尚書  
兵部郎中阿勒根彥忠來賀明年正旦 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  
施鉅移知洪州 是歲宗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三人 諸路斷大  
辟十九人

建炎要錄卷一百七十九

紹興二十八年年歲次戊寅

三年按是月壬戌朔春正月己巳

金海陵燭王亮正隆

殿中侍御史

王珪言殿前馬步軍三衙彊刺平民為軍詔禁止先是殿前司閱額數千人詔三衙分月招補而所遣軍士利其例物往往驅掠市人以充數民以樵採魚鰈為業者皆不敢入行在至有招刺輦官者自行在至衢婺數州道路之間商旅不行遠近大擾珪為上言外郡寄招之兵人材亦略可使宵民間之無家可歸者出於所願但州縣吝費所招不多今若以三衙招兵之資付之寬為期限何患不集工謂大臣曰招軍一事士大夫往往以為不切事宜殊不知聖人思患預防若暗失軍額何以為先事之備但當措置約束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母令擾人足矣於是詔三司母得遣人於外路招刺違者統制以  
下官皆抵罪是月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亦奏其事且言不當  
彊提輦官是月壬申詔殿前司究治乃吐渾押官潘勝所招也權刑部  
侍郎陳正同等請決杖降資是月乙亥義問言輦官最為親近比於足  
蹙路馬之芻萬萬不侔今刑部官吏以輕刑處之附下不恭孰大  
於此詔同同罰銅十斤二月癸巳<sub>行遣</sub> 詔皇后從母張氏特封平樂郡  
夫人錄其夫周師古為忠翊郎庚午龍圖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李文會復端明殿學士 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  
蔣燦陞敷文閣待制時諸將掠人為兵補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  
河無人處道遇彊壯少年束縛鉗梏之惡少利其資通為囊橐因  
閉柵中無脫者燦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究捕置諸法遂絕至是燦  
又言权簇到錢七萬餘緡乃有是命壬申詔以御前激賞庫錢七  
萬緡賜殿前司造平江府牧馬瓦屋諸軍舊有廐屋數千區茨以  
茅竹歲一更葺而財輿力皆出於民至是僉本府以係省錢改造  
繩及二千五百間而已守臣蔣燦請出內帑錢佐其費上諭大臣  
今據間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可即集如戶部關錢從內庫支既  
又以五萬二千緡益之屋成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率詣北禪寺  
作佛事以報上恩 右司諫朱倬言近制命官捕盜累及萬斤改  
京官蓋全火者類非貧弱捕盜者既畏其威衆或得其賂故多縱  
而不言圖升斗者類皆沿海單弱之民其勢易制其負無賄捕盜

者利其累及之數而必取之故百發而百敗獄訟滋彰犯法者誠可憐憫又既獲改秩二十年後皆得任子尤為僥倖望復舊法戶部乞累及萬斤者減磨勘年從之事祖見二十七年六月己未

直龍圖閣

知撫州凌景夏知襄陽縣

乙亥左承議郎

知興化軍樊光遠為

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已卯上詣景靈宮朝獻畢遂幸延祥觀

王津園

壬午詔州縣折納二稅並依時價不得輒有增加時將

作監主簿葉顥面對論閩中豆麥皆土產所有而州縣遞年折納

之數比之時價不啻一倍故有是旨罷廣南十州歲科黃河紅

藤錢二千九百餘緡

是日雷

癸未右內率府副率惜為右監

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

詔池州都統司遣御前軍千人赴江西

帥臣分布駐劄歲一替用本路安撫使折彥質請也

彥質去年十二月得祠此所上奏乃其

太學博士周操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祕書省校書郎

張孝祥守禮部員外郎

詔戶部員外郎莫濛同浙江江東淮南

漕臣趙子瀨鄧根孫蓋檢視遂路沙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間

沙田蘆場為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命濛等按視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近有献沙田蘆場陛下遣使及委三路漕臣同視

用為經久之利且免歲糴馬料誠為利國便民但奉行之人不恤百姓名為打量多逼縣官遂急按圖約紐唯務增數以希進用且如三路遼遠不能一一著寔於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而貧民下戶已受其苦若因小利如此擾之必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不

報子瀟秦康惠王後洋孝靖公令與子也 左朝請郎知滁州徐  
度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成都府路  
轉運判官王楊英貪冒苟得嘗薦秦熺為宰相謀國不忠左朝散  
郎新知眉州陳夔性聰權謫乍賢乍佞方其求知趙鼎則飾詐以  
自高及其謫附秦檜則詭道以求合至乃執其私幹同於廝役後  
為檜厭鄙遂決意逐之望賜罷斥以厭士論詔並罷甲申上諭大  
臣曰比既詔監察刺舉守令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為  
立法乃詔監司貪惰不法臺諫自當彈奏其治狀顯著之人令臺  
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三省考察取旨乙酉權尚書兵部侍  
郎兼侍講楊椿試給事中 祕書省正字兼憲錄院檢討汪澈行  
校書郎國子正劉望之行祕書省正字 左儒林郎馮方行國子  
正左廸功郎李石為太學錄方言蜀中累次裕民有減額而已未  
及放欠也蓋蜀中州縣以前多有虛額積年那允借寔補虛以至  
今日遂成漏底乞自今年為首據寔理贍軍錢物充當年分窠名  
起發事下戶部不果行望始行之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淮東  
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朱冠鄉貪賄凶戾詔放罷自今永不得與監  
司差遣 右中散大夫新知嘉州王弗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  
左朝請郎知夔州周執羔復秘閣修撰丙戌直秘閣主管台州崇  
道觀何大圭落我右正言朱倬言大圭山暴狠傲專事挾持寄食  
李綱死而匿其弟其在削籍也張浚為之保叙浚失勢則以短

卷譜之于秦檜由是躡直蓬山時目為秦府鎮事故有是命 司農寺丞朱夏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夏卿勝非子也 太府寺丞鄭知剛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既而知剛入辭上以其老病增劇諭大臣曰監司非養病之地可改授一差遣遂以為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知剛改命在四月戊 忠訓郎吳州駐劄御前中軍第一正將吳挺為右武郎兩浙東路兵馬都監兼御前祇應挺璘爰子故召之 初殿前司奏乞令平江府標撥收買民田為牧馬寨地既許之矣給事中賀允中言此田皆極上腴民間豈肯輒賣已以係官荒閑自地與之詔所占如非稻田令府司優償其直 丁亥將作監主簿葉顥行司農寺丞 戊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州縣每歲出郊勸農置酒宴會其寔擾人乞罷置酒之禮 戶部請自今止許守令出郊仍以仲春望日不得因而飲酒從之 己丑詔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給真俸 左朝散大夫知楚州孟處義為淮南路轉運判官 直祕閣湖北轉運判官羅孝芬言湖北州縣比歲殘破失版籍乃有以丁增稅者每一丁受種七斗或丁多田少或有丁無田槩責其入甚為民患况姦猾之民以隱匿而獲輕免貧懦之家以無貲而受寔害乃有增賦至二十餘倍者人有亡歿稅無蠲除安有措置若是而民不流徙望許人自陳令監司覈寔改正從之 庚寅工謂輔臣曰聞閩中民戶輸納苗米每斛為錢八十有諸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日近歲有

之工曰閩中米斛幾何誠之日三千上日使此錢悉以圖國猶恐  
有傷於民况資州縣妄費乎其令以寔直取之 謂給舍分書制  
勅並依自來條例 左正言何溥言右朝請大夫龔鑒淫侈貪婪  
其罪略與曹泳相似望正典刑詔停官桂陽監居住秦檜之當國  
也鑑弟右通直郎金鑑專為檜營產業殘虐擾入湯鵬舉與之連  
姻置不問至是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之皆停官金郴州鑑南安  
軍居住金鑑二月  
甲辰行遣 辛卯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祝公達知大宗正  
亟湯思退薦之也 二月按是月癸巳給事中兼寔錄院修撰賀  
壬辰朔癸巳 先中等請重修徽宗大觀以前寔錄以秦檜領史院等所修疎略  
故也從之 實文閣學士知建康府張憲陞端明殿學士 丙申  
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為知樞密院事先是誠之因奏事上曰鄉  
丈人讀書乃知兵務如此之熟遂進用之 詔端明殿學士折彥  
質特賜荆湖田十頃彥質世家陝西屢經竄謫上知其生事素薄  
故有是賜 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樓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  
請也 乙巳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王綸同知樞密  
院事 資正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魏良臣知宣州 資政  
殿學士左中大夫知婺州張綱告老遷左太中大夫復致仕 兴  
化軍布衣鄭樵特補右廸功郎先是王綸在經筵與侍讀官同薦  
其學行上召對遂以命之其所著史書令有司給札繕寫授進  
而午給事中楊椿中書舍人周麟之並兼權直學士院 太常少

卿孫道夫權尚書禮部侍郎道夫使北還奏金主誥閣輔買馬等  
語上顧問甚悉翌日遂有是命後殿曲謝上諭曰卿自小官已為  
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凡蜀士仕于朝者皆為鼎沮抑不然  
卿二十年前登從班矣去冬周方崇罷去禮侍閑而卿使未還朕  
特留以待卿有已見可數求對 已酉權尚書吏部侍郎凌哲兼  
侍講 壬子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復知婺州 中  
書省言右丞議郎王著王曉皆王會兄弟凭恃權勢恣為不法昨  
從罷黜公議未平今乃輒敢造朝干求差遣詔並令吏部與遠小  
監當日下押出門 癸丑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  
職事恭國公楊存中遷少師以積閱十年也 左太中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湯鵬舉罷宮觀右太中大夫徐宗說降授右中  
散大夫南康軍居住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宗說乃秦檜嘗莊之  
上客鵬舉以其子廷直嘗用宗說薦狀特不再論時遣廷直往湖  
州見宗說探問事端又以赴部改官為名窺察時政故有是命廷  
直仍押出國門 直祕閣計有功知眉州 覲謨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劉才邵卒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宰相欲率百僚稱賀御筆日月薄蝕乃上穹垂戒而有司以陰雲  
不見欲集班拜表称賀殊非朕寅畏天威之意今母得称賀翌日  
宰執共贊所降詔語上曰朕德薄不足以格天陰雲蔽日蓋偶然  
耳至於時雨霧霤此乃可喜也 壬戌起居郎劉章權尚書工部

侍郎起居舍人王剛中試起居郎左朝奉郎洪遵試起居舍人遷  
免父喪與弟邁皆召於是遂進用之 甲子殿中侍御史王珪試  
太常少卿福州童子莊大成七歲能誦經史書上諭輔臣曰朕接  
位以來童子以誦書推恩者多矣未聞有登科名顯者何也詔免  
解罷之丙寅左朝奉郎史才言家貧仰祿乞在外官觀差遣詔  
才提舉江州太平國國宮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才貪饕嗜  
利富冠一州今乃以欺君之請探伺從違以希復用命遂寢 是  
日雷丁卯玉牒所上三祖下懷源積慶圖祕書少監曾幾等  
上神宗憲訓一百卷辛未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堂吏因事被  
賞循轉官資要必立為限制使之積勞而後序陞則爵賞不溢曩  
者權臣當軸專徇私恩超遷躐進有失祖宗立法之意臣竊見宰  
相提領修書而當吏號供檢者以十數修書局凡四司日歷曰玉  
牒曰憲錄曰勅令所謂供檢者或一身而兼數局今所進二書是  
一身而轉二官將來進書又復遷官歲歲如此何有限極夫修書  
定令國家榮典是特儒臣編摩之力為供檢者足未嘗一到局手  
未嘗筆一字而每月過局錢與非次犒勞已極優厚且又循轉重  
併何其濫耶蓋被賞既濫則官資必崇官資既崇則奏補必廣又  
况茶鹽場務每歲增羨皆被賞恩公論籍籍以謂名器輕輿莫甚  
於此知而不言臣則有罪欲望特降睿旨下三省參酌祖宗成法  
抑其太濫立為定制端自近始則僥倖之門息矣詔三省樞密院

人因進書並減半推賞仍不得兼兩局如轉至朝請大夫即依限  
員法不得轉行寄資丙子宰執進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宰  
執侍從薦引人才湏先赴都堂審察乃令上殿上曰天下人才若  
非宰執侍從薦引朕亦何緣盡識俟召到並令引對不須審察但  
臨時除授足矣近來士大夫以內任為榮以朕觀之正當以民事  
為重或監司郡守有闕可擇行在官更迭補外其外官有奉法循  
理寔惠及民者亦湏召擢庶幾內重外輕之獎可以漸革乃詔今  
後侍從以上薦引人才並湏文行相副治績昭著務得寔才以副  
詳延之意丁丑太尉定江軍節度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兼提領營田田師中開府儀同三司以三省言師中除太尉已  
及八年及有捕猺賊功當遷也上疑其未當因日統兵官遷轉非  
其他比設有未當則人不服朕每於此等恩數苟非所當得雖減  
一年磨勘亦必不與卿等更熟議之戊寅詔曰設官分職民事  
為先古者二千石位次九卿公卿闕則選所表而用之祖宗以來  
郡守闕多選諸臺省至分遣朝行以治劇邑非曾歷親民不得為  
清望官重民事也朕式稽古訓為官擇人均治内外可今後侍從  
有關通達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  
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湏治狀貽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  
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在內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  
擢餘並湏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道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

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三省同共遵守 己卯左銀  
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監修國史提  
領編修玉牒所沈該以進書恩遷特進該辭不拜 左宣教郎洪  
邁為祕書省校書郎 欽州編管人康與之坐與土人交爭移雷  
州編管 壬午尚書右僕射湯思退辭免克進書禮儀使遷官許  
之自是以為例 左朝請郎范彥輝知安豐軍 癸未浙東提舉  
常平茶鹽公事邵大受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謝伋請復諸州  
支鹽倉從之近歲皆就場支鹽至是始復舊制浙西得旨  
今聯書之乙酉詔自今諸州知通拘收無額上供錢並改仕滿日方許陳乞  
推賞先是常州起無額錢萬餘緡而有未起折帛錢九萬五千餘  
緡江婺州亦如其數權戶部侍郎徐林論其移易官錢以希賞故  
條約之 甲申內藏庫言湖婺州所起綾羅率純薄不堪三省擬  
欲退換上曰此皆民所輸納若却回其物未必及民必致重擾朕  
不欲如此第令薄懲兩州受納官可矣熊克小歷載此事在正月庚午今從日歷 左  
文林郎陳孺為祕書省正字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孺本曹沐所  
薦乃罷之孺罷正字在四月丙午 丙戌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兩浙東路  
馬步軍副總管劉剛知鴻州 丁亥司農卿湯允恭總領四川財  
財賦還入對言全蜀之地初置宣撫則許便宜行事就立總領則  
有措畫指揮二者出於軍興多興條法不相照應望令逐司條具  
下勅局看詳頒降從之然不果行 左朝散郎林安宅為廣南東

路轉運判官

左朝請大夫張泰定知藤州還言廣西諸州每遇

農隙點集土丁教習武藝誠得三代寓兵於農之意但民散居山谷去州城遠者數百里又且教習一月道塗勞費望只就本縣委令丞按閱詔帥司胥詳申樞密院戊子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宋樸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沈虛中並罷官觀模令於徽州虛中筠州居住時二人皆奉祠里居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併奏二人阿附秦檜之罪且言樸肆為怪誕布衣芒屨與擔夫同羣俚唱街談有恥駭異虛中不量過惡僥幸求官祠復希進用望甯之遠方乃有是命虛中今年二月壬午得祠故追復敷文閣直學士洪皓再復徵宗閣直學士以其子起居舍人遵言復職未盡也尋賜謚曰忠宣

五月庚申賜謚

潼川府

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言前

備員轉運判官奉詔胥詳措置經界利害乞將本路不均甚處選

見任官五員農隙月分分詣諸縣逐鄉受接人戶詞狀其所訴元

初打量步畝定驗土色不當增減稅數至五七分以上者會集衆

戶如推排法互相指決以衆證為定不伏者再為界量若是未經

界買賣田業不曾推攤及隱寄詭名之家自當歸併而非經界不

均致輕重者更不受理遂縣經界所立稅有溢於舊額者以額外

之數與增重人戶通融均減伏蒙取旨依申如有人戶論訴去處

照應前後指揮施行自紹興二十七年後差清強官分詣經紀

不均縣分裁正其詞訟不多去處只就本縣委官緣本公司所立狀

式閑防周密杜絕弊倖無所容姦以致詞訟不煩據所委官申皆  
只就縣受狀不曾下鄉亦不曾追集百姓多是以逐處溢額稅數  
與偏重人戶對減民聞亦少相指決雖間有被決增稅之家亦情  
願承受別無爭執以此因訟並不曾復行界量未結絕間之望蒙  
恩就除提點刑獄公事遂申尚書省乞就憲司結絕於今年三月  
以前並已了畢溢額稅色紐計錢四千八百五十餘貫莊租麥四  
石有奇對減稅重人戶五千六百八十五戶用人戶科決狀推排  
減偏重稅八十九戶增偏輕稅一百六十六戶已出榜曉示百姓  
認定供輸其普州安岳縣不均最甚初行經界日縣令張寧大為  
姦獎走移稅額比及三年虧官二十五萬七千餘貫依聖旨除放  
自紹興二十四年至今又虧一十二萬四千餘貫紹興二十三年  
縣官以闕乏之故分詣諸鄉巡門驅欵村民不堪其擾結集山谷  
間抗敵官吏幾致生事遂令將新舊稅簿互相參校於所增減取  
其酌中分數通融裁正凡新稅之增於舊稅者以所增十分為率  
減其七分新稅之減於舊稅者以所減十分為率復其六分其增  
減不及二分者仍以舊稅為正却收漏戶二千七百餘戶補足舊  
稅外於租額尚有盈餘又張寧經界之初既失稅額恐歲入不敷  
則擅增折變以補之今一切蠲除悉依古例伏望特賜詳酌仍廣  
行采訪如別無違戾乞行下州縣遵守施行若今後官吏士民尚  
敢扇搖欲復行舊稅以疑悞百姓者乞從所屬具事因申奏重寘

於法庶幾遠民得以安業從之 夏四月乙未權尚書刑部侍郎  
陳正同為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大理少卿楊揆權刑部侍  
郎 右朝奉郎直顯謨閣韓彥質行光祿寺丞 丙申詔文臣中  
大夫至朝奉郎武臣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正侍至武翼即見無  
身自蔭補人者同 陳乞致仕亡歿在出勅前而不曾犯入已贓及私罪徒者許蔭補  
即亡歿在致仕後或已致仕而未亡歿之人但不犯入已贓即許  
蔭補用權吏部尚書王師心以為拘礙者多故有此請自是犯私罪徒之  
人皆得以遺恩任子矣 司農卿湯允恭權尚書兵部侍郎 勅  
令所刪定官杜莘老為太常寺主簿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  
溢秦南劍州禁軍作閭上日治軍與治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  
潤略雖小而不可貸者顧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  
當行法更精擇守臣使任其責 乙巳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端  
明殿學知湖州汪勃貪縱不治所愛吏盜庫中錢帛以萬計勃悉  
使他人代償之詔勒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既而提刑司究治吏  
盜庫金有寔又得勃在州買婢不償直至到官以來市銀至三百  
七十餘錠義問力論其貪鄙遂奪職六月庚寅落職 權工部侍郎劉章  
言賀金國元旦生辰使下三節人從每先推賞多懷慢易望依使  
副例俟回日推恩從之 左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  
之望直祕閣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 降授左朝散郎邵博卒于

犍為縣 戊申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四川茶馬司買  
馬官所買馬率多駕下乞令本公司所差取馬統領官往宕昌寨監  
視買馬詔止就興元府取押日歷無此今以七月二十日戶工部勘當狀修入 左朝請  
郎新通判吉州鄧祚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祚召對乃有是命  
左奉議郎洪适知荆門軍适至官首奏便民四事大底以均敷茶  
額錢所出甚於常賦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民力重困官  
田以附種為名而不稼納租翹引失立法之意而重疊出鑑大禮  
代他州之貢而多方取辦乞罷行之又荆門自兵火後學校廢弛  
遇大比則附試江陵解額五才得一适力請於朝由是軍得自解  
發額亦稍增其舊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魏安行知閩  
州未上改吉七月庚申改命 左朝請郎通判荆南府都民望為  
監察御史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珙知大宗正丞民望以  
德化人與珙皆召對乃有是命 甲寅左宣教郎劉儀鳳為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用趙達薦也 詔吉陽軍編管人曹泳令本軍常  
切拘官識察不得令出城及賓客書問往來仍月具存在申尚書  
省 乙卯左正言何溥奏直祕閣知秀州韓膺胄郡事不理乞罷  
之詔膺胄名臣之後宜稍優異可與在外官觀理作自陳 丙辰  
詔諸路盛暑慮囚並依政和指揮四月下旬檢舉以三省言川廣  
道遠每俟行下已過六月故也 雷州編管人康與之移送新州  
牢城 五月庚申朔三省請以空除諸司屬官闕三十五處送部

對換通判教官闕歸堂從之時侍從監司所薦京官例陞通判有  
出身人除教授故有是請也 癸亥權兵部侍郎湯允恭言蜀帥  
選任甚重每遇替移簽聽攝事而官屬或係選人州縣觀望亦多  
減裂乞自今制置閫令提舉茶馬官權又關以總領財賦官權從  
之 初成都府錢引務三歲一兌界而新舊之際有損失不至者  
號為水火不到錢率數十萬緡總領所轉運司屢爭之權禮部侍  
郎孫道夫因請以為稱提本錢詔茶馬司點檢既而總領所言此  
錢係科撥入帳應副贍軍之數若椿克本錢慮於大軍歲計有虧  
詔仍舊後旨已在明年正月 件書之 後苑子景仙越墻入禁中為盜事覺  
領殿前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以宿衛不嚴乞貶斥詔放罷 蘭州  
遂安民江大明等作亂犯衢州官軍獲之是日以聞上曰而已覲  
賊賞宜速行若稍緩即失信於人無以示勸既又奏賞事上曰土  
豪賞太輕宜加一等朕於賞典必務從厚不然無以勸功又不可  
濫若厚賞而復濫尤非勸功之道也 甲子詔將作軍器監胥長  
自入役通及三十年出職補將仕郎 乙丑尚書駕部郎中張宗  
元試將作監監察御史馮舜韶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丙寅言者  
請罷州縣酒官止賣萬戶酒上曰此事難行若可改作直至今日  
丁卯左從事郎南安軍軍學教授林栗行太學正為近臣所薦  
上召對而命之栗福清人初見紹興十三年六月 戊辰戶部員外郎莫濛檢踏  
措置浙西江東淮南沙田蘆場還入對正月癸未所書葉義問諭事或可移附此更湏詳

之 廣平權戶部侍郎徐林奏版曹調度闕乏上謂大臣曰祖宗以來所用亦廣未聞不足今朝廷無他浮費於費中又務從約而有司每告乏何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藏之於民猶外府也為今之計但更當裁節不可取之於民沈該曰近來調度雖非有餘然未至太乏蓋有司私憂過計耳遂詔內外臣僚請給不得陳乞免行借減雖已奉旨聽戶部執奏不行時武臣援例給真俸者衆故條約之 詔軍器浙江浙福建諸州所發民匠皆遣還仍令諸州以歲額工供軍器輸內軍器庫自來年始日歷無此指揮今以七月五日工部申明 状修入 辛未改光州為蔣州光化軍為通化軍光山縣為期思縣金太子光瑛年十二善騎射嘗射獐獲之金主亮以為太廟日歷改州軍名不載其故以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汪公奏劄考之乃是遼敵人之名耳 甲戌宗正少卿楊僕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若可行不至今日矣 禮部請陞朝官已上經恩合陳乞服色雖犯私罪徒而用官或蔭減及會赦降理為私罪杖笞之人情理稍重者並與放行服色從之 丁丑起居舍人洪遵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燕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悉行編錄以述英記注為名從之自是年秋講始乾道二年十一月王子又有祥曦殿記注罷淮東沙田蘆場突寃指揮令依舊 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武斜卒 戊寅金國移賀辰使驃騎上將軍殿前司副都點檢蕭恭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魏子平見于紫宸殿時泉州觀察使

知閣門事石清為館伴副使飲醉慢易乃詔特與外任日下出門  
平弘州奉聖人中進士第累遷太府監

**燕垂拱殿** 甲申帶御器械張彥攸充送伴副使時右武大夫榮  
**州刺史張說** 使客還被旨送伴辭不行乃改命彥攸 丙戌北

使蕭恭魏子平入辭置酒紫宸殿以雨故復就垂拱殿時金主亮  
決意南攻子平還入謁首問以南方事且曰汝謂蘓州與大名孰  
優子平曰不可比亮曰何謂也子平曰宮室車馬衣服飲食人之  
所羨也江湖地卑濕舟船以為居魚蝦以為餠夏服焦葛猶不堪

其熟以此言之殆不侔矣亮不納此亦據趙可所揆子平墓誌修入書之以見金人南牧之意久

董風殿召吏部尚書李通翰林院學士承旨翟永固左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再修汴京而徙居之為南侵

之槩通。嗣暉皆言此正合天時亮喜永固改嘉曰庶京甫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蘊豈可再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弊無闕遠興征伐亦

恐師出無名亮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於是皇懼以為不免既而召翰林應奉文字甚戰講漢書亮怒稍解翌日擢通尚書右丞嗣憲參知政事永固因清老亮牛之戰膠東人皮京亮等陽

此以宋翌金亮本末張秉正隆事迹參修但翌  
繫之八月耳綦哉事迹以范成大攬轡錄修入

權吏部尚書王師心言被旨同六部長貳將差役舊法并臣僚前  
後申請指揮看詳來上今看詳到合用見行條法并續降指揮三  
十八件乞鏤板頒降外餘湯鵬舉二十六年六月辛未樓詔二十六年十二月丙午黃  
楷二十七年十一月丙申建請及舊降析戶後惟許戶頭歇役指揮二十七年二月丙午  
酉四件與法意相妨並勿行如鄉村地狹上戶稀少不及十大保  
處即以此近地里併為一都選差或有不均令常平司按勅從之  
先是大理少卿金安節言差役之法行之已久前後刪修申明亦  
既審備惟近歲臣僚有請將歇役六年者便與未曾克役之家比  
並物力再差雖意在恤下使之適平而講求未盡尚有可議蓋民  
間物力其相遠者或不啻千萬而相近者或止於一二議者乃獨  
取其相去百倍者而言之是舉其相遠而遺其相近者也焉得為  
通諭乎臣今取其相近者言之且如十家物力甲戶萬緡自己而  
降以百緡為率差而下之至第十家猶為九千餘緡也若歇役六  
年便與未差之家比並物力再差則是役常周環於八戶以上而  
九九餘緡者永不及也其不均孰甚焉今之當授者以都保正副  
為重詳其本法係通達保內物力最高者充若依法遞差自不及  
下戶如都保內可達者尚多理當差盡而止豈可置而不差便將  
歇役六年比並物力使之再充乎夫物情不齊事理非一臣愚不  
敢任一已之見持一概之說而議之欲望聖慈申命有司博詢詳  
議以求至當使行而宜之衆志咸懶仰副陛下天覆海宇一視同

仁之意遂命師心等省詳至是行下 左從事郎楚州州學教授  
劉度為太學博士 辛卯權尚書戶部侍郎崇徽與權兵部侍郎  
湯允恭兩易巍仍兼提領諸路鑄錢詔殿前馬步軍司江上諸  
軍自今每三年一次送軍兵年四十以下少壯有武藝人申樞密  
院取旨陞棟初命歲一棟至是年革之 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  
帶御器械劉允升落階官知閣門事 荣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  
州兵馬都鈐轄御前中軍統制知成州吳拱加龍首衛四廂都指  
揮使 右武郎西浙西路兵馬都監御前祇候吳挺帶御器械  
壬辰入內修武郎蔣堯輔除名不刺面配新州牢城堯輔為永祐  
陵都監以不法屬吏當死上因謂輔臣曰朕待內侍加嚴故此前  
犯法者少以此知人主之於臣下以嚴者之者乃所以愛而全之  
也 直龍圖閣錢端禮知撫州 癸巳禮部言自今諸州保明到  
童子乞試者欲依祖宗典故並送國子監試驗訖如合格者送中  
書宰執聚廳舍人挑試又合格者取旨推恩從之近歲童子請試  
者但試於郡司而已上既以為言於是立法 名眉州青神縣中  
巖山龍潭慈姥神祠曰慈濟 是日流星晝隕 丙申詔以盛暑  
遣翰林醫官四員遍詣臨安府城内外診視居民合用藥於和劑  
局應副俟秋涼日罷 言者奏荆湖沿邊知縣間有差武臣去處  
每民間詞訴率令人吏代判一縣之政假手刻木欲乞並差文臣  
吏部言遂處接近蠻猺若行政置文臣慮恐無人彈壓兼邊遠民

事絕少欲自今更注保義卽已上經任識字人川廣定辟差依此從之 是日嘉陵江水溢入興州城壞棧道利州大安軍皆被水  
己亥尚書吏部員外郎李紘改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  
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時紘兼榷檢正不樂補外殿中侍御史  
葉義問劾其交結堂吏後七日遂罷之 辛丑詔戶部科降兩浙  
轉運司收羅馬料錢令以的寃窯名支破時行在及鎮江府歲用  
大軍馬料八十餘萬行在六十五萬鎮江府十六萬二千其四十三萬石以營田夏  
稅兌糴及轉運司官認餘三十八萬本司置場收買而戶部降本  
錢四十四萬緡予之轉運副使李邦獻等言所降本錢內有未可  
指擬錢十二萬緡故有是旨 昭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岳超丁母憂詔起復 甲辰樞密院都承旨陳正同言  
諸路奏諫死囚例多降配非是上曰刑罰非務刻深欲當其罪若  
專事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不知畏非所以禁暴戢姦邪等可諭刑  
部官常令遵守成憲宋史全文史臣曰言刑以不殺為仁言法以變上曰此但可行法福州請寬海盜死上曰此姑息耳不是也  
撫摩苟安為得策世言俗士信哉南劖言兵以招安為非弭盜之法以姑息為非御軍之法淵乎哉聖人之慮也  
丁未淮南路轉運判官孫鑒罷坐奉行措置沙田減裂也  
壬子皇叔保寧軍承宣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街為崇慶軍節度使  
癸丑武功大夫福建都巡檢張佐特遷右武大夫先是海寇劉  
臣興作亂帥臣沈調遣佐率諸將捕獲之戮其魁三人故有是命  
餘進秩有差 龍圖閣學士羅汝穀以憂去未免喪而卒特贈右

通議大夫 初有詔用刑殘酷責降之人並母得堂除止令吏部  
與小監當差遣元音十二年正月士子行下行下行之十餘歲議者以為無一定之  
格事下刑部刑部請今後命官挾私將無罪人收禁非理致死若  
自以杖捶人及違法決罰罪人或獄具非理施行各致殘廢已上  
並謂自犯曾經有司勘斷之人皆為殘酷從之於是得免者衆矣  
甲寅詔浙西江東沙田蘆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  
納租課其餘依舊仍置提領官田所掌之不隸戶部 乙卯祕閣  
修撰知福州沈調陞敷文閣待制直祕閣知廣州蘿簡陞直徽猷  
閣以措置海寇靖盡也

建炎要錄卷一百八十

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七月

按是月  
戊午朔

己未詔築皇城東南之外城命

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莅其事增展出故城十有三丈計  
用三十餘萬工凡民居所占以隙地償之每楹賜錢十千為改築  
之費  庚申初定江西諸州部載上供米綱賞格用直敷文閣新  
江西轉運副使李邦獻請也先是江西上供米自二十一年至今  
未起者七十萬餘石已起未至者一百六萬餘石會拜獻辭行奏  
事上命併綱促行期以半歲拜獻言江西米運其弊有五若不別  
行措置寔恐有悞朝廷指擬之數一則部綱不得其人反支錢米  
作弊百端二則官綱舟船殘裂不堪乘載三則水腳糜費等錢不

國家圖書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足四則不會措置摺運遠途輕重不均五則卽綱處乞取太重斗  
面太高不除櫓颶折耗所以失陷數多甚則篙梢侵盜因而逃竄  
舟舡久繫岸下至於沉溺損壞乞募土豪及子本客人裝載許將  
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所遇捐其稅如不願請舡腳錢者二萬石無  
欠少補進義校尉三萬石加一資依軍功補官法如土豪客舡不  
足許遠差見任京官選人大小使臣一萬石一千里以上無欠失  
減四年磨勘二萬石減六年三萬轉兩官止庶幾米運通快盡革  
久獎戶部奏如拜獻請仍募有家業及得所押物數不曾克役及  
犯徒刑之人其自備人舡每石三千里水腳錢三百文命官仍許  
募寄居待閑官二千里以上推賞如邦獻所乞之數土豪客人少  
欠三厘以下與依格推賞如三厘以上補足仍聽命官欠三厘展  
三季磨勘欠五分衝替副尉以下勒停從之○詔太尉劉錡今年  
遇大禮許奏補文資 壬戌閻門祇候劉汜為江南東路兵馬副  
都監從其叔父錡之請也 甲子右正言朱倬言四州郡守之官  
其舟輿器用之直多至五六千緡少亦三四千緡罰亦不損望詔  
有司立法自今並以販論從之 丙寅詔諸州申到上供綱解並  
令太府寺籍定每半歲擇其稽違之甚者申戶部所屬曾分根治  
以戶部員外郎莫濛言起綱官司虛申綱解致有稽違程限十數  
倍者故條約之 戊辰詔自今監司按發公事應推鞫者依法不  
得送至司州軍如所犯稍重即申朝廷委鄰路監司選官就本處

推究州軍按發官吏即申監司委郴州官時左正言何溥言監司  
郡守以私忿按吏理亦有之省部間或移送他司往往妄意窺測  
盡行閑畧而寔有罪者因以幸免乞為之條禁故有是旨 已巳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權戶部侍郎林徐營私黨吏不領財用大  
計詔放罷 庚午詔羨入馮氏才人吳氏可令歸本家遂便 辛  
未左正言何溥言近朝廷擇取教授通判關于部以為堂除臣獨  
惜夫士大夫之才有長於為邑者而置之無用之地使百里之民  
不見由求卓魯之政甚可歎也望用建隆天聖故事擇大縣闢為  
堂除仍借五品服優其廩給俟終更甄擢之上謂沈詒曰此事須  
熟商量朕謂天下事始其末者不若治其本縣令末也 監司郡守  
本地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為朕擇監司郡  
守足矣既而吏部請依故事遇堂除知縣下本部取闕供給視諸  
州簽判餘如溥所請從之 戊寅祕書郎王佐祕書省校書郎兼  
寔錄院檢討官葉謙亨胡沂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祕書省著  
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楊邦傑陳俊卿並為著作郎○  
起居舍人洪遵面對論鑄錢利害大略謂今錢寶不為錯燬作器  
用而南遇海北渡淮所失至多自罷提點官復置屬官二員無異  
監司而鑄錢殊未及額亦宜多方措置上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  
採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器雖民間所常用然亦可以  
他物代之今若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同然後申嚴

法禁宜無不戚者。○已卯上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送鑄錢司。遂  
大斂民間銅器。其道佛像及寺觀鐘磬之屬並置籍。每斤收其算  
二十文。民間所用照子、帶鑽之類則官鬻之。凡民間銅器限一月  
輸官限滿不納十斤已上徒二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自後犯者  
私匠配錢監重役。其後得銅二百萬斤。○右通直郎知臨安府鹽  
官縣劉士開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士開阜民子也。上疏自訴父  
祖被遇先帝特錄之。庚辰上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十三  
首示輔臣。辛巳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凌哲引疾求補外除  
敷文閣待制知台州。壬午國子祭酒周綰權尚書吏部侍郎。○  
祕書少監曾幾權禮部侍郎。○直祕閣揚庭陞直顯謨閣以其母  
崇國夫人南氏有請也。於是庭弟成忠、郎廉等十人並進官。癸  
未詔進奏官每郊四人出職諸道進奏官凡八十有一人。每郊從  
上出職三十帶補有遇已雪者一人。祖宗舊典也。紹興十四年減  
半及是復之。此據會要 甲申權吏部尚書兼侍讀王師心克顯謨閣  
直學士知照、興府從所請也。○給事中兼寔錄院修撰兼侍講賀  
允中在黃門多所駁正。先是三衙刺兵改易軍分及牧馬營地占  
奪民田大將有回授其子而轉閣職及中貴人遷秩不應法或免  
試補官特差之類。允中繳論不一嘗因對論君子小人之異。允中  
言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為詭隨此不  
可不辨也。上稱美久之。允中又言聞陛下欲闢御苑以近某人園

果乎上曰誰為此言允中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上曰卿言甚忠繼有所聞宜悉以奏○左朝散郎沈介試秘書少監○尚書司封員外郎黃中守國子司業○乙酉詔諸路沒官田並令出賣時所在州縣閒田頗多舊許民請佃歲利厚而租輕間有增租以攘之者謂之割田故詞訟繁興右奉直大夫知溫州黃仁宗請鬻之則訟自息戶部言昨寺觀常住絕產已椿克養士亦望如仁宗所乞從之○右奉議郎知復州何槩言湖北所賣茶引歲有常額其間戶口繁庶去處年額不多是致小商私販以規利兼有人烟戶口未及前時而引數頗多科及保正甚者不問貧富以丁口一例科抑詔提舉司參酌人戶多寡通融措置毋得科敷槩稟第也

八月戊子朔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文會薨○己丑詔諸路風水災傷州縣並令提舉官檢放苗稅而賑貸其不給者用監察御史任古請也辛卯權吏部尚書兼寔錄院修撰兼侍講賀允中進兼侍讀○權禮部侍郎孫道夫權工部侍郎劉章並兼侍講時上將祀南郊道夫言神祖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罷郊賜司馬光贊之而王安石執不行臣謂將來郊禮宜伸光之議許丙制侍從皆辭賜賣宗室刺史以上減半節用自貴近始以風示天下上曰朕在宮中衣服飲食皆從儉約道夫曰陛下可謂於禹無間然矣

壬辰殿中侍御史葉義問守侍御史癸巳起居郎王剛中試

中書舍人起居舍人洪遵守起居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張孝祥試  
起居舍人○乙未增瀘州解額三人眉漢嘉邛簡忠涪資叙昌西  
和州遂寧府石泉永康長寧軍仙井監解額各二人以逐路轉運  
司言皆以終場百人以上取放一人故也○丙申祕閣修撰知紹  
興府趙令謙權尚書戶部侍郎○初議者以淮東積鹽命提舉官  
吳噲措置至是噲言本路催煎場一十九共管灶四百五十二今  
諸倉積鹽三百七十四萬石欵省灶八十四減歲額鹽五十二萬  
石有奇度歲收尚有三百三十萬石如每年支及六十萬袋則可  
將積鹽三十萬石帶支期以十年支發盡絕從之○戊戌尚書右  
僕射提舉實錄院湯思退等上徽宗寔錄一百五十卷以左僕射  
沈該為禮儀使進官賜銀帛如提舉官例該不受寔錄自八年秋  
開院至是踰二十年乃成官更進秩者四十有八人減磨勘年者  
一百四人遷資者六十三人犒賜銀帛共八千餘百兩舊秦檜所  
進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至是再加增潤然猶多疎略云上御  
垂拱殿進呈訖奉安于天章閣又以小本進入禁中先是輔臣以  
實錄成書請擇入稱賀上顰蹙久之曰莫可以不賀否輔臣再奏  
禮當拜表第罔極之恩深測聖懷若免称賀亦所以称孝道上乃  
從之○庚子命尚書右僕射湯思退監修國史權吏部尚書賀允  
中中書舍人周麟之兼同修國史吏部員外郎葉謙亨楊沂私書  
省校書郎汪澈並兼國史院編修官時左僕射沈該與思退並以

監修國史為名而該監修日歷思退監修正史

熊克小歷于七月丙子書置國史院

賀允中兼同修國史並誤及恩退監修入七月甲申書

○辛丑延福宮使清遠軍承宣使入

內內侍省押班張見道落階官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右武大

夫成州團練使廖虞弼為樞密副都承旨○權尚書戶部侍郎湯

允恭卒○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提領鑄錢崇巍克敷文閣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巍嘗入見上問以鑄錢事巍曰已令兩屬官

分行諸路責以如額翌日上謂大臣曰如此措置殆成虛文當先

會每歲所出銅料所用木炭所役工匠皆幾何然後可以責辦巍

不自安乃求去故有是命

壬寅

三省請選官二員往嚴饒州措

置鑄錢仍命戶部侍郎趙令諤提領上可之

乾道二年二月庚子設饒贛兩司

○

尚書省勘會張浚已服闋詔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落

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依舊永州居住○直敷文閣劉堯仁為

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以堯仁乞臨殿推恩也

癸卯左通奉大

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湯思退以進書

恩遷左正奉大夫○乙巳武信軍承宣使荆湖北路馬步軍副都

統管李橫令再任用安撫使劉錡請也○丙午中書舍人權直學

士院同修國史周麟之入見論徽宗寔錄所載之事多涉國體與

今日政令相關凡副本之在有司者宜謹其藏不許諸官司閑借

及臣僚之家私自傳寫庶可以嚴宗廟尊朝廷即日拜麟之尚書

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太常少卿王珪既出臺引疾求去直敷

文閣知舒州 丁未加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為文惠昭靈侯

庚戌起居郎洪遵兼權中書舍人○樞密院編修官王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任貢言並為秘書省校書郎○太常寺主簿杜莘老為太常博士仍兼籍田司千畝皆上腴而歲取甚薄耕者行賦以爭利更每歲首步頃畝視賦之薄厚為予奪疆畝所接皆苦之至是舉故事請度田莘老曰是無益縮安用度乃立表大書於四境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縮手不得肆旁近民感悅至今賴之

辛亥中書舍人王剛中兼史館修撰掌修哲宗徽宗寶訓祕書

少監沈介兼編修官○詔立愍節<sup>廟</sup>於順昌縣以祠范旺

癸丑知

大宗正丞陳崇乞依故事擇祖宗諸王之後各以年長者一人權奉祀事不行時行在南班宗室才十一人皆僕王與吳益王諸孫而祖宗諸王之有後者惟商恭靖王周恭肅王二人而已

甲寅

夜地震

九月

按是月丁巳朔戊午左奉議郎前通判靜江府朱良弼言

廣西自嘉祐間憲臣李師中帥臣余靖奏團結訓練兵丁以備邊其後熙寧紹聖大觀以來修為成法每歲農隙分之州縣更番教

閱一月而罷百餘年間壓盜鎮蠻既免戎役之勞又少供餉之費

歲幾三代寓兵於農之意比年州縣視為虛文祖宗良法幾廢望

飭攸司約束州縣恪意奉行上謂宰執曰良弼善論事可與廣中

合差遣度使士民知勸王綸曰如此雖陞等亦何害上曰然○延

福宮德慶軍承宣使人內內侍省副都知衛茂寔專切提舉皇城

所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為克入內內侍省押班 辛酉

太學博士唐堯封罷先是國學私試第七人詩賦失韻諸生以為  
言侍御史葉義問奏其事乃罷堯封甲子國子正馮方改差主管  
戶部架閣文字仍下詔誨諭諸生砥節厲行其有不率者長貳具  
名以聞○尚書右僕射國史湯思退言故追復顯謨閣學士汪藻  
嘗纂元符以來詔旨比修寔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  
贈藻端明殿學士諸子與堂除熊克小歷於此段書未几徽宗寔  
錄成思退上之按寔錄已于八月  
戊戌進呈在此前二十六日克蓋差誤

○重修朝射垂三殿成 乙丑直敷文閣知

臨安府張偁特選一官○詔右宣教郎趙慶孫與改正遇名慶孫  
少孤自西京將母南渡秦檜當國言者以慶孫嘗為趙鼎所荐奏  
慶孫不能事母停官至是自訴於朝刑部符慶孫母姪浙東安撫  
司參議官黃子游問狀子游言慶孫孝養周至嘗為近臣列荐于  
朝故有是命 丁卯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朱商卿右  
朝奉郎提轄行在文思院呂靖並兼提領鑄錢所措置官商卿贛  
州靖饒州措置商卿勝非子靖惠卿曾孫也 己巳資政殿學士  
知宣州魏良臣移知潭州○初右奉議郎環周以大理寺丞面對  
論太湖地低杭秀蘓湖四州民田多為水浸諸復專諸浦分注諸  
江詔兩浙漕臣按視至是轉運副使趙子潯敷文閣待制知平江  
府蔣璫等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  
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

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  
積而開江之卒亦廢于是民田有淹没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  
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  
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  
湮塞又非前比統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  
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  
本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康覆視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  
江委是快便若依子瀟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  
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于常熟崑山兩  
縣各招填百人從之既遂出御前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其  
數用正月庚申興工環日建詳在熙興二○詔責授建武軍節庫副  
使南安軍安置鄭德年奪所賜田二十頃以右正言朱倬論其嘗  
事偽庭獻其謀議也庚午寧江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  
長卿卒辛未戶部奏銅錢出界罪賞諸以銅錢與蕃商博易者  
徒二年千里編管二貫流二千里二十貫配廣南出中國界者遞  
加一等三十貫配遠惡州許人捕凡經由透漏逃捕州縣知通縣  
令丞鎮寨官市舶司官吏帥臣監司之在置司州者並減犯人一  
等故縱者與同罪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命官獲三十緡者進秩一  
等餘人賞錢五百緡其他以是為差○左正言何溥言直祕閣利  
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許大英起自法家深文刺骨久任理卿專以

大臣指意為獄擠陷無辜不可勝數奉使一道專務營私詔大英  
主管台州崇道觀○右朝請大夫新知道州汪若海直祕閣知江  
州初若海自達城中首至帥府後坐累沉廢累年至是入對以靖  
康末所與曾輔書獻于朝詔若海係元帥府補官特有是命甲  
戌給事中楊椿等言在法公使器用陳設有閑以不係省頭子錢  
修置係謂監司郡守比來州縣官屬例皆置造從物供帳所費不  
貲乞行禁止詔監司守臣不得華侈餘妄費官錢及科率吏民者  
坐贓論令監司覺察初吏部續降書成事初見十一年十二月乙未行之既久  
至是權尚書賀允中復言于成憲不無沿革吏得以舞文望以舊  
制及續降參訂異同立為定制庶免用例破條從之後二年乃成  
三十一年八月丙辰進呈

乙亥直祕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范如

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如圭辭改主管台州崇道觀辰改壬午

○右朝請郎知蘄州宋曉言在法按吏郡守不得而專乞自今所  
部官吏有寔犯牒通判同銜具奏如所見不同或守臣增加罪狀  
及於法親嫌應避限二日具事因回報仍先申尚書省庶姦贓之  
吏有所畏憚給事中楊椿等以為可行乞令有司立法從之丁  
丑御史臺主簿沈樞為監察御史○賜直祕閣知盱眙軍楊抗三  
品服戊寅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  
置虎翼水軍一千人駕放從之熊克小歷在壬午右廸功郎李耆言自經  
界之後稅重田輕終所入且不足以供兩稅今又配州縣買銅民

力愈困矣况江西州縣多用私錢舊錢百重十一兩新錢百重五  
兩有奇若毀舊錢千以鉛錫雜之則可鑄二千五百是以贛吉等  
州比屋私鑄一路且以萬戶言之戶日銷千錢是日毀萬緡也民  
既銷錢而盜鑄官又抑民毀錢而更鑄得不償失徒獎百姓費邦  
財願詔諸監錢姑仍舊歲計坑冶所入銅錫興鑄諸路委提刑兼  
主其事戶部歲終課其殿最則事省而民安矣自戶部提領鑄錢  
而分州縣科買銅錫民多毀錢為銅以應命故者言如此書奏詔  
提領鑄錢司措置約束者袁州人也○左朝散大夫劉岑復祕閣  
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左通直郎主管戶部架閣文字馮方為御  
史臺主簿葉義問荐之也○左朝請郎孫仲鼇卒已卯封宮正  
張真奴為永嘉郡夫人○戶部奏言者論監司守令害民事件乞  
監司知州月給例罷非舊例冊所有而輒受者以販論諸縣宴集  
責辦吏人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邑官借貸於民者以非法擅賦  
歛論從之然終不能革也○直龍圖閣知撫州錢端禮乞奉祠詔  
端禮主管台州崇道觀庚辰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充  
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侍郎孫  
道夫言中外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不知達聖聽否上曰朕  
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興兵豈問有名顧陛下為之  
圖又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可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  
置之聖度上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敵最今日先

務之急盍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適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蜀中利害語之仍詔都大主晉茶馬公事許尹兼權制置司公事竣剛中至日罷時太常博士杜莘老因轉對亦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称善再三又諭曰卿意親朕知卿忠赤辛巳皇叔建州觀察使知濮安懿王園令士輶為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士輶子○起居舍人張孝祥兼權中書舍人○權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楊撰言被旨修吏部條例本所取會到續降指揮計五千件而刪定官止五員恐難辦集望於大里寺權暫差官五員不妨本識同共刪修從之癸未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恐侵歲計乞令戶部開具上曰止令具數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委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耶甲申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每先朝書歷經筵官講讀畢許留身奏事而修注官未嘗有奏事者皆云近例如此且聯名一曆不應別為二體許依講讀官奏事遵又言自紹興九年至今起居注未修者殆十五年乞令兩省除見修按月進入外餘未畢者每月帶修兩月皆從之○右文林郎鄧昂上書論閏外營田利害大略謂營田創始之初十分收五歲約十八萬石有

奇所餘五分今當盡取其寃鄉之田宜更添人力又漢中多濕田  
不宜禾麥因其卑湿修為稻田則所收無虛歲又諸莊牛少凡遇  
疫損卒難補填宜益牝牛以資蕃庶詔王剛中李澗措置然閑外  
營田多謂諸大將所擅後不果行慶元六年十月王寧措置可參考

乙酉權戶

部侍郎趙令謙言州縣義倉米積久陳腐欲出糶及水旱災傷檢  
放不及七分去歲所許賑濟左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應不  
出糶糶之恐失預備上曰義倉歲以三之一出陳易新何至侵損上  
田自有高下必俟通及七分則當賑濟處絕少矣飢民何由得食  
鄉等可別行措置○武翼大夫趙廓幹辦皇城司廓密子已見

冬十

月丁亥朔祕書少監沈介為賀大金正旦使閣門祇候宋直溫副  
之國子司業黃中為賀生辰使閣門祇候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  
司李景夏副之○名新南門曰嘉會○戊子左承議郎虞允文為

祕書丞

允文知渠州地饑民貧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歛流江一邑

尤甚允文奏罷之凡六萬五千餘緡據楊萬里所撰允文墓碑  
此事乃今年五月五日潼州提刑王之望申明得旨下制置司指置  
此月庚子再下王剛中相度與碑所云不同或者允文既聞于朝  
而又申提刑司也且附此更湏詳考

沈該荐其才召對允文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

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時論辨之又論州縣科需尋詔監司約束鹽  
約束科需事以是月乙卯行下今併書之○左朝散郎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周葵直龍圖閣知太平州○右朝請大夫向子思知  
道州初上作損齋臯去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以為燕坐之所

且為之記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請以賜羣臣庚寅上謂宰執曰允  
中嘗於經筵問朕好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  
也若果能飛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  
死朕惟治道貴清淨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期與  
一世之民同濟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  
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于是  
降詔諭中外如上旨宋史全文史臣曰在易之損六五君位也其損則益之者衆所以元吉也然則自損之道祇其所以為益數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履尊以則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辛卯左朝散大夫傅雱卒 壬  
辰戶部言諸路出賣沒官田乞以價錢七分上供三分克常平司  
糴本先是兩浙轉運副使湯沂乞令諸路常平司秉時糴米至原  
糴賣左正言何溥言諸郡常平侵耗無幾請鬻官田以克本錢故  
戶部有請焉明年六月壬寅○大理正章岵言荆湖大稔米升不  
過六七錢望遣使就糴戶部請出見錢閑子乳香套共二十萬緡  
付轉運使收糴應副郢州戍軍歲用其郢州歲計米于建康府椿  
管從之○起復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擢鉞軍統制兼知  
循州張寧為廣南東路兵馬鈐轄右武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殿前  
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為福建路兵馬鈐轄他職皆如故以在戍所  
日久故優之也○初永州土豪張巨泗者多聚溪峒人及亡命椎  
埋為姦交結監司郡縣吏人相為表裏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陳正同之守邵州也有告巨泗遣其徒掠人于境上正同窮治之

巨泗亡去正同言于朝詔憲帥兩司根捕至是數歲獄乃成大理  
言當以赦免刑部以情重裁奏朝議特旨編配正同奏祖宗著令  
持杖強盜反資給亡命者皆不以赦原請論如律詔可始正同怒  
巨泗誣以殺人衡州軍事判官李椿奉檄鞫其獄有告巨泗行盜  
者未嘗與告者辯對未嘗逮同徒亟追證則告者無其人同徒者  
旋斃于路矣細閱其牘竄易殆盡偶得一證所誣以為同徒者是  
夕在他州有佐驗竟直之椿永州人也此以椿行狀附見但不知是何年月事更當詳考之

乙未權尚書吏部侍郎張剛兼史館修撰 丁酉詔右奉議郎

高百之已降與在外宮觀指揮更不施行百之既奪職去位其母  
楚國太夫人周氏以舊恩訴于朝上許之奉祀給事中楊椿封還  
錄黃言陛下總攬權綱前日權臣子孫自知不容屏息踰伏乃今  
奏墳婦翁而授以差遣恐除日一傳中外解體上為寢其命 戊

戌樞密副都承旨廖虞弼入見詔虞弼不安分守僥幸求無厭可提  
舉台州崇道觀日下出門 己亥權尚書禮部侍郎曾幾充集英  
殿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近歲權侍郎補外例得待制御史葉義  
問言侍從補外所除職名之大小皆因楊歷之久近比年遷擢不  
常浸乖履歷非遴選之意望明詔大臣參酌舊典此月丁未降出會幾以  
老乞奉祀乃除修撰自是以為例○初烏江縣尉王公袞之母塋  
山陰其家為盜焚泗德所發在法發冢開棺者死而紹興府法官  
當泗德按問欲舉減等又以其妾引平人加役流公袞手殺盜事

聞其兄吏部員外郎佐請納官以贖公袞之罪事下給舍至是給事中楊椿等言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制曰給舍議是于是公袞降一資佐仍舊職紹興府官吏皆坐失出之罪既而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王師心上疏待罪詔釋之○尚書省檢會次行下四川制置等司措置條具減鹽酒課息錢前制置瀟振等陳乞二十渠州  
科敷潼川提刑王之望申今年五月初五日下復西川錢監前欽東節推翹靖成都運  
許尹奏去年四月十二日七月九日下酒官酬賞八月八日取會四川宣司便宜及總所措畫指揮  
三月二十閑外營田鄧昂上書已見十七日蠲減四川正稅役外科欽踐  
提刑楊朴奏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乞令錢引務差官賣新引就夔與本路民戶  
兌界知遂寧府程敷臨奏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下損蜀中鹽井虛額去年四月十日下已見拘四  
川銅器八月二日下令四川諸州人戶買隔槽及清酒務翹分認官  
錢承節郎程世威十月四日下論錢引兌界收貫頭錢數多及西川布估錢太  
重左宣教郎王國光十一月十三日下皆未報凡十四事詔王剛中與諸司公共相  
度以聞務令軍民兼濟庚子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辭行  
辛丑詔監司帥守以下私役軍匠者坐贓論以右朝奉大夫宴古  
論其擾民費財也癸卯左朝奉大夫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徐康右朝奉郎提舉兩浙西路常茶平公事謝伋右太宗大夫敷  
文閣待制知平江府蔣璵並特降一官時德清令范直大長州令  
張靖皆有贓為侍御史葉義問所按詔誥監司守臣之失察者康

伋璫皆繆為按牘以聞由是貶秩既而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湯  
沂敷文閣待制知湖州李琳皆上章引罪上特命釋之義問又奏  
康等三人罪大罰輕不足以戒欺罔詔璫提舉洪州王隆觀康伋  
並罷三人罷以戊申今併書之庶首尾易見  
行遣以庚寅餘人放罪以乙巳○初有旨盡鬻諸司  
官田而議者以為恐見佃人失業未買者失租至是侍御史葉義  
問力言今盡鬻其田而立為正稅田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  
隱之弊又可均吏役之法一舉而四得之矣時浙東提點典刑獄  
公事邵大受亦申明三事乞承買官產者免物力一年至三年已  
給賣後不許執鄰取贖舊六十日輸錢不足者錢沒官別召人投  
買今陪其日皆從之 甲辰詔川峽四路轉運司每季差使臣一  
員持定差文字赴吏部限十日給降付身有不當者申尚書省即  
非理沮難者當抵罪漕吏及使臣輒欽定差人糜費者以貪論先  
是每路皆以候卒持閑狀入都自軍監已下俱有定直小官有費  
錢數百千者工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劉章言如此何以責其廉  
節上以為然故有是旨後不果行○皇姪利州觀察使居閑降授  
郢州防禦使時修太廟殿室告遷祖宗神主而居閑不赴故有是  
命 丁未詔監司郡守補發舉官狀者不得過前執政官一年合  
舉官之數以司勲員外郎任文荐言補發重疊也舊兩浙漕司歲  
舉京官四十員至是亦減十員 戊申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  
王師心言本府崇奉昭慈永祐兩攢官歲用錢萬三千緡係省之

入不足以給詔于上供經統制錢內支。癸丑故進士楊居中執  
中並特贈右承事郎二人存中弟也建寧之陷死焉至是存中乞  
以大禮所得親屬門客二官為卹典上特命錄之。十有一月丁  
巳朔出內庫錢三萬九千餘緡付戶部代平江府常湖州水災下  
戶積欠租稅。戊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張偁陞直顯謨閣都官  
員外郎楊傑進秩一等皆以修外城畢工故也。召御前中軍統  
制知成州吳拱赴行在。○左正言何溥言比歲奉使所辟官屬多  
募人代行市井狡猾之徒冒法私販有傷事體望重立賞告從之  
自來年始。辛酉詔大禮金銀錢帛並減半供進翌日沈諺等言  
近蒙聖恩捐內庫錢代三郡積欠以寬民力今所進又減半深恐  
賜費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毫  
濫比之前郊才及十之五該曰陛下恭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  
所可跂及。壬戌左正言何溥言臣恭聞祖宗廟每遇大赦則置  
看詳編置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以重其事蓋置司看詳則責任專  
推類施行則事體一日者用事之臣輒以私意禁錮士類屢經恩  
宥而不敢檢舉天下扼腕陛下躬攬之初痛革其弊盜賊滌穢與  
之更新其表表在人耳目者固已生復故官而死加榮號矣臣尚  
慮有身落幽遠而弗克上通家坐窮空而無以自列抱寃沉滯顧  
天莫聞願舉事故達清切公明臣僚二人取索諸色官員士人罪  
犯案卷置司看詳其應該赦侈放者一面施行內有可疑申三省

取旨仍責限了絕詔俟赦降取旨○左朝奉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  
獄公事錢堪知江州右中散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王弗提點  
本路刑獄公事右朝散大夫知蜀州路允修為成都路轉運判官  
允修嘗漕東蜀以販行為李迨所按一斤幾二十年及守蜀州無  
善狀堪弗皆其姻家置不問又交荐之乃有是命癸酉定江軍  
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箋請宗室京官如達人例免銓試武臣  
見監當官並厘務吏部請補官三年及二十五者免試注官從之  
己卯冬日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故事每遇大禮則命近  
臣晉詳編置罪人所犯或放或徒秦檜用事士大夫賑責者雖屢  
赦不復至是用何溥言壬午命權吏部尚書賀允中刑部侍郎楊  
揆檢舉自是遂為永制既而侍御史葉義問言頃歲傳會及告許  
之人歲月未深理情難恕不應一例移放從之義問所奏在十二月庚寅今併附此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因入對面奏今合祭天地奉祀宗廟悉復  
承平舊典加以闢道山求遺書修太學育入材文治既舉自此願  
訓勅將相增修武備以為不虞之戒又奏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  
反舊史成敗為神武祕略以賜邊臣訓廸有方故一時爪牙有古  
良將風願下文館重加讎正偏賜將帥以繼仁宗故事豈無曾瑋  
王德用狄青之徒為時出乎時金人叛盟有端而中外疑信未決  
道夫獨憂之故因議論之際數以武事為言焉十有二年丁亥  
朔名江州太平興國宮新建本命殿曰申福○敷文閣待制樞密

都承旨陳正同知平江府○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洪遵兼權樞  
都承旨○初命諸路招三衙額軍兵而左中大夫敷文閣待制  
知福州沈調所招額溢樞密院擬轉左太中大夫詒辭上不許給  
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椿當草答詔奏曰招軍之勞薄上宰之兄  
有嫌此賞一行當有強刺良民以希進者上以先降推賞指揮不  
聽該再辭許之熊克小歷載此事于今年正月蓋誤已丑權尚書刑部侍郎楊揆  
克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仍詔以鎮江重地遂用從官故特除待

制庚寅尚書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試給事

中○右司郎中黃祖舜權刑部侍郎尋命祖舜代楊揆看詳移放  
罪案乙未武德大夫吉州刺史內侍省押班李存約與宮觀

差遣從所請也○慶遠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安定郡  
王令衿薨贈開府儀同三司壬辰右廸功郎劉嵩守大理司直  
嵩摯孫初見紹興六年五月嵩以近臣荐對乃有是命○左從事郎查籥戶部  
架閣文字籥江陵人也甲午祕閣修撰劉堯仁試軍器少監○

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李珂提舉萬壽觀免

奉朝請○宣正大夫安慶軍承宣使陳璵卒特贈建寧軍節度使  
炎令再任炎莞禁中市易因通北賈大為姦利焉已亥恭謝太

一宮時敷文閣待制陳正同楊揆補郡未辭特命隨班對御茶酒

辛丑上謂大臣曰近州縣官吏曾經臣僚論列而監司郡守失

于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恐公然容庇姦賊之吏  
無所忌憚壬寅詔自今量其輕重必行責罰不許待罪○詔出御  
前錢修葺睦親宅及重建宮學殿宇凡一百七十一區○延福宮  
使崇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王晉錫為入內內侍省押班丁  
未太學錄劉甄夫武學諭葉懷忠等以皇太后新年八十率兩學  
生上表稱賀○詔才人劉氏進封婉儀○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  
柳州安置李光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以赦叙也○祕閣修撰  
知綿州吳復陞右文殿修撰克四川安撫制置使司參議官戊  
申前國學生台州編管人黃作池州編管人詹淵許自便以賀允  
中看詳取旨也○庚戌左宣教郎鄭丙行太學錄丙長樂人也

辛亥詔大金使副依宰相上下馬及于麗正門外西廊北從第一  
至第三間為待漏幕次○左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董  
仲永武功大夫吉州刺州帶御史器械吳亢並為內侍省押班○

初盡括公私銅器而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請聽民凡以錢  
三斤易磬一斤至是權戶部侍郎兼提領鑄錢司趙令謾請以為  
鑄錢本許之壬子金國賀正旦使正奉大夫工部尚書賴保衡  
副使定遠大將軍太子左衛率府率阿典謙入見保衡雲中人也

此據范成  
大擴彙錄癸丑右承事郎守軍器監丞吳撝特遷右丞議郎仍  
賜三品服撝拱弟甲寅左奉議郎張堅乞以大禮所得妻封號

回授所生母李氏故事羣臣父在者不得以恩封恩妾母上特許

之堅綱子

是歲宗室訓名者三十有一人○刑部斷大辟四十

七人○賜道人黃元道號達真先生元道成都民家子生得中風疾渴異人而愈自是言人休咎或中能啖生肉上召見御製贊賜

之

此據洪邁夷堅丙志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言興元府洋

州諸縣各有以前保丁內選到人材少壯堪出戰入差克義士臣

已于數內摘揀到三千人團結隊伍敎習武藝及散于附近大安

軍巴蓬州差撥保丁以備般運軍糧從之自朝廷與金約和罷兵

議者乃奏罷到路諸州義士至是仲聞金有意敗盟欲為戰守備

乃奏復之議者亦為興洋舊有義士萬餘皆驍勇可用祇是免身

丁差役之類初不費有司錢糧望下本路帥司檢照舊來簿籍條

例依舊收克以時教閱無令州縣別致搔擾以備緩急使喚此正

古人寓兵于農之意奏可始王庶立法義士每丁蠲家業錢二百

千部轄使臣蠲六分科欵及是諸縣民間所餘家業不多科買軍

糧草料若干偏重仲乃命視舊法止蠲其半部轄使臣三分之二

衣甲兜鍪神臂弓箭官給其它應軍中所用皆自為之軍行日支

糧二升有半每六十五人為隊管隊二人押擁隊三人旗首三人

縣立三部都副部轄管轄各一人于是合五郡所籍為二萬一千

七百餘人惟興洋大安至今不廢已

上並據閩蒼舒興元記修人井取張浚為江淮宣撫使時奏乞募義士槍弩手劄子聯書之則誤也

○初皇

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癒詔募草澤療治臨安守臣張僕以蜀入

皇甫坦名聞坦夾江人善風鑒上召對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上引至慈寧殿用其術后疾良已上大喜原賜一無所受因俾持香禱于青城山既還復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清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嘆曰真人也為書青虛二字以名其菴舍繪其象于禁中焉此據嘉

入志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九年歲次己卯  
煬王亮正隆四年金海陵春正月丙辰朔上以皇太

后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之禮宰執使相皆進上壽禮物詔庶  
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皆授官封文臣致  
仕官大夫以上並賜三品服僧尼道士以上以工者賜紫衣及師  
號有差宰執沈詒率百官詣文德殿稱賀用建隆故事也班退上  
御垂拱殿受北使禮 大理寺言獄空

丙寅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傅選責靖  
州團練副使惠州安置以帥臣魏良臣劾其貪暴也選以證岳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進及是始斥

丁丑左朝馬郎奉駢行軍器監主簿用楊椿薦也 直敷文閣知

盱眙軍楊抗陞直徽猷閣再任

己卯詔故洪州觀察使王彥累立戰功贈典未稱特贈安遠軍節度使

庚辰右正言朱倬言陞下對越上穹凡廂禁鋪兵之逃遁者咸以

赦免然有非軍伍而流落山海間者尚有四焉一者海賈頃因市道交爭互相殺戮二者私商闖出為人所告官司見行收捕三者遊手廢業之人比因強奪財物或致傷犯勢不可還四者窩工水手曾從海寇景跡昭著物色根尋此曹自閩浙二廣十數為羣無

所得食竄伏山海亡路自新日新月長別恐生事望詔諸路帥守多方招誘給據免罪或願充軍或欲歸農隨其所乞從之 左正

言何簿請禁諸州科賣倉鹽上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

關至於科賣則為大害朕頃在京東目擊此事州縣抑民均買謂

之計口食鹽其後盜繇此起今當嚴禁止之

宋史全文史臣曰榷  
配以唐取之民將何堪此後世一切之政徒謂其食用所民知其  
須官有必鬻之全莫我違者敢為不恤以欺吾君也民知其不吾  
恤亦輕於為益此固聖君之所動心也其後福建鹽綱有歲鬻名  
額以幸價於民者亟命革之君之仁至矣

尚書駕部員外郎馮舜韶知黃州

辛巳宰執進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張孝祥劄子慶壽詔書  
凡通籍于朝者皆貽恩其父母孝祥父祁見任右承議郎母時氏

以親父官方封孺人欲望特許依孝祥官序引用恩詔加封從  
之此為孝祥  
被章事始

壬午端明殿學士李文會遺表聞初命進三官致仕至是贈左中  
奉大夫既而中書舍人洪遵言文會奴事秦檜排斥忠良改秩  
三年而登政府及守城都貪毒弛繆動為民害望罷其恤典以慰蜀  
人詔贈官勿行其致仕遺表恩澤其與二人而已

癸未詔諸路新增沙田蘆場為風水所侵者其租皆減半 殿前  
司乞諸軍買撲酒坊更立一界以助軍用從之魏良臣之執政也  
建議盡收諸軍酒坊事已行復令立一界收結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五日良臣  
以是罷政既而江上諸軍授殿前司例有請皆從之

甲申大理評事潘景珪言諸州獄訟有罪狀顯著而不能決者皆  
姦猾玩法而胥吏因之為利望自今三經翻異而不移前勘者取  
旨送大理寺去行在千里外者委監司選官就刻監司有妨即移  
鄰路差官從之景珪虔州人也

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司勅令

黃祖辭言見修吏部七司條法欲將舊來條法與今事體不同者  
立為參附參照施行上謂宰臣曰祖宗成憲不可廢也存之以備  
照用甚當但今所修法須與祖宗法意不相違背仍諭與詳定官  
是月左朝散郎致仕宋敷儒卒於秀州 名導江縣金馬碧雞  
神祠曰昭應 金亮主亮詔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榷場本務通商  
便於民用其間止因隨處榷場數多致有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

易及不良之人私相來往未為便利可將密壽穎唐蔡鄧秦輩洮  
洲鳳翔府等處榷場並行廢罷只留泗洲榷場一處每五日一次開  
場仍指揮泗洲照會移文對境州軍照驗施行

二月丙戌朔寧執進呈時昭軍申繳北界泗洲牒奉尚書戶部符  
付下聖旨廢罷密壽等州榷場只存留泗洲一處詔時昭軍榷場  
存留餘並罷安豐東陽軍時事出不意南北商旅棄物貨而逃者  
甚衆既而無所得食漸致抄掠議者請嚴責州縣捕之上不聽命  
給之裏糧各使歸業久之遂定熊克小歷云詔沿邊榷場數多致  
失帶禁物私相往來可留泗州時昭軍內處餘悉罷之按此乃泗  
州牒中所坐金詔之語克誤也金人又於泗州增榷場屋二百間  
於是時昭亦如之仍創給渡淮木牌增守卒焉三月丙寅指揮今就附此秦

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諸制職事判興  
州吳璘爲少保

初照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欲得節鉞使  
其徒張孝直等三人校本草獻之詔秘書省修潤印孝直等

皆進三官給事中楊橋言此但取古注圖經合而錄之其勞甚微

而賞太重況此訛錯不可傳世詔前降指揮更不施

丁亥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周綰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  
撰知溫州右武大夫知叙州石世達再任以瀘南沿邊安撫使  
李莫言其政績也初諸州諸錢監自紹興以來或省或并其存

者所鑄亦希故兵匠有闕不補視舊數損十之三積其衣糧號三  
分闕額錢饒池江建嚴詔信衡南雄南安諸郡皆有之方提點坑

治司之未廢也朝廷降三次降銅本錢凡三十六萬鑄至是權戶部侍郎提領鑄錢趙令諱言諸州三分閩額錢已積下六載今歲撥付諸監充銅本從之是後不復降本第收諸州所鑄以資鼓鑄之用

戊子左朝奉大夫趙不愚知利州 左朝散郎文之奇通判階州之奇橋所薦召未至都而有是命之奇即告老而歸二十一年十月癸丑落致仕己丑詔海商假託風潮輒往北界者依軍法 侍御史葉義問試尚書更部侍郎起居郎兼樞密都承旨洪遵試中書舍人吏部員外郎王佐守起居郎 詔皇太后外家子孫親屬及本殿官皆進官封一等姪達州刺史訊惠州刺史訴為忠貴成三州團練使佐中大夫直秘閣添差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楊持進秩一等姪婦會稽郡夫人韓氏政和郡夫人張氏並給內中俸皆以慶壽推恩 封吳璘妻劉氏為淑人袁氏李氏為碩人子三人賜五品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庚寅右正言朱倬守侍御史 監察御史任古為殿中侍御史古奏事因請葉義問出臺之由上曰義問在臺稱職今委其料理銓曹 左正言何溥為左司諫 監察御史都民望為右正言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史江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為彼殿前司破敵軍統制楊存定請之也  
辛卯右朝請大夫知邵州王趯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認信州

上清正一宮道士張守真待封正應先生守真道陵三十二世孫也

壬辰皇叔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箋為安慶軍節度使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錢端禮行太府少卿時上為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清納婦選得端禮之女故召還而有是命詔臨安府歲供修內司錢三萬六千緡自今晉除之紹興六年始供忠翊郎思州邊面同巡檢田汝弼通管州事汝弼知思州汝端之弟以其兄自稱疾病有請也

降授武翼大夫劉光遠既卒上念其使金之勞丙申復光遠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

丁酉詔蠲四川折估糴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潁州劉綱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臨安府駐劄

戊戌禁以龜筒鹿胎玳瑁為飾用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請也 詔准北商旅渡淮未回之人令臨安府及沿淮守臣根刷限五日發遣如違限之不行當牒送北界敢停者依故縱私渡法仍立賞五百千許人各有官司職任之人取旨重行竄責 是日雪又雨窶已亥權尚書工部侍郎劉璋兼權吏部侍郎 紿事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楊椿試兵部侍郎

庚子詔曾得解進士祖父母八十以上特與官封京朝官年八十

已上者與改章服選人使臣年八十已上願致仕者加轉一官以慶壽詔書天台縣用賀允中薦而召之

壬寅上諭大臣曰近戶部會賣田錢數頗多此湏令椿營近時士大夫持論多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見公家稍寬遠欲免常賦不知緩急闕用取之甚難非時而科是謂橫歛苟徒知稱施惠之虛名而不恤橫歛之實害豈愛民之道也先是權戶部侍郎趙令詛建議每縣賣官田十萬緡州二十萬緡守令各進秩一等縣二萬緡州五萬緡以上減磨勘二年有差至是會其數以聞故上有是諭

宗正少卿楊僕權尚書工部侍郎

癸卯詔武泰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右朝奉郎直秘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王守道並令再任兩浙轉運司言浚常熟縣諸浦畢工

甲辰國信所言自來大金人使到驛告覓物色打造銀器止直排辦御龍直一面於本府呼索及付鋪所造作款乞並令當管通事置歷抄轉出豁庶絕姦弊從之

丁未封嗣濮王士輞第七女為永嘉縣主第九女為永春縣主從所請也

戊申權尚書吏部侍郎葉義問兼史官修撰義問嘗言有備無患陛下當密行之夫海道四方通會所宜預防則明言曰近日商舶不行盜多出沒所以籍定船隻以示禁戢淮甸隍池不全所宜預

守明言曰近有越界盜馬作過所以團結保伍以防姦盜若遣沿  
邊戍卒則曰近日諸軍勞逸不得所以議更戍者將以均之若機  
察斥堠之滯則曰近日諸處案牘墜失所以革滯者防墜失耳至  
若掠軍者歲時所常行牧馬者就水草之地皆明言之彼亦無辭  
而發也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矣

己酉上謂大臣曰聞江西境內有羣聚而掠人於道者至綸曰艱  
食之民不得已而為之未必皆嘯聚也上曰凡災傷處悉令賑濟  
蠲欠已及二十七年不知州縣奉行何如輕徭薄賦自無盜賊故  
唐太宗用魏徵之言行仁義既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然德  
彝與虞世基輩皆隋朝佞臣誤煬帝者太宗受命自當斬之以為  
姦佞之戒 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汪澈言立國惟文  
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  
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且其抱才負氣豈  
不願效尺寸以幸一旦之遇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  
智謀可充將帥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  
許論薦自孫道夫使還言金主亮詰以閨陝買馬非約恐將來  
釁於我士之有識者默為此慮而未敢顯言為備澈因轉對首  
有是請上從之

庚戌吏兵部請自今武舉承信郎以上人通注沿邊親民巡檢縣  
尉或監當窠闕始用何溥之言也 初諸路郡傳每二十五里置

一遷後卒十有二人軍興以來凡通蜀道者皆增斥堠遞九里一置其後黃敏用措置江浙荆襄之間舊無斥堠者一切創增大率一縣遍卒多至三百人既有月給又增俸麥衣糧食錢以禁軍三人之費不能增一卒又令諸州通判縣令皆於衙內帶驅催遞鋪增支月緡歲廢縣官錢十餘萬緡至是秘書省校書郎萬權駕部郎官洪邁言其多廢無所益乞將有斥堠去處應干省遞並行兼罷內鋪兵並撥入所閱州充廂軍從之

壬子新除直秘閣知州 黃仁榮入見言前任溫州點檢違法田產已根括到一萬九千餘畝見行出賣又拘收沒官田土歲收穀租五千五百餘石折納價錢八千餘緡欲同賣田錢併綱起發可以少助經費上曰卿尚論鬻田已令戶部會其數矣何必往淮西也熊克小歷載上語云卿鬻鬻田戶部已得緡錢五百萬矣按今年七月己酉彭合論賣官田之害而戶部奏據江浙諸路日終賣錢一百一十萬餘緡則二月間無緣及有五百萬緡或者仁榮亦云見行出賣則元未得錢可知今畧修潤全不失寔

癸丑以仁榮行尚書度支員外郎 右武大夫和川防禦使新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劉綱而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廬州甲寅詔頃在謫籍文武臣僚未經量移叙復死於貶所者令有司檢舉元犯具名以聞當議輕重別加恩典 右從政郎黃文昌言近蒙浙西提刑郎大受辟充崇德縣令契勘已差下范彫三年子裔行且赴上若以監司辟官之故遂令本人無故改替決為狼狽

兼未曾到官安知其非廉吏伏望改正前命令范形赴任庶幾文  
昌獲安廉恥之分詔文昌別與選故昌六月丙寅為任

昌獲安廉恥之分詔文昌別與選故昌六月丙寅為任

選故昌六月丙寅為任

三月丙辰朔詔今後四川類試用九月十五日鎖院朝廷於即臣  
監司內選差考試官監試官各一員於鎖院二十日前用金字牌  
遣降指揮在院官吏如有挾私違戾今監試徑行刺奏餘官制  
置司精加選差務盡公明不得苟簡先是集英殿修撰周綰為  
吏部侍郎達言四川進士類省試所奏差試官乃取一路帥臣職  
司封部既異在院官吏勢難總一欲望今後選差行在清強官一  
員或假以御史之名充監試詔禮部看詳申省於是權禮部侍郎  
魚侍講孫道夫言臣僚所乞委得先當但四川去行在遙遠難以  
差官前去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故有是命是日道夫侍經筵猶請  
罷類試今赴禮部上曰旱方與執政議今歲已無及後舉當遣  
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閨防不過試闈中  
傳義代名等弊其有前期技舉業問題以秘語為契驗則無  
迹可尋必令赴禮部為允也此以王之望所撰道夫墓誌及四川  
所言於今年六月末又以陳良祐撰楊橋墓誌中所載監司子弟  
赴省事聯書之亦誤矣楊橋所言乃在去年七月乙亥此時橋不  
兼祭酒也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汪澈為監察御史  
新除度支郎官黃仁榮依舊直祕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尋改  
知秀州仁榮至郡數月又得賣官田錢六萬餘緡詔減二年磨勘

亥指揮  
七月己

己未權尚書工部侍郎楊傑充叢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從所請也

辛酉龍神門四廂都指揮使榮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路馬兵都鈴轄御前中軍兼左軍統制節制綿劍州屯駐軍馬知成州吳拱為樞密副都承旨後五日遷潭州觀察使給真俸

癸亥上謂宰執曰祈雨畧應未至霧霤且令斷屠三日所免至是猪羊民間競食鷄鶩魚蝦之屬害物命多過百倍可更斷三日生命微物悉禁之左朝散郎徐林知信州司農寺

承葉頤知虔州夜雷聲初作

戊辰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以皇太后上壽金器來獻詔還之

辛未詔以浙西去歲水災臨安府養濟人全展至三月終止

壬申右武大夫閣內宣贊舍人福建路兵馬鈴轄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為荆路北路馬步軍副總兼知昌州直寶文閣霍蟲

卒

癸酉權尚書工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劉章罷初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賚給絹主胥欲以絹自入而下其直以與衆衆不服請於章章語胥曰如所直以百縑可乎蓋謾為詢以折服之耳胥遂章章以寃全市絹多所倍費疏始上上愕然曰劉章必無此事倬執不已章遂罷去于紹興三十年蓋

卷一

甲戌右朝奉郎新蔣州張祁爲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新湖北副總管知禹州陳敏入見上車戰之法上謂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車戰雖出古然用各有宜誠之曰非澤國所宜用同知院事王綸曰房琯猶敗於中原况澤國乎上曰姑全三帥議之免全武臣有得一之歎然卒不行

丙子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係官所欠皆除之宰執奏擬詔意工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倘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之以刑罰豈使民不爲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爲本 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葉義問兼侍講

丁丑詔帥臣監司侍從臺諫歲舉可任將帥者二員具材畧所長及曾立功效奏聞用汪澈請也熊克小歷於二月己酉併書今附本日秘書少監沈介權尚書吏部侍郎 尚書左司員外郎王晞亮權工部侍郎

大理評事趙善養言王者制民之產皆有定法蓋所以抑兼并而惜民力也比來以來形勢之戶收置田畝連亘阡陌其爲害甚者無如差役今官戶田多差役並免其所差役無非物力低小貧下之民州縣稍不加稍求其安裕樂業不可望也望命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勢無厭之畝戶部奏品官之家所置田產依條格令得噴畝已過限者乞免追改將格外之數哀同編戶募民差役詔

給舍同戶部措置其後給事中周麟之等請品官子孫名田減祖父之半其詭名寄產皆併之滿三月不陳許人告以其田之半歸官餘給告者其募人充役並募本縣土著有行止人役從之善養故簡獻王曾孫也

甲申權尚書侍郎孫道夫言四川類省試已降指揮選差監試考試官各一員今看詳別試所收試避親進士其利害關防比之類省試事體無異欲望亦自朝廷選差監試并考試官各一員所貴選舉盡公仰副聖世取士之意從之

是月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許尹始視事尹以備邊故乞空名告身于朝得八百卒道其後累年間抑售于民者凡五百五十七

道計直二百五十萬緡蜀中大擾

降望奏

不知在何月日按王之

降到告身若干自是前官所乞故因尹文割附見更湏考詳

金主亮再修治

尚書左丞

相張浩參知政事致嗣暉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官室極其侈

靡將徙居焉太府監魏子平權尚書右司郎中從浩行子平尋丁

憂未踰月起復浩遼陽人也此以張悌正隆事迹宋翌金亮本末大師修南京大內張太師即浩也子平已見二十八年辛月

夏四月按是月乙酉朔庚寅詔大理評事賈選潘景珪等四人並與外任自今試中刑法而未歷任者勿除用侍御史朱倬請選安宅子也起居郎王佐罷先是侍御史朱倬論劉章市絹事斥去之月癸酉朝士皆知其冤而無敢言者佐獨於上前極論其事倬

事見三

之月癸酉朝士皆知其冤而無敢言者佐獨於上前極論其事倬

怒勑佐植黨懷姦詔與外任乃以佐知永州 秘書校書郎洪邁  
兼國史院編修官 召武信軍承宣使郢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  
橫赴任 詣殿前司破敵軍統制賈和仲與新湖北路馬步軍副  
總管兼知鼎州陳敏兩易仍命敏以泉州左翼軍二千人兼家屬  
器械自海道赴行在左司諫何溥右司諫都民望言和仲嘗知利  
州非法殺人不可勝數又嘗知歸州招聚不逞恣行殘酷議者謂  
使充軍下差遣尚慮克橫豈可使典邊藩乃詔鼎州依舊差文臣  
而復以和仲為殿前司統制是月已亥 右朝奉郎新通判和  
州董長年降一官放罷仍不得於湖州諸邑居住長年居武康縣  
私養亡命擾民為姦事聞故有是命

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賀金玉生辰還時金主亮再修汴役夫萬  
計此必欲徙居以見逼不可不早自為計時約和久中外解弛無  
戰守備上聞瞿然曰但恐為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行悉備此不  
止為離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  
圖之宰相沈該湯思退聞之詰中曰沈駕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  
安得為此也居數日復聞之詰中曰沈駕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  
時中書舍人洪遵亦請密為邊備該等不聽

己亥尚書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寔總萬幾各有本省法自大觀  
間修中書門下勅令格式歷年已久而尚書省第有省記條冊望  
選從官兩三人以典故法令參修三省咸法來上從之其後勅局

罷書不克成罷局在三十一年乾道六年七月丁酉修 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言近有

偽傳臣所上書言時政者乞立賞格捕從之 鎮江府火詔商販竹木捐其稅被火之家以常平未濟之

庚子詔近令中外薦舉武臣召到者無闕可處可增置御器械四員

辛丑詔修臨安府至鎮江運河堰閘時久旱河涸綱運遲留又使人且至權戶部侍郎趙令謾以爲言故浚之 詔以唐西平王李晟配食武成王降李勣于堂不用右正言都民望奏也

壬寅國子司業黃中守秘書少監近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宰相以中言金有南牧意惡之故尤不遷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處先是武成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柴載密為圖以獻熙載金壇入湯思退所薦也於是宰相召長貳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折而不奏何耶祭酒周縉未及言中指其圖謂曰治世何用此為縉退而嘆曰惜不使通為諫諍官也

芝草事據黃中墓所書修入以李石詩考之芝草生在紹興已卯蓋今年事又云石事時官參博士職按石除博士在今年六月而周縉二十八年七月已自祭酒遷吏部侍郎中今年四月已自司業遷秘書少監皆不同時不知縉雖遷侍郎仍兼祭酒或芝草生時石尚為太學錄也石除學錄亦止在今年二月若以為縉未遷時事則是誤李石事詳具今年十一月石罷博士注

癸卯大理少卿金安節守正宗少卿光祿寺丞韓彥直行尚書左朝散大夫張柄卒

毛田員外郎監察御史沈樞行尚書比員外郎初有詔盡鬻

諸田官田而兩浙轉運司營田九十二萬六千餘畝歲收稻麥雜

豆等十六萬七千餘斛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內稻麥充行在馬料雜豆等糴錢納激價庫轉運副使提領營田趙子瀟審于朝詔令出賣

丙午上謂宰執曰內外諸軍朝廷未嘗輒有後使而爲主兵將佐運材營造非理致怨又因易物僨本收其羸以助軍用今乃虛飾增直折與軍人招歛百端所謂月給十不得二三又有納直賣工坐妨教閱姦弊如此何以使其不竄而爲盜卿等可面諭三衙禁止仍嚴行約束乃詔內外諸帥戒約將佐日下住罷如有違例戾重致典憲三省樞密院覺察尋又於軍門榜諭榜諭指揮在中書五月初申言私渡淮人已立罪賞尚恐追漏詔武經大夫忠州刺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朱聲措置檢察時聲方自言效職淮東已二十五年遷副使亦二十年嘗從劉光遠至泗州及收捕淮賊前後未曾磨勘後日詔肇特轉武功大夫

丁未右奉直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伯奮直秘閣知襄陽府直龍圖閣知襄陽府凌景夏知鼎州詔自今人使到闕伴射官權令綏馬步軍營軍班起居

戊申左司諫何溥言今吏員猥多吏部闕用五年而堂除隔兩政內之寺監丞簿學官外之提舉市舶皆預置代者朝廷執事官或出於宰相之推擇或出於侍從之論薦薦除目一下士以為榮豈可冗授其人濫用其闕而下比於州縣之職哉若居者未遷而來者不已臣

恐兩政五年之闕因循遂用而所謂御監卽官與大提轉常平之屬安保不爾望深詔大臣愛惜名器毋輕假人使朝廷用闕常有餘地冗員苟去勿復遞補庶以示士大夫敦勸之義從之

己酉左承議郎呂忱中知泰州既而殿中侍御史任古言忱中天資陰險所至貪墨前此特以其父嘗薦秦檜檜報私恩連倅婺信後以告許林機得江東提監逮檜之死迹不自安欲欺罔朝廷以掩前過遂按王煦常平未事興起大獄連逮甚衆朝廷差官考寔並無事迹緣此降罷奉為淮東望郡任匪其人且將告反一方疏入命遂寢

辛亥宰執呈進秘書省正字  
左端朝請選縣令上以縣令員多皆由銓注難悉舉先是累詔監司帥尹舉按縣令功罪雖間有發擿而未聞特薦一二人者蓋耑務行法而無旌賞使人歆艷恐非勸功之道乃詔縣令有政績者委諸司同薦不次陞擢以風厲之左朝請郎新知蔣州孫鎮移通州右承議郎通判濱州龔濤知濱州右朝請大夫知濱州鮑仔移知南劍州武功大夫劉光時知濱州侍御史朱倬言帝王立國猶本之術在於節儉臣去冬膏肓允允已半載未聞內外官司條具來上豈官司以為不急之務歟抑惡其害已而不欲言之也臣謹綴其一二上瀆天聰契勘職事官既賦以厚祿矣而又身兼數職所得迺多於本俸或以進

書或以過局又在外焉此省臺寺監之可節者州縣之官其有俸  
給既優而復主租豐衍高者歲至千斛少者亦不下三百斛至  
有彊敷價錢多量汗面不恤旱潦不忍逃移此監司都郡守之可  
節者欲望睿斷從裁減在內或去其三之二或中分而節之在外  
以監司守倅為一等屬官知縣為一等丞參簿尉為一等降殺裁  
損務得其平仍乞將此樽節金錢內則別作庫眼外則憲司主之  
一如祖宗封禱之法專以待激賞將士之勲庸拯救黎元之難苦  
非奉特旨不得巧作明名目移用 詔給令臺諫逐一取索同議  
裁減 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言端昌興國之間茶商  
失業聚為盜賊竊慮日復一日制致滋蔓望令州郡揭榜鬻渝許  
其自新其強壯可用願充軍籍者即時填刺發往諸軍其不利為  
兵而願歸農者給馮放還復支路費仍於上供經總制錢內除尅  
庶幾失業之人有以安業從之

是月歸朝官李宗閔上書言臣竊聞近者金人岐雍間伐木以造  
浮梁東京長安修治官室遷諸路近戍聚於關陝遊騎千數出近  
邊硯視虛寔姦謀詭計未可窺測臣以疎賤冗散思效犬馬圖報  
萬分之一區區管見可以裨廟堂末議者析為三事其一曰嚴守  
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輔車相依其勢若手足之相應荊州據  
其中心腹之地也今襄陽扼荊州之衝又足以為荊州重輕而重  
兵皆駐武昌荆襄之間所以自衛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為極邊去

荊州四百五十里無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輕騎不兩日可至城下萬一荊州為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錡鎮荊州其威名固自聳聞隣國然無兵以自固雖太公穰苴尚何能為至於襄陽之兵不過千餘人又皆疲懦安能以備緩急望俾劉錡將二萬人分屯荊州要害更令不住召募日夜訓習張聲勢嚴斥堠仍擇久歷將陳者一人以副之如田歲蓋其人者歲雖老而戰功之最敵人素畏之今居南昌未足以究其施設若使與劉錡協辦敵人不敢復事牧南襄陽則遣一智勇兼全之將分武昌之兵萬人比歲更其戍守荆襄既已有備吳蜀可高枕而卧矣其二曰募新軍臣往往在行間嘗見三衙及諸處招軍皆市井游手數年之後雖習知騎射擊刺之事而資性疲懦不改也臣聞福建汀贛建昌四郡之民輕剽勇悍經涉險阻習以為常平居則投石超距椎牛伐冢聚為小盜而為姦雄之資有人焉駕馭役使必能得其死力臣竊見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生長贛上天資忠勇其民亦畏而愛之所統之兵近出田舍且宜占籍遂為精近人人可用若朝廷專委陳敏俾招集四郡之民使金人果叛盟則攻守皆可為用若尚守和好則可以填三衙之數臣觀今日敵人之舉其志不小如聞遷陝右兩河之民悉以為兵與夫契丹奚家漢羌雜類不下數十萬衆聚之關陝其在他路又不知幾萬人若欲攻蜀則吳璘姚仲王彥之兵足以相抗臣觀其兵皆遠來烏合之衆

利在速戰朝廷遣楊存中成閔提兵總率沿江諸帥各守江淮之  
險堅壁持重故老其師將不戰而自潰况金人比年以來父子骨  
肉自相屠滅用事之臣死亡殆盡尚且離遠巢穴大興土木虐  
用中原之民皆自取滅亡之道且空國而與人戰兵家所深忌  
吾方與之相持於江淮之間別以陳敏所招數萬人與戰船取  
海道不旬日可至山東徑入燕山擣其巢穴此可謂攻其所以  
救者前湖北副總管李橫雖出河朔賊盜朝廷優以美官橫  
亦感激奮勵思有以報臣頃過荊州觀其為人聽其議論皆  
有可取劉錡亦為之加禮山東河朔橫習知形勢若朝廷使與  
陳敏分兵北向均其事權必然協濟機事仍委三衙令諸軍統  
制各舉河朔山東勇而有謀者多人計得三十多人使從其行分  
往郡縣曉以逆順禍福之理河朔山東既為內應敵人進退失據  
而陝石兩河之兵必思潰叛吾能及其鋒而用之適足以為吾之  
資矣若朝廷以趨海道為迂只乞以陳敏所招人也之襄陽亦可  
以捍禦一面其三司通隣國宣和之末臣陷燕雲者累年敵人以先  
臣不屈就死散於韓企先家充奴婢後使企先與兀术密議臣皆得  
密聰之蓋聞金人之馬皆達韁所入冀北雖號產馬之地自興近以來  
所養至少金人置榷場於白水與達韁貿易丁未歲達韁之馬不入  
金國而又通好於大石林牙使達韁助兵以為卿道許歸太子已而  
餘都敗師欲結連謀叛自泄亡入達韁太子卒不遣還自是太子薨

結成疾并其母死於雲中達靼之恨深入骨髓今若遣一介之使開其禍福晚以利害使達靼之馬無與金人互市金人利於騎戰捨馬則無所施其能矣至於西夏亦與金人為讎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嘗割天德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入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歲兀室郎君領數萬騎陽為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稔熟因得出出入雲中副使李屈移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軍牽制閏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他國之比自是觀之則知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壬子之歲黏罕聞燭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今雲中副留  
于劉恩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勢銳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為攻已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黏罕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合折合字重以犯饒風今莫若遣辯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為吾聲援臣尚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強則稱兵弱則稱和頃歲經合肥順昌及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頃歲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慎勿許和小勝則於荆楚之間練兵秣馬積粟務農徐為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猶有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寔今者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乃於近塞積石為郭閉榷塲絕商賈造

戰船自春徂夏且非秋高馬壯之時臣願分遣諜者伺其虛實若

誠如臣言則上兵伐謀之舉亦不可後惟陛下採擇

宗閔不知此時為何官職

以書中所云考之恐是李邈之子其所上書亦無年月以言北事甚遠故詳載之書中言閉榷場蓋今年二月事又云自春徂夏雷雨是四月間以日歷考之今年四月丙寅王宣戍襄陽六月丁亥李橫浙東總管閏六月甲寅荆南增兵已卯劉汜除效用統領與宗閔所言往往相符故且附四月末俟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要錄卷一百八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紹興二十有九年五月甲寅朔詔福建路閔生沙田權行住賣時  
有詔盡鬻諸路官田而閩中傍江海之地有閔生者提點刑獄公  
事樊光遠審於朝戶部悉令出賣殿中侍御史任古言此皆民間  
自脩本錢興修數年之間償費未足出賣太早其擾不細上乃寢  
其命 延福宮使寧國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  
在京宮觀以病自請也永錫尋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謚恭溫贈謚  
在辛酉丙辰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乞增置幹辦公事一員  
以忠翊郎周師古充從之師古皇后姨夫今年正月補官 丁巳詔殿前司遞差  
統制官一員官兵千人往江州駐劄壓盜賊歲一易之以江州

之瑞昌及興國軍茶寇出沒故也尋遣統制官孟珪 己未上與  
宰執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澗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五百  
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蓋欲備不  
時之需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可令戶部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  
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動 敘文閣待制知鎮  
江府楊揆移知湖州敷文閣直學士韓仲通知鎮江府時仲通未免  
喪詔俟從吉之任 中書門下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  
遙遠欲就近樁管以備軍用臨安府嚴州廣德軍二百五萬八千  
餘緡並起赴行在平江府湖秀州四十八萬三千餘緡並起赴平  
江府鎮江府常徽處州八十二萬七千餘緡並起赴鎮務場建康  
府宣信洪筠袁撫州一百十九萬四千餘緡並起赴建康務場池  
饒太平州南康軍六十四萬八千餘緡並起赴池州大軍庫江吉  
州臨江建昌興國軍四十七萬九千餘緡並起赴鄂州總領所詔  
除徽處州廣德軍舊折輕齋外餘州當折銀者並發見緡願起銀  
者聽自行在外令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認數拘催置庫樁管俟  
旨支撥毋得移用先是兩路折帛錢歲為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  
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 辛酉詔官員豪富之家計囑  
諸軍部轄人放債與軍人厚取利息於請受內充還有害軍政令  
內外諸帥識察禁止其有債負日下除放即理索及還之者皆抵  
罪自今有犯命官取旨仍出榜曉諭 進士康舉之譽之並送南

康軍聽讀日下出門令本軍常切拘管二人皆與之弟臨安府奏其輒至行在妄說事端故爾 壬戌昭化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錢愷降授舒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宣道觀日下出門愷以私財託軍中回易事聞故有是命其營運錢仍拘沒如係軍人欠負即除之 皇叔保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勣為建寧軍節度使

乙丑右廸功郎大理司直劉芮為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芮以病乞奉祠三省言芮名臣之孫恬靜有守欲望少加甄獎乃有是命 丙寅在武大夫鄆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宣為京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先是詔都統制田師中選近上兵官可徃京西者師中言宣可用遂命之 丁卯詔諸路錢物綱運不許差承議郎已上官管押如或差募至交納處更不推賞時言者論近之貪官爵者例求部綱之賞以遷官荫子望自今應轉朝奉大夫及朝奉郎毋得以恩賞遷下吏部看詳而有是命 戶部侍郎趙令謙等言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應副欲下權貨務場印給公據閔子赴三路總領所招誘客人等請淮西湖廣各閔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閔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二年許錢銀中并入納依自來優潤公數從之 己未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監察御史汪澈等言伏見直祕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文行純全政事明敏前將漕東蜀繼領憲臺去經界之偏重救監酒之

久弊及權潼川府因行賑濟募人修城功同創築歛不及民令移節  
西蜀除去橫賦以寬民力右奉直大夫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續  
戚好謀善斷向贊王彥軍幕裨益居多逮至果州首尾六年愛惜官  
物甚於私財今持節東川獄訟希簡右朝請大夫知閬州王濯臨事  
精審下不敢欺昨知沈州嘗為部使者列薦今知閬州未究其才已  
上三人治行顯著委是寔迹詔之望直顯謨閣戚濯直敷文閣俟更  
取旨陞擢先是去年正月甲申有詔臺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  
監司治狀三省考察至是倬等以三人應詔宰相沈該湯思退言  
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其治蹟顯著者保舉陞擢緣未有  
定立條目致舉刺皆未能當究見元祐間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  
條委是詳密於今可行臣等今重行修立舉薦四條曰仁惠謂愛  
物衆所畏愛非疲軟公直謂心無違莫事不吐茹非  
不立曲取人情者內外公實接詐直者明敏謂深察  
應辦事非飾詐掠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  
美利口矜功者謂繁苛狡佞謂頃險巧詐昏懦謂不曉物情貪縱謂饕餮  
酷謂用刑殘虐謂踰法情不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舉之朝廷皆籍記姓名  
隨材任使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長吏覺察不盡望今監司專  
按守倅路都監以上守倅按察在州兵曹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  
所舉失實者取旨覈責失按察者遞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  
守倅皆得舉按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唐午詔武舉人依府監  
年數與免解用兵部請也詔自今州軍按發官吏應申諸司差

勦者先申提刑司如提刑有妨礙聽申轉運司次申安撫司使時  
湖北提刑司言自去年降旨之後去年九月乙亥諸州按發公吏並申本  
路諸司諸司據所申各遼官前去切慮紛雜併至亦有州郡揀擇  
一司申乞者皆失元降指揮之意乞指定行下故有是旨 壬申  
金國賀生辰使資德大夫秘書少監王可道副使定遠大將軍行  
太子左監門兼尚廄局副使王蔚入見 戊寅戶部侍郎趙令銀  
等言客人齎錢銀赴左藏庫送納却免支江浙荆湖福建等路合  
起赴行在綱錢既免起綱勞費又無拋失之患公私兩利若更加  
優潤庶可免納增廣除福建路依元旨外餘路州軍每千支優潤  
錢自九文至五十文凡十五等並於應起腳乘糜費錢內支給大  
約水脚費百錢者給其半他以是為差剝數令逐州擣收附綱送  
納從之 廣辰右奉議郎梅執仁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執仁執  
禮兄也 壬午上諭大臣曰聞士大夫赴調者衆當此炎暑三省  
樞密院可速行措置差注毋得閼滯時有部選人七百餘員而所  
榜之闕未及其半故留滯如此既而權吏部侍郎葉義聞請諸州  
司法及監場官並破格差注其監司州郡重疊奏舉改官有誤選  
人到部者許本部檢舉依法以違制論從之義問申請在六月辛卯 六月  
甲申朔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為大金奉表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  
知閣門事曹勛副之使名據日歷所書如此然不知當時所謝何事也 時士大夫數言敵  
情難信請飭邊備沈諫等不以為然奉遣大臣往探敵意且尋盟

焉

乙酉詔減荆南府經總制錢四千七百緡以左奉議郎通判

府事張震言民力未復無可收趨也 太一宮道院乞買嘉興縣

常平官草田參拾頃罷轉運使歲撥齎糧五百石從之

丙戌秘

書丞虞允文東國史院編修官 秘閣修撰提舉台州崇觀道劉

岑知泰州 詔瓊州牢城內侍李廣累經赦宥可特與糧移

亥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曹勛為昭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

事依前

充大金奉表稱謝副使制曰念展儀而修聘將堅好以息民欲申

有永之懽盟無易老成之舊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所草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罷為右文殿修撰知綿州道夫

數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故出之 軍器監丞吳搢直敷文

閣添差利州西路安撫司參議官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

信軍承宣使李橫為西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自

郢州前軍統制召歸不知

何故乃有此除當者考 詔自今六參日上殿次已定遇臺諫官

請對令轉對官次日上殿 己丑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張九成卒年六十八成既以病風廢且喪明前五日兩疾頓除

其新舊皆喜至是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皇朝類苑至章聖東

封丁謂取玉帶事忽怒曰丁謂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憚

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一夕卒訃聞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成

復職在閏

庚寅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賀允中乞再致仕不許

右武即幹辦皇城司成彥忠為右武大夫以供職滿三年推恩也

辛卯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俟正提點荆湖南路刑  
獄公事士辰尚書司勲員外郎任文薦守監察御史敷文  
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韓仲通移知建康府癸巳詔曰朕日興二  
三大臣宵旰圖治而士習驕怠不恤事機以偃蹇自知為高以誠  
默不言為智朝廷有期會而不應省部文符屢下監守郡守視之  
邈然豈肯協濟國事可丁寧告戒并宰執臺諫率先所職有仍前  
驕怠者重寘于法乃榜朝堂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遼鋒軍統  
制李顥忠陞本司遼鋒軍都統制楊存中為上言顥忠才氣豈宜  
處之偏裨故有是命甲午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提舉萬  
壽觀蕙侍讀燾以衰病力辭詔不允仍給寬假將理右正言都  
民望言資政殿學士知洪州施鉅前帥靜江當兵火之後不能撫  
綏遂致強暴殺人及移洪州敗闕尤甚盜賊橫行詔興宮觀崇  
正寺主薄趙龐司農寺主薄韓元龍並遷本寺丞中書言淮東  
帥漕係朝廷重寄鄧根益處義到任已久有合措置便民事並無  
所建明詔令具析申尚書省詔揚州增招使臣効用通舊以五百  
人為額以淮東帥司言本州無兵故也丙申知樞密院事陳誠  
之充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誠之抗章求去故有是命言者論比  
年權富之家以積錢相尚多者至累百鉅萬而少者亦不下數十  
萬緡奪公上之權而足私家之故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乞  
為之限戶部請令民戶積錢毋得過萬緡官戶倍之滿二年不易

他物者拘入官許告賞從之

七月乙巳所  
書可參考

丁酉詔累禁不得與

苞苴交結而邇來尚或有之在州縣則科取于民在軍旅則招勅卒伍盈車接艦珍甘技巧以為輶遺可不痛革夫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因其所欲以濟請託之私宜申戒飭有犯重寘于法斷在必行仍令臺諫糾彈在外令監司按劾 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乞於見管軍額外增招兵校三千人許之 戊戌中書言昨令諸路州軍選禁軍之半教習弓弩以備朝廷抽取

捐試窮慮歲久諸州吝於賞給教習稍墮緩急本處無以使喚詔

諸郡守臣各具見管的實弓弩手彊壯人數及教閱次第申尚書省

國子博士史浩為秘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太學

博士劉度為秘書省正字太學錄李石為太學博士

名烏江縣

縣西楚霸王項籍廟曰英惠 己亥王綸曹勛辭行 參知政事

陳康伯兼樞密院事以西府全闕故也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

陳誠之未辭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勣誠之附為秦黨旋

躋顯途冒處樞庭無補國論方欲論列已見罷遣復叨峻職典大

郡天下何觀詔誠之與宮觀免謝辭 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田師中遣其子右丞奉郎公輔入見特遷右奉議郎直秘閣賜

三品服遣還時師中創增軍校三千八百人戶部請以江西經制

錢總領所撫管銀應付支用從之 廣子資政殿學士陳誠之落

職依前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

民望言誠之自擢右府首尾三年其所建明惟禁止玳瑁鹿胎一事而又招集富商出入門下以置田之多寡為官資之高卑使其謀國如家見義如利施之職事豈無裨益今富貴已盈志欲已滿設為詭辭容身而出此豈朝廷所望于大臣哉望將誠之鑄職罷祠以為具臣尸素不職之戒故有是命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既許便居行至江州而卒年八十二其家乞以本官致仕許之三十一年三月辛卯追復

祕書省著作郎楊邦弼為尚書禮部

員外郎陳俊卿為司勳員外郎士富崇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為太尉以積閥遷也時

殿前司統制官輔達王剛陞領防禦團練使中書舍人洪遵言近

制管軍十年一遷二人尚未滿歲上喜曰趙密去歲求遷詞臣謂

密為節度方九年逮今乃除太尉卿論三人軍中自以為當命遂

格按去歲詞臣乃楊椿周麟之二人未知何人建言當考以日歷

考之輔達此時為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王剛為摶衛大夫忠州刺史

秘書省正字魏志為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時

時楊邦弼陳俊卿以久次為郎故志與史浩並命志吳縣人也

初左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呂廣問入對言常平

義倉之法廣儲蓄以待不時之湏祖宗長慮遠計也久廢弛名

存實亡縱有見存類多陳腐主藏之吏不過指稟固局執虛券以

相授受而已蓋緣法禁至重干連猥多上下含糊莫敢輕廢望每

路遣官一員同提舉官徧行檢察若干係積久欠折驗實除豁若

于係近新借免責限補還自餘實在若干嚴切督管今後依條對  
先交新米入倉方得支撥陳米雖目前不免有除豁之數然虛  
掛文歷有名無寔決不可得之物存之無益庶幾日後見在皆是  
的寔不與虛數相參袤同失陷臣契勘常平錢物兵火以來前後  
因循全失稽考今若付所司盡湏起獄其間歲月浸久逃亡貧戶  
無可理償若止令申嚴即恐依前但為文具詔戶部看詳至是遣  
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通判平江府任盡言往江東餘路委漕  
臣覈寔仍將浸支借免失陷數目報提舉常平官措置七月乙亥  
元龍奏請

考 中農詔直秘閣知揚州鄧根無建明可興宮觀 秘閣修撰

新知泰州劉岑知揚州 左朝議大夫鄭作肅復直秘閣知鎮江

府時居民遺火都統制劉寶遣其下殺之因而大掠作肅以為言  
他日又火寶恨之閉壁不出下令輒出救者死城中半為煨燼倉  
米被燔者數萬斛 右武郎帶御器械吳挺為利州路兵馬鈴轄  
尋以解帶恩遷挺右武大夫封其妻李氏為淑人遣還時上已召  
吳拱還朝故因挺求歸而有加命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張憲累章告老詔許歸饒州養病仍免朝辭候秋涼時赴闕  
供職 乙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同班入對共奏尚書  
左僕射沈詠天資疎庸人品凡下自居政地首尾數年曾無建明  
以裨國論惟知冒寵瀆貨無厭請託公行賄賂空至縱令子弟凌  
轢州縣起造第宅驛擾公私貪鄙之迹不可毛舉上狐陛下之恩

下失四海之望乞賜罷黜別寘典憲直祕閣知明州趙善繼罷  
善繼為政殘酷民有犯私酷者毀其居罰繕錢以千計兩浙轉運  
副使趙子瀟湯沂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徐度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都絜交章奏其事詔善繼奉祠給事中周之麟言善繼自知明州  
瘐死者六七十人明州之人謂其慘酷在秦棣王會曹泳之上諸  
司坐視已久近方按發觀其奏牘亦未能盡疏其恩鑄官褫職以  
為中外之戒詔善繼放罷丙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同  
班入對共奏左僕射沈該性資庸回志趣猥陋自為小官已無廉  
聲徒以在州縣諂諛秦檜遂蒙提挈濫廁禁嚴連帥梓夔略無善  
狀以子弟為商賈以親信為爪牙汙濁之縱白簡可覆陛下比因  
更化之初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謫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以圖報  
塞首冠台席亦既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凡は差除莫先親舊  
引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而談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謾不加省陛下近  
念士人留滯逆旅特降睿旨令速差注旬日以來未聞有不因介  
紹而得之者道路怨惟恐其不疾顛也伏望宸斷亟賜罷黜上謂  
溥茅皆退而俟命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乞罷政詔  
不允丁未詔自今武臣不得以綱賞遷正使中書舍人門下兼  
榷樞密都承旨洪遵言祖宗以來武臣轉至諸司使者甚多舉審  
官之籍不滿数百人得之既難人以為重自兵興以來用武臣賞

官者衆今自武翼大夫以上至不可勝紀既無員處之至欲附就  
指使押隊之屬而不可得朝廷雖知其然未有以澄汰之則遷陞  
之路有不可不為之防者臣攝承密命每見諸路所遣押馬綱使  
臣多是見任大夫者一歲之間當轉官者亡慮數十人此而不革  
何以善後望欲文臣承議郎以上不得押綱條例庶幾班列稍簡  
可待立功之士故有是命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  
再乞罷政詔不允初行在諸軍馬料歲用大麥七十萬斛其半  
令浙西諸郡民以苗米折納至是平江湖秀三郡積水冒田有司  
請令民間每米一斛輸稻穀倍之中書舍人兼榷樞密都承旨洪  
遵言三郡連年水災民食不繼今麥價不下于米奈何指夏以為  
秋衍一以為二使之剥膚竭髓終擠溝壑乞令三郡盡免科折餘  
郡則以苗一斛折麥一斛五斗庶民間可以折納不至重困事下  
戶部復不行遵在中書兼承密旨每邊防民隱必以上言之凡人  
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茅三百家遵執不可軍器利弊命遵  
料簡遵區別良窳衆謂熟于軍旅者所不及由是上意益嚮用之  
二事以遵行狀附  
見其月日當考 戊申言者奏行在軍衣疎紈上謂湯思退曰  
諸郡絹綱固有高下聞本庫官吏分作數等最高者應副親舊權  
貴其次官吏以其最下者給諸軍是致人戶嗟怨自今可叅同支  
散仍諭版曹機之 秘書省正字林之奇守校書郎 左廸功郎  
胡憲守大理司直制曰爾父子兄弟皆以道名而爾志行安恬學

術醇政尤見政稱于士大夫間寘之中都姑以示用母云棘寺之  
屬而不屑就也 詔右武大夫永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李彥實自  
藩邸事朕至今三十六年勤勞備著可特落階官 忠訓郎閣門  
祇侯劉汜為閣門宣贊舍人汜從鑄在荆南上名見于內殿而有  
此命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臣謹按宰相沈該頃在  
蜀部買賤賣貴舟車絡繹不舍晝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  
蓋方言以商賈為本也其在相位又暗大體如以二子改合入官  
請嘗被繳駁其兄調身為帥臣捕獲小寇其而訛張大其事遽除  
次對又進階官此類繁不敢悉數大抵輕爵以市私恩布親故以  
責酬輶耄將反之不知戒得棄病日加不省圖事欲望宣降累章  
將該罷黜以為大臣簠簋不飭背公營私者之戒諫官何溥都民  
望亦言近嘗列奏宰臣沈該過惡乞行罷黜陛下禮貌大臣未賜  
俞允然臣等官以諫為名見憲不擊與擊而不去皆為失職該頃  
帥東蜀繼以夔府常令親隨人與其子弟用官舟載川貨公然販  
賣至荆南為守臣孫汝翼留追納稅錢二千餘貫未幾召用賜對  
之初即復私離汝翼報罷聞者莫不冤之况又在相位驟貨無厭  
或贈其子而得刪定謂王方修或賂其婿而得良官此謂葛立方 因緣增加  
以至待從近觀大理評事八員而寄居雪川者五類皆富室右族  
豈無因而致哉夫宰相如此陛下不亟賜竄逐而猶望其代天工  
熙帝載非臣茅之所知也 己酉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沈該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朱  
倬茅言臣聞天人相與之際不啻影嚮之速所以彌綸輔相之者  
職在宰相人君揆變調之當否而拜罷陞黜之政行為則天道何  
遠之有謹按沈該壘斷之夫不學無術占籍吳興則門如市百姓  
目之為湖州市惡結不解其咎動天去歲水涝為沴咸曰擊該之  
由漢法陰陽不和則冊免簠簋不飭則請罪今該之罷兼是二者  
反以大觀文寵其行是賞姦也姦而賞之雖堯舜不能為治又况  
二者暑雨額仍幾于害稼天恩俯從臣等所請不能終日雲陰解  
駁陽光騰耀天人之際如此百姓之心如彼欲望將該落職奉祠  
以順天人之意諫官何溥等亦言該過惡暴著而始得被寵名以  
歸若名遂身退之所為者豈聖朝所以示好惡明黜陟伏望亟行  
追奪仍降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以慰公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江續之監登聞鼓院

此亦為張孝祥被劾事

直秘閣致仕王縉卒年八十七庚戌詔沈該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該以  
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閏六月癸丑朔右朝  
請大夫王珏知真州太尉知荆南府劉鑄請益戍甲寅馬軍遼  
兵千人騎二百戍之乙卯閩門宣贊舍人浙江南東路兵馬都  
監兼荆南府駐劄効用統領官

按此句上疑脫人名

特免回避用劉鑄請也鑄又奏已招効用三千人乞分三等上等三分月支錢九千米九  
斗中等三分月支錢七千下等四分月支錢六千米皆八斗仍予

初招日先支下茅錢米俟及半年委重臣閱試事藝精熟者遞陞  
如將來上茅事藝精熟之人依諸軍効用例遷補官資從之 勅  
令所刪定官兼淮西提刑張祁言本路沿邊廬陵蔣州安豐軍民  
力凋弊所入不能自給即無認定本公司全仰沿江諸郡錢物至于  
蔣州自罷榷場却從本公司支撥應副本公司全仰沿江諸郡合起窠  
名以給支費而諸郡亦自匱乏他欠既多無從追理窮見無為軍  
贍軍酒庫歲收息錢八千緡起赴御前激賞庫乞權隸本公司應副  
支遣從之 左朝奉郎史才卒 丙辰秘閣修撰新知明州董革  
卒權尚書戶部侍郎 丁巳戶部言秋成不遠欲以行儲蓄收糴  
以為賑貸之備今科降本錢及取撥常平司作賑糴錢令江湖浙  
西漕司選官置場或就客販增價收糴米共二百三十萬石內浙  
西一百萬石並起赴鎮江平江府常州江東五十萬石赴建康府  
太平池州江西三十萬石赴江州湖南二十萬石赴荆南湖北三  
十萬石赴江南府鄂純州每石降本錢二千以閏子茶引及銀充  
其數從之 直秘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行尚書左  
司員外郎 戊午左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沈調左朝散  
大夫至袁州葛立方並罷調降授左中大夫仍落職侍御史朱倬  
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調姦贓巨蠹前知臨安縣贓汙狼籍帥臣毛  
友加項禁勘獄情已具而遇大審弟該執政擢自冗散蹤跡七閏  
張大海寇以為調功誣罔君父濫進官職福州寺院自張守憲閑

節之弊革以實封調則賄賂公行福建貨鹽之弊已為重困百姓  
詔旨矜恤深照民瘼調悉不顧自賣安撫私鹽督責嚴酷杖背相  
望乞行貶竈為賊吏之戒立方汙賤躁進先因賂該之胥自曹郎  
而旋至侍從今又賂該之子自起廢而遷守萍鄉在秦檜時曾乞  
以檜不合者立為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憤怒望賜罷黜故有是命  
詔歸朝歸附人並以歸本朝日所給付身照使雖不曾帶到偽  
地被受文字亦與放行令吏部榜諭 淮南轉運判官張祁言左  
朝奉郎知和州俞畢自謂學有師求承廸中庸大學之道而遇不  
自反寢欺世盜名之人去歲秋潦境內不熟抑勒百姓減放至少  
又于常賦之外以和糴為名科米三千餘石預借州縣來年稅錢  
急于星火一郡受害詔放罷 初有詔四川隔槽酒務有敗壞屢  
改作官監而總領財賦許尹言隔槽酒務自改置以來係人戶自  
備本柄趨辦大軍折估若改作官監合用年計本錢多少無可應  
副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言隔槽酒務既是槽務認定月額  
其監官別無職任又多徇私作過甚為公私之蠹今欲隨宜革弊  
莫若減罷官監令見界槽戶承買如不堪倚仗或不願接續即別  
召人委自知縣任責驅催量支食錢本路隔槽一百三十四共減  
鹽官七十一員從之 己未尚書戶部郎中莫濤責監饒州浮梁  
縣景德鎮稅並打量江浙淮東沙田蘆場奉行失寃拘催及于貧  
民故也仍照所<sup>增</sup>租課皆罷以示優恤 辛酉直隸鎮閩知臨安府

張倅充秘閣修撰知明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浦直敷文  
閣知臨安府右朝奉郎通判無為州瀆知和州工部言軍  
器所役人此種數目每發四兩於路兵匠欲據其壯者復令赴所  
從之詔諸路常平司以見管錢三分之一措置糴米以備橋積  
壬戌詔無為軍崑山縣礮場所收錢權以四萬緡為額癸亥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鎮江府駐劄前後軍副統制李寶添差  
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臨安府駐劄不釐務寶與統制劉寶不協  
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于上乃令赴行在罷從軍甲子  
詔觀文殿大學士沈該落職依前特進致仕侍御史朱倬字言臣  
茅屢拜章疏論列沈該雖蒙聖斷罷相然苟不削奪職名降出章  
疏則四方萬里何以知其罷黜之由詔臺諫章疏令報行倬又與  
左司諫何溥字論列不已乃有是命倬又請罷福建安撫司官  
賣鹽以寬民力復寺院實封授買之法以其錢助軍衣及百姓非  
泛雜科從之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有司郎官周操提舉福建  
路常平茶鹽從所請也註荆南見有屯駐官軍帥臣劉鏗可帶  
節制屯駐御前軍馬乙丑右朝請大夫知道州向子志直秘閣  
知廣州左大中大夫李椿年卒丙寅右承奉郎吳曾守宗正  
寺主簿左廸功郎李浩充刪勅令所刪定官浩臨川人也詔  
左從政郎黃文昌已降召赴行在指揮更不施行文昌為起居舍  
人張孝祥所厚既辭崇德之辟時具令年二月甲寅有詔召之殿中侍御史

任古勅文昌陰險狂率公私誕謾以掠虛譽命遂寢 丁卯寧武  
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第一將統制官戚方為本公司前軍都統制  
以主帥趙密荐其累立奇功可以倚仗也 武大夫忠州刺史  
孟邦傑為江南西路兵馬鈴轄邦傑邦 戊辰大省淮西冗官自  
通判教授諸司屬官兵職曾官巡檢主簿下至指揮醫官凡百六  
十員以事簡民稀州郡無以供億故也 直徽猷閣知福州程芾左  
朝散大夫通判福清州趙勣之並降一官本公司左右司理叅軍何繩  
徐敦石並放罷先是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奉詔慮囚而福  
州司理院無罪擊獄者百四十人光遠悉釋之乃以聞故有是命  
既而本路運判官趙不溢奏芾用心詳審但年老多忘遂致淹延  
乞與官觀三省言建州乃不置司所在便文自營弛慢不職詔芾  
如奏不溢降一官不溢降官在 是月丙子 左司諫何溥言知徽州潘莘乃  
該之甥婿自談召用引在郎曹凡士大夫之干求差遣者舉集其  
門珍玩苞苴何所不有尋為臺諫所言劾章不下溢從外補士論  
不平久矣望賜罷黜仍永不得與堂除從之 詔建康鎮江府起  
發水段勞費人力可並罷 已已故責授摺德軍節度副使王庶  
追復資政殿學士故責授秘書少監黃潛厚追復左通議大夫官  
子孫有差淳熙中謚庶曰敏郎 右承議郎新通判蘄州向涪改通判平江  
府涪子諶子用守臣敷文閣侍制陳正同請也既而左司諫何溥  
言守臣辟差通判于法有礙乃罷之涪罷在是 月壬辰 辛未佐司諫何

溥言制言必正其名然後責有所歸治事必即其所然後課無不  
辦鄱陽永年永豐兩監當諸路鼓鑄之半鉛錫銅鐵四面輻輳祖  
宗以未置司其地宜矣比年有司措置無法所得不償所費遂請  
廢罷朝廷初欲分隸漕司而諸路隔越不相統轄其勢無以通融  
遂議總制于版曾訪聞拘收銅器所在山積類之銅錫致妨鼓鑄  
正使一司官吏措置檢察朝夕不懈猶懼乏事況提領端坐省部  
而可以責辦于數千里之遠者乎人謂此議發于沈該而該主之  
故二三年間雖版曾亦知其非而未敢請自該之罷論者翕然以  
為當復蓋利害彰灼不待辨而自明也詔令給舍議中書舍人洪  
遵等議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或釐為  
二司自中興以未置都大提點官事權太重官屬太多動為州縣  
之害但當隨時之宜為救弊之計間者亟行廢罷事出倉卒既罷  
之後又無一定之論初委轉運使又委提點刑獄又委郡守貳號  
令紛紛不一鼓鑄益少乃命版曾提領雖以侍從臨之然官守不  
專勢難隃度而屬官有幹辦公事又有措置官間一差出州縣承  
迎甚于使命則命權視目前又重矣罷提點一人官屬十餘人而  
總以侍從至于京官屬四員下至胥吏之類額雖減而月給數倍  
則官屬視前日又不少矣異時提點坑冶以一職名官猶懼不濟  
而况版曾錢穀之司遠在數千里外符檄往來安能辦治官屬之  
出不過毛舉細事以塞責耳遵等竊以為復置使今欲參照祖宗

舊制及今日利害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公事  
繫銜與轉運判官序官依舊于饒贛二州置司輪年守任專以措  
置坑冶督責鼓為職如州縣于坑治不職許從本司按劾饒贛州  
置屬官各一職韶建州置檢踏二員別置秤銅催鋼官各一員專  
差武臣詔依給舍議罷提領官權戶部侍郎董革言民有常賦國  
有經費會天下之賦以資國用使州縣以時催供部使者以時程  
督綱目俱存何有不足然今賞罰有一定之格而論賞紛紛被罰  
者甚鮮有權勸無沮躬不弛費廢望許戶部擇違慢最甚者具名  
以聞特賜降責庶使人知警懼而財用無散逸歲計可以指擬從  
之 詔州縣書坊非經國子監看詳文字毋得擅行刊印以言者  
論私文異教或傷國體漏泄事機鼓動愚俗乞行禁止也 初賜  
秘省曝書會錢歲千緡令本省自辦罷陁安府應副 言者論近  
者蠲除閩市穀米之稅而諸郡禁民私相糴糴皆令從官中請斛  
遣官監視每斛有收斛子錢一二百者他費又倍望行禁止詔監  
司覺察 癸酉給事中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為翰林學士  
修國史 權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兼權給事中 起居舍人張  
孝祥試中書舍人 秘書少監監察御史汪澈為殿中侍御史  
試秘書少監監察御史汪澈為殿中侍御史 尚書都官員外郎  
楊傑直秘閣提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以其父存中授更迭詔  
書有請也 右正言都民望言近降旨依戶部措置儲蓄收糴米

斛此大務也然其間措置有未當約束有未盡倉場情弊中外一  
同交納邀求在所不免若和糴之價不直高于市直人誰肯就場  
申糴又物價高下隨時低昂官私收糴之初畧牒行人供具三等  
價直後有增減更不復問所以民間雖與官中交易謂直約束依  
公寔增勿為文具隨時增減勿為定價又所糴米專委知通認數  
橋管緣交量損折或積久米乾重以鼠雀之耗若令認定必致增  
損斗面誅求于民又以銀折錢湏依市價折支方使人無詞說茶  
閑充本湏刷寔錢應副方得事務濟集望申命有司譁畫曲盡詔  
戶部措置戶部乞令諸州守倅逐旬審度估定每石量增市價一  
二百錢每橋收及一年聽除一釐充折耗之數仍令牙人把斛交  
量勿用斛子官吏量給湯茶食錢每糴及五萬石減磨勘半多者  
并賞其閑子茶引並令漕司先充見緝從之 甲戌直秘閣主管  
台州崇道觀范如圭知泉州 左朝散郎馮時行知黎州用王剛  
中荐也 詔淮西馬步軍副摠管兼權知廬州劉綱給真俸 丙  
子左從事郎新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查籥為秘書省正字 武畧  
大夫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魏震兼權知荆門軍 丁丑潭州觀察  
使樞密副都承旨吳拱為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充  
階成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成州拱乞依例陞充副都摠  
管從之拱陞摠管 在是日 戊寅詔故左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任貢言  
特與一子恩澤以秘書少監任古寺援常明故事有請也常明事 在紹興

十九年時校書郎洪邁當草奏僉謂貟言故諫官伯雨之孫篤學安  
貧論議勁正乞特官其嗣以功忠義正字劉望之摘邁起曰只如  
此意似不廣宜增數語云亦使四方莫復知館閣養士雖其不幸  
亦蒙哀恤如此邁既如其言私恆之未逾月望之暴得疾一夕卒  
其官亦左奉議郎同舍又請宰相湯思退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  
恐議者不以為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持以為說  
秘書丞虞允文乃諭不家盡錄望之遺文合數百卷上之下兩省  
看詳俄而思退去位事竟寢已卽加謚秦魯國賢穆大長公主  
為賢穆明懿其子少傳崇國公忱援故事有請也○軍器監主簿  
馬驥言陛下加惠蜀民日者命有司除放州縣虛酒之課蓋益泉  
有盈縮則煎煮之數不能無多寡人煙有稀稠則酤賣之數不能  
無通塞向者有司但持目下一定之額而課其息將新改舊用寔  
填虛卒以無償徒費督責望下四路監司取見鹽酒課利三年內  
所收寔數以酌中一年為額使之趣辦其目前虛額之數盡與蠲  
除詔總領所相度申省○詔故左復直徽猷閣官一子以其家自  
訴為遣而死故也



建炎要錄卷一百八十三

紹興二十有九年秋七月壬午朔淮東安撫司言北邊蝗蟲為風

所吹有至盱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復飛過淮北皆已淨盡

矣已上謂大臣曰此事甚異可以為喜仰見上天垂祐之意陳康

伯曰載籍所傳蓋未之有皆由聖德所感隣境聞之當自懼伏上

曰然使其聞之必不敢妄作矣宋史全文臣曰古者以灾異多興

彰矣朝柔所以彰大戊也鴻雖所以彰高宗也熒惑所以彰景公也誠矣今夫蝗之來不可祝而去蝗之孽惟苗是食其去而不食

果何以致之也德聞于天且眷之矣今安○御史臺主簿馮方為

祕書省正字○祕閣修撰知楊州劉岑言右朝奉大夫張松敏給

精悍材力有餘往年梁楊祖在虔決頗得松力若使治兵訓民必

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可覘乞增置本州通判一員以松填闕從之未幾諫官何溥以為非祖宗舊制詔松改通判荆南府 甲申尚書魏了翁外賓楊邦弼守起居舍人○右朝請郎知靜江府李如岡復祕閣修撰乙酉詔直祕閣成都使轉運副使王之望克四川制置司類省試院監視左朝奉郎知嘉州何逢原充考試官左朝奉請大夫知印州費行之克別試院監視左朝奉郎知崇州李璉充考試官監試官依監學條法取摘試卷詳定類省試勅差官自此始仍以金字牌遞給降勅劄付制置使收掌俟試近發出先是蜀中弛挾書律而就試者率以達旦為常之望始禁之然卒不果○右文殿修撰張子賢子正並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祕閣修撰張子仁克

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仍並令久任初楊偰以登第故累遷至侍從偰存而吳拱以守邊除潭州觀察使于是韓世忠張浚諸子猶在庶僚上以俊贊和議有功手詔今一二大將之子皆已遷至文武侍從而俊之子猶在庶僚乃有是命仍詔自今功臣子孫叙遷當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官觀庶幾恩義兩得永為定法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封還之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私之柰清議何上面諭椿朕欲以虛名獎用勲臣子孫椿曰名器不可假人恐倖門一開援利者衆然卒除之丙戌安化三州首領蒙自臨等來獻方物詔以自臨為三班差使丁亥權吏部尚書同修國史兼侍讀賀允中參知政事戊子主管侍衛步軍使公事趙密

請以本公司馬軍親隨二將為中軍餘四將為左右前後軍從之  
親衛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守忠為侍  
衛步軍司左軍統制用趙密請也 己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  
館修撰兼侍讀葉義問兼權吏部尚書 辛卯故中奉大夫尚書  
主客郎中林冲之特與致仕遺表恩澤以其家自訴靖康中使金  
割地死于金國故也○初朝散郎尉服死其子紘幼孫大廉以致  
仕恩入仕約官至正郎即任紘及大廉累遷至至右朝奉大夫遇  
郊恩任其子敦詩紘訴于朝吏部請官紘而罷敦詩從之 壬辰  
詔潭州觀察使知成州吳拱妻令人許氏特封信安郡夫人 癸巳  
己左太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趙令謾復為崇慶軍承宣使安  
定郡王已而令謾言自來未有由從官襲封者請得任子孫京秩  
如舊上許之○太府少卿錢端禮充祕閣修撰兩浙路轉運副使  
○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  
久任在京宮觀永為定法臣伏思之有大不可臣竊計內外將家  
子孫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致  
恭惟太祖皇帝之世所興開國創業及南征西伐諸大臣功如曹  
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勣之徒其子若孫不過諸  
司使惟彬之子琮璋以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  
為節度使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  
清穆敵間之地類皆將 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

之丁酉左朝奉大夫知土州魏安行為尚書戶部員外郎安行自訴為秦檜挾妻家私忿奪去墾田之賞置臣罪籍天下守令以臣為戒法遂不行望檢舉原降指揮使州縣樂于勸課田野日闢戊戌翰林學士修國史用麟之言左宣教郎知雙流縣李壽壽人見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劄錄付史館壽博學剛正張浚浚張浚咸罷重之秦檜檜時嘗遣人諭意欲得浚一通問即召用之浚惡其誤國擅權迄不與坐此偃蹇州縣垂二十年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聞其名奏以為幹辦公事初浚父中任至左朝奉大夫通習本朝典故浚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寔寔錄傍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于此○右朝請郎韓髦無無為軍○右正言都民望言朝廷自紹興二十六年緣諸路州軍縣鎮稅場猥多減併一百三十四處減罷九處免納過稅五處寔仁術也然議者謂經總制錢係州縣以百色官錢分隸今既減省輸錢之源即上件錢自合裁減乞命有司除豁年額庶幾州縣不敢巧作名目並緣為姦從之○是晚福州大雨澇澇皆溢湖水因之胃城而入候官縣民田頗為所壞已亥司農寺丞韓元龍覈寔浙西常平米還言一路糴米錢每慮六十萬緡乞別行收糴從之庚子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禎為直秘閣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填復置關上諭宰執曰泉水利害大槩有四坑

戶銅本人工木炭是也卿等宜諭禎講究利害令鼓鑄復額以稱  
朕意成壬寅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知紹興府姚仲言  
被旨增招官兵三千人乞下總領所支給器甲從之 乙巳右僕  
射湯思退等乞以上親書近降戒騎情禁賂遺二詔立石于尚書  
省以墨本頒于中外從之思退因贊雲章奎畫超冠古今上曰朕  
自少時留心翰墨至今不倦然迄不能臻妙在唐惟太宗好二王  
書一時翕然相尚歐虞褚薛皆有可觀朕有舊藏文皇數帖其間  
有好謙自牧上畏天下畏群臣等語不惟字畫可喜其用心寔後  
世所矜式也○初勅令所刪定官聞人滋面對言按察之吏例舉  
選人改官任使委責匪輕誠為良法然習行既久不能無弊凡為

荐舉本欲選取材能而或以相成或以彼此貿易或奪于勢力而  
不能自便其出于誠心荐舉者蓋亦無無幾且小官孰不求進則  
皆務得而爭先奔競風風無復操守及被舉之人他日負犯則一  
狀自陳而已夫舉非其人責豈容免缺乞詔諭有司申言同坐之  
條重其陳首之法庶幾舉者知所戒其弊可革矣臣復有嘗見凡  
在官者歷任及十考以上則入仕亦積有歲年矣委無公私過犯  
則其人亦知愛重矣若此之類雖舉狀偶不及格伏望取自聖斷  
以次量材許其降等遷改既不廢舊制開此公道一門使孤寒廉  
退者亦有寸進之望或有疑其失于監者即乞賜裁酌取吏部每  
年以來改官中人數約為限格舉狀年勞參酌並用少抑貪冒之

弊養成廉素之風似為有補詔吏部長貳同加參酌務要精審久遠可行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張孝祥權工部侍郎兼權給事中王晞亮議曰臣等竊詳達人改官之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二百年法令章程燦然置其至于今日不能無弊者非法之不善也患在士大夫以私情汨之耳夫自一命以上仕于州縣之間雖有真賢寔錄勢不能以自達于上故為立監司郡守荐舉之法必使之歷任六考所以達其歲月而貴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于何用姦貽巨蠹者既有安治之科而齷齪冗懦之輩既無才可以被荐又無過可以斥逐寧予之幕職曹掾之祿使足以代耕至于沒齒而不敢望致身于京官所以分別材否可謂至矣舉之而非其人有才而不見舉是則監司郡守之罪所謂失舉之罰必行之可也今臣僚所建欲以歷任十考舉主不及格者與降等改官換之人情雖為至公然恐此路一開則有力者惟圖見闕無材者苟冀終更率不過出官十餘年可坐以待京秩此其不可一也今欲約每歲改官之員減其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歎此其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馴至卽位任子之思愈不可減非所以救入流之弊此其不可三也祖宗法度非有大害未易輕議今一旦欲以二百年之成法舉而易之此其不可四也有四不可事理著明难以如臣僚所請竊謂如故便丙午從之滋嘉興人也按元降指揮令吏部長貳參酌今乃是給上恐日歷或有脫字當求他本叅考降興舍

元年三月己酉咸舉主員

已酉詔殿前司破敵軍以五千為額時左翼軍之

改隸者與統制官陳敏所幕士卒二千人乃于本司諸軍那摘以充其數○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彭合入對言湖南州縣于民間二稅之外別令輸土戶錢又以稅科本色布而高價折取其直謂之折絕以致受納官物收領詞狀之際則取餉息錢又一例均科麌引錢隨科送納名色不一臣在官之日已行禁止乞下本路監司覺察合又言州縣出賣官田之害望痛減定價毋令抑勒戶部言自降指揮僅及半年據江浙諸路日終賣到田一百十餘萬緡郎非賣不行難以減價乞不得抑令田鄰承賣從之庚戌在撥四川經總制并田賦錢糧錢八十四萬緡應付四川增招軍兵

歲計

成都路二十萬潼川十萬利路十五萬夔路五萬

時統領官可參考

此據四川財賦冊明年八月甲寅所書司農少卿許尹言增招兵校八人歲費錢糧二百四十萬引乞將每年應付田賦名糧盡行截撥戶部奏田賦名糧帛係指擬應付江上軍衣难以盡行截留外有二分錢引三十四萬緡係買發川布赴行在別無支使欲令總令所取撥并令就截合赴行在經總制錢五十萬緡通已得旨于田賦錢糧內撥五十萬緡共一百三十四萬緡應付支遣從之○右朝奉郎通判安豐軍向均知安豐軍八月壬子朔殿中侍御史汪澈言中書舍人張孝祥輕躁縱橫挾數任術年少氣銳寢無忌憚孝祥繼母終以父官封孺人孝祥轍乞用已官職躉封恭人父亡即隨子官著令也孝祥益

有無父之心焉事見今年正月辛巳交遊郭世模受財奪官久矣孝祥曲為經營與之改正復齒仕列事未見此以私意而壞陛下之法令也黃文昌浮薄沽名之時孝祥則宛轉吹噓致被召命事見今年六月丙寅張松駢僧胥吏之子孝祥則愛其奉已為之提携遂得登聞鼓院事見今年江續之狡猾貪饕孝祥則愛其奉已為之提携遂得登聞鼓院年六月辛亥韓元龍資淺望輕孝祥以姻親為之維持欲得總領今年七月於己亥以司農寺丞使此以詭計而誤陛下之除命也又養俠士左鄆輩刺探時事交通權貴蹤跡詭秘方登從班而所為已如此若假以歲時植党連群其為邦家之虞當不在盧杞之下望早折其盟速從竄殛詔孝祥與外任世模改正指揮勿行鄭押歸本貫續之元龍並放罷既而孝祥乞宮觀乃以孝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自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矣○祕書丞虞允文祕書省校書郎洪遵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仍兼國史院編修官○太府寺丞陳洪為尚書倉部員外郎○左朝請大夫彭合為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江西軍馬錢糧○左朝請郎兩浙路提舉市舶張闡為御史臺檢法官○癸丑詔田師中妻衛國夫人蕭氏給內中俸從其請也○甲寅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許尹言諸州縣年額贍軍錢物拖欠數多乞候歲終從本所取其尤甚者具申朝廷重行黜責庶幾事任歸一舊州縣贍軍糧皆從所隸漕司拘催其有稽違漕臣按劾總領所不與故尹以為請三十二年四月己未

申王之望

○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言諸路所糴椿積米斛移易借

免者乞以違制論從之○詔責授靖州團練副使惠州安置傳達

嘗立戰功理宜矜宥可復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充兩浙東路步

軍副總管丁巳執政以皇后生日用例從激賞庫進銀三萬兩

充禮物詔今自除皇太后生辰內教犒賞將士外朕生日皇后生

日冬年寒食節並減半餘並免宰執奏仰見陛下約已便民恭儉

之德度越前代遠甚上曰前後所進尚有餘若留之不遏椿嘗以

備不時之湏耳宰執復奏曰此陛下盛德時各再拜以賀戊午

兩浙市舶司言高麗賈入販到銅器乞收稅出賣詔付鑄錢司○

起居郎黃中兼權中書舍人○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統

製賈和仲以母老乞補外改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常

州駐劄庚申詔四川等處見在行在進士歸鄉赴試不及可特

令兩浙轉運使附試一次後試者七百五十人詔令解發十五人

壬戌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劉珙為秘書省正字用賀允中荐

也○大理司直胡憲守祕書省正字癸亥祕書省校書郎林之

奇以疾求去改知大宗正丞紹興府供職○初侍御史朱倬等言

江西漕司米綱積獎詔提轄文思院呂靖往江西措置錢中侍御

史汪澈言靖乃惠卿曾孫傾邪凶狠蓋其家法去年被命饒州措

置鑄錢事妄作威勢干請受財衆所鄙笑詔靖放罷更遣軍器監

丞朱商卿措置○詔皇后宅教授依太學博士格例通理成資○

翊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吳琦知  
洋州 甲子言者乞倣祖宗舊制許商人般載米斛輸行在諸倉  
願以茶盤乳香礮鈔或犀象布帛香藥償其直者聽從之○右奉  
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沈濤為監察御史濬疇之子也○詔左  
朝請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呂廣問左廸功郎朱熹並召赴行在右通直郎知建州  
建安縣韓元吉令任滿日赴行在皆用輔臣荐也既而左司練何  
濤言仰度聖意必以百代之民方安元吉之政不欲遽奪其去然  
度廣問近除提刑方有數月使果得人則為陛下平反庶獄刺舉  
百也兩路受賜所繫非輕今遽令造朝高不過為郎而使兩路失  
賢監司視一邑之令反不重耶近者朝廷屢擇郎吏以為監司每  
患才難今既知其可用而復不使少安厥職兼恐來者未必如舊  
重為勞擾望湏其終更特加召擢詔度廣問並俟任滿日與在內  
陞等差遣溥所奏在是月已巳今聯書之元吉元龍弟熹松子也少孤從延平李  
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  
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後罷于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  
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仕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  
不至 丙寅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周麟之兼侍讀權尚書刑部侍  
郎黃祖舜兼侍講○武功大夫侍衛馬軍使統制劉澤帶御器械  
以周麟之洪遵張孝祥應詔荐也○中書奏臨安府老人全富等

四人上表賀皇太后壽八千詔旨授官有差 丁卯左朝散郎知  
吳州陳克勤請除南雄英連三州經界後州縣所抱丁米舊額從  
之時克勤已滿秩新守吳名世怒其迎接不如禮據其用舊例多  
請齎券遣小校至南雄州追之克勤憤懣死 主管侍衛馬軍司  
公事成閔丁憂戊辰詔起復○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  
右軍統制輔達改充本司右翼軍統制贛州駐劄用主帥楊存中  
請也按右翼軍統制官郭蔚此月方自右武  
忠團以賞轉遷防未見改除事故當考 是日戶部郎中總  
領湖廣財賦彭合入辭自休兵後戶部歲科江西湖廣京西諸路  
上供錢五百一十萬緡付本所瞻軍其間有不敷額錢朝廷貼降  
一百十六萬緡矣合言櫺積寢多歲計久乏已已輔臣請以御前  
激賞庫椿積錢五十萬緡與之上曰此乃一時之事合所陳歲計  
也乃詔歲以四川經總制錢三十萬緡與之 庚午詔御前軍器  
所官吏工匠並特轉一官資以創造精緻故也 辛未詔成閔母  
鄭氏特贈衛國夫人 壬申中書舍人洪遵等言太學武學臨安  
府學諸生以皇太后聖壽八十上表稱賀文理可採詔兩學大職  
事十六人並永免文解兩學小職事四十五人府學正錄三人並  
免解一次大學五百三十三人武學三十六人府學職事四十人  
並倍賜束帛小學生四十人及府學諸生皆賜束帛焉○殿中侍  
御史汪澈言直龍圖閣新知洪州蘓簡貪鄙病猝直祕閣知廣州  
向子忠暴虐苛察詔並落職放罷 甲戌侍御史朱焯殿中侍御

史汪澈左司諫何淳右正言都氏望監察御史任文荐等言奉旨  
同議裁減諸司官兼局竊見修書局四處歲費官吏犒設等錢十  
五萬餘緡今參考照祖宗古制自元豐至宗正寺以正牒隸之今  
欲不置玉牒所檢討官只以本寺卿丞領編修事又國史院見修  
神哲徽三朝正史乞依舊辛臣提舉其脩史同修史共置二員及  
編修官二員日歷所文字自有秘書省承行不須創局勅令所見  
修吏部法乞推促投進外官吏盡罷今後或遇特旨編法臨時委  
刑部或大理寺官編修應內侍充提舉承受等官及三省吏人供  
檢並罷從之○戶部兩浙江湖諸路歲認發米四百六十九萬石  
有奇今寔發四百五十二萬石兩浙一百五十萬折錢一百一十  
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  
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五十五萬湖北三十  
五萬今發一十萬且欲依減下之數以憑科降照依限數足熊克  
載此法于去年九月壬申蓋差一年丙子詔右廸功郎廣州南安縣尉傅若贈右  
承務郎與一子下州文學以若與兇賊徐大刀戰死特錄之也  
戊寅資正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接知廣州○閭門祇候  
江南東路安撫司準備將領趙應熊為武學博士翰林學士周麟  
之奉詔荐應熊拔自武科通于文誼素高膂力洞達兵机故有是  
命已卯起居舍人楊邦彌言紹興起居注未修者凡十六年緣  
久無正員因循積壓望令兩省逐月循進外其前未修者每月帶

循一月從之○詔知縣獨擅收支錢物不簽押佐官者杖八十用直祕閣知江州汪若海奏也○左朝請大夫知邛州費行之為夔州路轉運判官邛州歲以鹽市民絹四萬二千有奇一絹之直為鹽十五斤吏相承為姦行之增其二畫以予民且除其負四萬五千緡朝廷知其材復進用之○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宗元卒九月辛巳朔祕書少監任古直龍圖閣知洪州從所請也○太尉知荆南府劉錡引疾乞致仕不許○詔諸州營田糴稻麥並起赴本路總領所攢充馬料仍令左藏庫計直撥還御前激賞庫用戶部請也○殿前司中軍都統制邵宏淵添差荆湖北路馬步軍總管罷從軍既而殿中侍御史汪澈奉詔荐宏淵奮不顧身真萬人敵乃移江東總管十二月癸酉移江東壬午詔委官詳定閩浙廣三路市舶司條法用御史臺主簿張闡請也舊蕃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十四年詔旨即貴細者十取其一十七年詔丁巳歲沉香龍皆十分抽一聞前提舉兩浙市舶還朝為上言三舶司歲抽及和買約可得二百餘緡上謂輔臣曰此皆在常賦之外未知戶部如何收支可取見寔數以聞○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右宣教郎知英州吳名世所為貪酷自致任數月民之逃徙者二千餘家籍貲者已數十溼刑以逞不可名狀詔放罷令提刑司取勘其後法寺言名世贓罪絞詔貸死除名藤州編管仍籍沒家財○是夜雷甲申詔建炎以來奉使未還後嗣無人食祿者並予一子官乙

酉奉使大金稱謝使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副使昭信軍節度使領  
閻門事曹勛等還朝入見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丙戌宰相湯思  
退等皆再拜賀上曰朕自綸等歸中夜以思不寒而慄蓋前此中  
外紛紛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  
為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故朕所慮者  
不在于此而在于彼也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思退曰遣  
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威德所致然金主亮以定寇江之計綸  
所見蓋妄也 戊子右奉議郎王炎通判湖州 辛卯左朝散大夫  
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絜特轉一官以本路出賣官  
田及五萬緡戶部奏為諸路得也○初以運河春秋水涸詔江湖  
諸路糧舟皆自鎮江府轉江陰而來至是司農少卿張宗元入對  
論近糧舟自下江來有全舟俱失人物俱亡者是守閘則有閘津  
之阻轉江則有艰險之慮二者皆非良便今宜于沿流權就下却  
命戶部計行在儲蓄之數豫行量度因河流濟通之時令兩浙轉  
運使隨宜轉般公私兩便先是浙西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賞請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置轉般倉于鎮江之海鮮堰今年閏六月戊辰未及行于是戶部乞如二  
人言令淮東總領所措置 壬辰言者奏吏部依格注受縣令多  
不得人望倣祖宗故事于京朝官及判司簿尉有考第人內令兩  
省臺諫卿郎官各舉所知一二人充江浙荆湖福建繁難縣令仍  
令監司郡守察其治狀連御以聞如果有美政京朝京則增秩再

任選人則減舉主就任磨勘其他擢用固在臨時若此數路得宜  
則兩淮四川二廣皆可次第而行矣吏部請卿監以上聽保舉如  
有惠民寔迹監司郡守連銜奏聞並陞一任仍以山陰等知縣四  
十闋依舊歸堂其見任老疾並不任職人令監司郡守体量于祠

廟詔給舍詳議以聞癸未議上三十年正月

百官班慈寧殿宣遣詔時百官入臨皆吉服吏部員外郎虞允文  
獨易服有非之者允文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入內侍省副都  
知衛茂寔都大監領大行皇太后葬事虧思殿祇候馮孝宗造梓  
宮凡葬事之費皆以慈寧殿錢物給之詔三衙皇城司宮並依故  
事宿直 壬寅詔權吏部侍郎沈介時暫兼權禮部侍郎 奏郊  
大殮殿前馬步軍司統制官以下並許就本寨成服自是日再臨  
前一日宰相召太常博士杜莘老赴當堂曰有旨問舍玉之制莘  
老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  
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翰林學士周麟之為大金奉表哀謝  
使吉州團練使知閣門事蘓曠假崇信節度使副之時朝廷已議  
定遺金金繒等物麟之固請增幣而後行此以梁仲敏勅麟之章疏修附麟之至  
金金主亮喜其辨利錫賚加厚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賜金瀾  
酒三尊銀魚牛各一盤尊盤皆金寶器併令留之麟之以例辭金  
主不許曰一時錫賚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上  
復賜之此據趙甡之史及麟之墓誌修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金瀾酒事云金瀾燕京山明而麟之墓誌所書乃用此瀾二字當  
考 甲辰有司以辰日罷朝夕起居權中書舍人黃中爭之曰  
此非經且唐太宗猶以是日哭其臣况臣子于君母乎 丁未百  
官以上未聽政詣文德殿門進名自是不復臨 戊申尚書吏部  
侍郎葉義問充按行攢宮使內侍衛茂良副之○四川茶馬司言  
昨來差殿前馬步兩軍自就宕昌峯銖兩場取馬係本司遣使臣

官押立定賞罰故徵斂數少今尚軍遞送無人任責則徵斂數多  
乞依舊從本司差人押赴興元府交付兩軍從之 冬十月辛亥  
朔不視朝文武百僚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壬子小祥上詣九筵殿行禮 癸丑皇太后殿攢有司以權制已  
訖請百官以吉服行事黃中復曰唐制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  
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 朝廷用之于是  
百官常服黑帶入朝哀服行事 甲寅上始聽政御慈寧殿之素  
帳召輔臣奏事 命參知政事賀允中撰大行皇太后哀冊文兼  
書并篆謚寶同知樞密院事王綸撰謚冊文并書兵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楊椿撰謚議○起居舍人楊邦弼為賀大金正旦使右武  
大夫崇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官張說副之太府卿李  
潤為賀生辰使閩門宣贊舍人張安世副之○詔以保康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為攢宮總設使尚書戶部侍郎  
董萃為橋道頓遜使 乙卯太尉主管步軍使公事趙密為修奉  
總管入內內侍省押班王晉錫為都監睿思殿祇候馮孝宗為承  
受應營奉事委知臨安府趙子潯知紹興府王師心兩浙漕臣錢  
端禮應副具數報都大監領所支還時兩使及按行監領脩奉五  
司共辟官屬八十五員而兩浙帥臣監司之屬不與焉 丙辰侍  
從臺諫兩省郎官以上議皇太后謚于尚書省 己未左朝奉郎  
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特降一官先是福州水灾而守臣

辛次膺提舉常平公事周操皆未知光遠並攝其事不即賑濟上聞之乃有是命 辛酉詔監司守臣在外諸軍帥並免進聘贈應已科市于民者皆歸之 壬戌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上皇太后謚議曰顯仁 癸亥直秘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旼兼權兩浙轉運判官應付頤邁司隨行支費甲子大祥上袞服行禮百官常服陪位 丙寅禫祭 戊辰上始御前殿○直敷文閣知臨安府趙子潯言將來梓官渡江江岸止有渡船二十隻乞下三衙各借馬軍舡十隻并水手應付津渡從之○是日頤邁使董莘辭行 辛未雨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因奏事言梓官進發河道無淺涸之患上因論溝洫利害云往年宰臣曾欲盡乾鑑湖云歲可得米十萬餘石朕答云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即所損未必不過之凡慮事須及久遠也綸曰貪目前之小利忘經久之遠圖最謀國之深戒也 癸酉同知樞密院事王綸言密院大事每與三省同議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太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掃除畧盡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意都民望嘗有疏言軍政豈可令宰臣不與意謂樞庭非法朕已收之矣上又曰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有毒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于此矣乙亥詔禁止沿淮私渡盜買鞍馬博買物色已是嚴切尚慮冒利之人或假托貴要或作軍中名目往來買賣令帥憲知通加意禁

約有違房去處即時奏勅當繼遣御史遍行識察犯人如有假托  
追赴大理寺根究從究軍法處斷其失察故縱官吏並當編竄遠  
方旬具有無申三省樞密院○詔諸路和糴米斛並募土豪及子  
本客人自備杠裝載每石千里支水脚錢二百文二萬石補進義  
校尉其他皆以遠近多少為差除耗及搭帶一分稅物如舊用戶  
部請也江西元旨見二十  
八年七月庚申丁丑奉皇太后謚冊告于太廟行事  
官常服吉帶 戊寅上冊寶于慈寧殿○是日攢宮破土作新城  
門于候湖家會二門之間直跨浦橋江次以梓宮所由出也凡經  
由道隘民居權澈之每楹賜錢二十千為遷徙之費 己卯左朝  
請大夫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傅主管台州崇道觀理  
作自陳先是戶部員外郎魏安行自吉州召還言本州官田當賣  
者計直一百三十八萬餘緡而傳覈寔以為可賣者二十二萬緡  
而已朝廷疑其高下遼絕故有是命仍令提刑司看詳以聞于傳  
祠命下注云因依未見今以紹興三十年五月辛卯臺  
諫章疏內按取修入提刑司看詳明年四月丁丑所書是月金  
主亮再役諸路夫匠造軍器于燕京令尚書右丞李通董之又令  
戶部尚書蘓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于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  
宗翌金亮本末修入張悌正隆事二字並在來年正月與此不同  
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輔臣皆奉冊寶不  
克齋故也 丁亥參知政事賀允中保信軍節度使領閭門事提  
點皇城司鄭藻為皇太后遺留國信使副故事使者入北境當服

黑帶韁至是朝廷慮北廷不從已命允中等隨宜改易允中等至  
汴京金主亮命吾故叛將孔彥舟押宴且用常例賜花允中辭曰  
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况戴化乎其天使怒  
謂將殺之允中曰王人無暴事固有休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死  
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  
側而已隨宜改易帶韁據會要乃十月丙辰詔旨今附見熊克小月未按日歷允中十一月二十日在十二月正月之間克蓋誤也  
庚戌方發臨安則其至汴京事在月未按日歷允中十一月二十日在十二月正月之間克蓋誤也  
己丑大行皇太后啓攢上服初  
喪之服以祭礼畢更素服還內百官亦如之庚寅百官朝臨○  
右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董仲永兼權入內內侍省押班壬辰  
右朝請大夫知直州王珏降一官放罷今後永不得與知州軍差  
遣以淮東諸司言其用刑慘酷也晁公遡撰玉墓詩名知真州益石以減民輸訟者至諭之其情得潔自晦謝以去強猾者然後刑之隨部使者有與公不相能誣奏貶秩一等免禁部尚書洪遵殿  
中侍御史汪澈論其枉召還所貶秩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甲午中書舍人洪遵暫兼權直學士院以楊椿將渡江故也乙未百官朝晡臨丙申顯仁  
皇后靈駕發引上啓奠于慈寧殿祖奠于庭遣奠于廣正門外礼  
畢上易吉服还宮太史焚衰服○是日行在文臣路祭于城外自  
進人以上月俸每千輸三十錢祭畢以其餘輸左藏而后妃卑輔  
侍從臺諫外戚內侍諸軍將佐皆以壓祭絹賜之有司以鹵簿儀  
物未備請權以儀衛服紫青褐衣執持儀物代克用昭慈權攢禮  
也戊戌上御後殿輔臣榻前慰問上哽咽流涕己亥命入內

內侍省押班張于南雄州 辛丑閤門宣贊舍人劉炎帶御器械

○左朝請大夫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孟處義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尚書戶部員外郎魏安行直敷大閣為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專一措置淮東營田

○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徐康知直州 丙午顯仁皇后掩攢宮在永祐陵之西去顯肅攢宮十九步舊下宮分前後殿至是更築前殿以奉徽宗中殿以奉顯肅顯恭顯仁三后神御而御殿奉懿節如故于是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城居民皆從之又有士庶丘墓雜錯其間陰陽家請悉挑去宗正寺主簿權太常丞吳曾從而和之時監察御史任文荐奉詔監掩攢宮就令按視乃

挑其近攢宮者百七十有三穴而已

此以曾要參修罷免者七百六十餘穴此乃

汪澈奏請事見

丁未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祠部員外郎兼權國

子司業張洙神識昏蒙常如醉夢于課程規短恬不介意國子博士陳豐素無行檢居官蓄妓士所不齒太學博士李石好立邪說敗壞文体傲視流輩不安分義太學正因興宗操心彊狠使氣忽下令今春公試嘗取落韻賦入選士人至今博美詔並罷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學官白宰相欲稱賀不謂于五行乃金沴木將為兵兆執政不樂故遂罷學官四人俱必有其故也他書不見今以李熙載為文學博士熙載寔湯思退所荐或張益州芝草詩修入按此時朱議論不同故也此事當與黃中相關已見今年四月壬寅李石詩附于後紹興己卯武成廟殿之棟三秀芝太學奔走熙多士日白

宰相宰相曰可甚易為樂工倫伶飾金玉以荐清廟載歌詩石時  
官忝博士職豈敢立論超等夷曰此五行金沴水木不曲直嘗聞  
之將軍鷹揚兆異氣弄兵往往憂潢池矧今裕民未裕  
聖慮日軫天下飢斯言一出至榜目再召再逐歲時 戊申端

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折彥質告老特遷左中奉大夫  
致仕○右宣教郎知池州南陵縣葛驥特轉一官再任仍令中書  
省籍記姓名先是邑民陶滋等詣行在言本縣昨經永火被害最  
甚民多流移駢注意愛民流移之人接踵而歸田野開闢相次復  
舊乞令再任事下本路提點刑獄公事陳良翰等究寔如滋言故  
有是命 庚寅虞注渡江

十有二月辛亥朔有司于浙江亭行  
六虞畢百官奉迎虞主還慈寧殿上行安神祀初議反虞或謂上  
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甚力乃命兵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

楊椿權宗正卿行事太常博士杜莘老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

癸丑上服素黃袍黑帶素履詣慈寧殿行七虞之際八虞九虞皆  
如之○左朝請郎知蘄州章壽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右  
武大夫吉州刺史知杭州崔邦弼移知蘄州 甲寅謀報北界揭  
榜禁妄傳起兵事上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覘其科優勞役民  
不聊生豈是久長之道朝廷精擇牧守務為自治安邊息民靜以  
待之耳湯思退曰彼失人心陛下以聖德兼愛南北天命不歸而  
焉往恢復之期可指日而俟矣 乙卯秘閣修撰知揚州劉岑直

秘閣知襄陽府向伯旉並別與差遣時言者奏岑志廣而才疎輕  
財而尚氣雖久更練而天資素稟未易頽革伯旉褊中而浮外多

誕而不情雖無過而緩急恐不可恃望移別路監司郡守使各當  
其才別達靜重端慤之人往守二邊以固吾圉從之尋移伯奮提  
點荆湖南荆獄公事癸亥改除明年二月○是日吏部員外郎洪邁面對  
論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宣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  
者南渡之後故寔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卒為叱舉甚者宰輔大  
臣考終于內其家發哀舉服已降旨教鍾給謄而方且為之告庭  
出命制辭中不克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故相秦檜万俟高知  
樞密院沈與求是已其在外者非易賈屬續不復有請乞令吏部  
立法今後當得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  
考其平生于式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  
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勵風俗賢于率天下為偽也上曰朕記得此  
時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時執政多以為然而左僕射湯思退  
難之其議遂寢○武功大夫帶御器械劉澤領荣州刺史知襄陽  
府澤初為侍衛馬軍司後軍統制周麟之洪遵張孝祥奉詔荐其  
才故復此授澤八月丙寅自統制為御帶  
押出門以盜賣翠錢入已也○庚申尚書左僕射湯思退以永祐  
陵奉迎錄上之藏于敷文閣○是日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入  
境先是宜生坐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偽齊事見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齊廢復為  
金用累遷礼部尚書至是以翰林侍講學士來賀來年正旦侍衛  
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耶翼付之按伴使宗正少卿金安節帶

御器械韓侯迓之于淮岸安節發舟至中流互問聖躬已宜生遣人謂安節此時賀禮而來使安得服黑帶安節答曰太后上仙未遠若純吉服恐或失礼北人曰既以日易月豈得至今未祭安節曰以日易月乃太后遺諳耳主上至孝以未卒哭尚衣表服朝廷百官皆是黑帶北人曰頃者哀謝使之來朝廷以宗國有喪尚令正禁樂今宜生等持賀禮而行迓使當以吉礼相待安節曰往者哀謝使雖在制中不敢易服尊上國也今在境內自當如禮久之宜生遣人來云請使副自便安節疑其語不誠即召其引接宋國趙邊諭之云此事上有朝廷非使副所專日已向暮幸速赴宴有頃宜生等答曰且從所諭相距踰兩時乃至岸先是禮官疑北人不聽奏令接伴使副量度施行辛丑月安節固爭乃辛酉右承議郎知蔣州龔濤直秘閣先是蔣州群盜謀作亂濤先事擒戮之事聞故有是命○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主楊英率壬戌上親行卒哭之祭 甲子祔顯仁皇后神主于太廟徽宗室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為禮儀使上服袍履步道虞主至靈正門外奉辭遂明端明殿學士張濤題神主命嗣濮王士轉安定郡王令詛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街享于太廟祖宗皆用特羊備樂舞故事題神主畢附享于祖姑之下是以太廟殿室隘乃設幄于英宗室外之東西鄉用權礼也十月己巳初議升祔後百官純吉服而金之矛使未至朝廷疑之禮官楊椿等乃請瑛正旦

使還條具取旨

甲子純吉明年二月

丙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

讀張濤試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為嗣而恐顯仁

皇后意所未欲故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濤以大計所在濤曰儲

式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于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上喜曰

朕懷此久矣

卿

言適契朕心

開春當宜典禮

濤頓首謝時風俗侈

靡財用匱乏素勸上止北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

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上嘉獎再三

此並以

素行述修入

顯仁皇

甲子二月

后所未欲等事詳見日歷明

年

甲子春

○侍御史朱倬試御史中丞

○左司諫何溥試右諫議大

夫○左正言都民望為右司練

○初上

上命淮南京西帥漕司講

兩淮荆襄使無曠土以聞直敷文閣新淮東轉運副使魏安行乞

募民力田其法曰身効民墾田及七十五頃者補副尉五百家者

補承信郎

大率每招一戶墾

田三十畝

自是等而上之

已仕者

追遷有差諸軍所

汰官兵願耕者予三月俸牛種廬舍皆從官貸滿五年仍償其田

並為永業仍免十年租從之

癸未三月

所書

三十年

○丁卯以顯仁皇后升

祔釋臨安紹興府杖以下罪囚

○尚書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楊椿

進尚書仍兼權翰林學士

○延福宮使德慶軍承宣使

入內內侍省押班

董仲永為入內內侍省押班

汪應辰試秘書少監

○左丞侍郎王十朋守秘書省校書郎

○成

州團練使知閭門事劉允升為和州防禦使以解帶恩也

○右朝

奉大夫陸廉知楚州藍師稷移知純州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王綸進知院事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路允修罷仍永不得舉知州監司差遣以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其貪墨也 初三省樞密院激賞庫及諸書局歲用錢三十八萬五千餘緡銀六千餘兩而絹不與焉御史中丞朱倬指為永費又言諸路主租歲收二十三萬斛有奇錢帛絲麻枲漆雜物不與州縣有過給者倬上此議在四月上命倬于臺諫給舍議之中書舍人洪遵等奏減給賞等錢二十萬緡舊堂厨萬五千緡東厨萬二千緡王牒所歲用二萬四千緡日歷勅令所國史院各二萬餘緡尚書省犒設三千緡中書省數七千緡密院九千緡今皆捐其又請州縣主租如格則止壬申從之○左廸功郎鄭聞守大學博士○直龍圖閣知鼎州凌景夏乞減程昌寓所增蔡州官兵衣糧錢六萬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甲戌詔減西和州官賣鹽直之半先是州之鹽官井歲產鹽七十餘萬斤半為官吏柴薪之費半鬻于西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為利州鑄錢之本十五年始鹽多地狹每斤為直四百民甚苦之上聞故有是命○是日夔州大火燔官寺民居甚衆焚死者凡六人乙亥戶部言昨令兩浙江湖六路轉運使市儲軍今已糴到一百萬石乞就整更糴二十五萬石上從之○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奉詔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浙江兵馬副都監李寶勇足冠軍知能料敵以寶為帶御器械時寶自鎮江軍中統制官絕離軍也 丙子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于垂

拱殿以諒闇故命坐賜茶正侍觀察使以上皆與上素服黃袍黑  
帶供張皆用素黃衛士常服去銀鵝對鳳侍坐者錦摺易以裁素  
既見命大臣就駟賜燕不用樂辭亦如之時吏部尚書張燾奉詔  
館客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  
宜生閩人燾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頻漏敵情壽密奏之且  
言宜早為之備上深然其說亮又隱畫工于中即使密寫臨安之  
湖山城郭以歸既則繪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  
以詩有立馬湖山第一峯之句蓋亮所賦也

此據金亮本未增修  
宋翌云此詩翰林修  
接蔡珪作詭曰御制按世傳亮詞句頗多未必珪作也  
王敦詩作

王之望文集序曰亮贈其相溫敦詩曰一醉吳山頂峯與此小異

已卯資正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奉詔荐淮西馬步軍副都總

官兼知廬州劉綱臨戎果敢馭衆嚴明浙東步軍副總管李橫知  
勇無前廉靜不擾詔樞密籍記名姓時綱在廬州籍淮西之民得  
有餘萬奏言皆可用為精兵其意謂淮南與淮北相接其民籍戰  
故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二十有五人○兩浙等十六路上  
戶部主戶七百六十四萬口一千二百八十萬客戶三百四十四  
萬口三百九十五萬皆有畸口都計一千一百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五  
一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四百一

建炎要錄卷一百八十四

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  
春正月庚辰朔不受朝金國賀  
正旦施宜生等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命兵部尚書楊椿假資政

殿大學士兼侍讀就驛燕之

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彭合言

荆南府新招効用六千兵又馬軍司遣戍兵千二百人歲當用錢  
六十五萬緡米七萬三千餘石乞科撥戶部言所招効用見止有  
三千人難以全行科降乞將江西茶引錢二十萬緡廣東合起赴  
行在鈔鹽錢十萬緡湖南北京經制錢十萬緡湖南上供米五萬  
石應副本所支遣從之 壬午中書門下省言贍軍諸酒庫舊委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